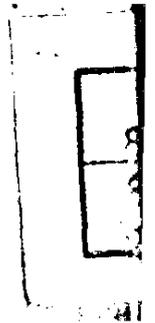


文學叢刊

多產集

周文



文化生活出版社

多產集
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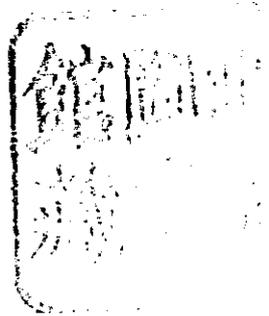


3 0555 6563 8

857.63
818-75
2

序

這裏面收集的十五篇是前年去年和今年雜湊起來的一點微薄的東西。如果全都說它是「速寫」也可以。其中的山坡上和山坡下都是在去年二月間同時想起，到了十月十一月才連續着寫成的兩篇文章。在我自己看來，它兩似乎是很有連續性的，寫的時候就曾經打算將來收集子時一定收它在一起。但去年十二月初山坡上的被刪改問題發生了，爲使讀者很快得到「對照」，以便明瞭真相起見，我不得已只好把山坡上一篇孤獨地「擠」進已經快出版了的短篇集分裏。當然，那時是也可以兩篇一同「擠」進去的，只可惜山坡下（當時題名爲賴老太婆）我沒有留底稿，到了十二月十五日申報月刊把它刊出時，分已出版了。一直到現在，總覺得把它兩硬折開來心頭很不好過，我就索性仍然讓它兩在這集子裏來「團圓」罷。



(19)

1
70603

至於分裏的那篇，它恰好和雪地排在一塊的，爲了便於讀者在那兒「對照對照」，我想倒不妨也讓它在那兒留住一下。

只是這集子的名稱確使我很爲難。不過我倒記起一件事了，就是當我的第一個短篇集出版時，有人曾經指我爲「多產」。是的，我去年寫的，收在父子之間裏的有四篇，收在本集裏的有九篇，——共十三篇。如果硬要指爲「多產」，自然這也是也可以說是我在去年一整年中「多產」的全部。但我想，創作自然有時同生兒子一樣不容易，但也不見得就同生兒子一樣不容易。只要「有」，就應該「產」，「產」而不「溢」，更應該「產」，是不必一聽見人家一說：「阿呀呀！多產呀！」的話，就立刻「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起來的。因此我倒不妨把這兩個字借來用用，定名爲「多產集」。

至於後面的「附錄」兩篇，是關於山坡上的作法問題，算是在我的創作生涯中這一個時期的一點「雪泥鴻爪」——不，不，我倒莫如用一句口頭上的話：是

點「雪」上的脚板印。」這雖然早遲總會被流去的時光消滅，但我現在却願意留它下來作爲一點紀念。

周文寫於病床上。一九三六，二，六日。

857.6
248

目 錄

序	
山坡下	一
山坡上	二三
俘虜們	四七
紅丸	八一
三等車上	九七
健康比賽	一〇九
診	一二一
不俗的一羣	一二九
名	一四一

那首詩·····	一四九
陳司事·····	一五五
病馬·····	一六七
第三生命·····	一七三
退却·····	一八三
茶包·····	一九三
附 錄	
被刪改了的山坡上·····	二〇七
我怎樣寫山坡上的·····	二二三

山坡下

賴大捲着袖口露出兩條黃瘦的手臂。在他肩旁的老婆，也是兩手捲着袖口。都在慌慌忙忙的彎腰撲向床裏去抓出一些東西，又蹲向床下抓出一些東西，都丟在地上鋪着的一方藍色包袱布當中。四個小孩子圍在包袱布周圍，都圓睜着黑亮的大眼睛，盯住他兩個，看他們一會兒把變黃了的白布臥單捲着一團丟下來了，一會兒把一大包米丟下來了……滿屋子都騰起霧似的灰塵，在那薄暗的光中飛舞。靠在門樞外邊的賴老太婆，右腋下夾住一個圓篋箕，裏面裝着六七雙給孫兒們剪的黃色筍壳鞋底，底下是一些紅的布角，藍的布片，旁邊還有一把發了黃銹的剪

●「篋箕」就是「針線籃」也叫「針線籃」



刀，裝滿針的針筒，纏滿線的線板……她皺着一張風乾了的香橙似的臉，兩眼呆呆地向篋簞窺看看——這些天天做慣了的小鞋底，在眼前閃着黃亮亮的光。她嘆一口氣，便又嘮叨起來：

「又逃難，又逃難！我真活夠了！長毛那年，逃難，反正那年，又逃難！前四年鬧「洪憲」，今年又鬧北洋兵。那些要死的光打仗，逼得我們不安生！逃，逃，逃得好，甚麼東西都逃光！從前那死鬼就偏要逃，逃到山洞裏，七天七夜，餓得嘴青臉黑，等到回來，精打光，精打光……」

賴大嫂抬起一對陰淒淒的眼睛，又向老太婆睨了一眼，蒼白的嘴唇顫顫地動了兩動，就小聲地咕嚕起來了：

「你不逃，就不逃好了，老糊塗了，儘管嚕嚕嚇嚇。我來你家就是精打光的，難道把我陪嫁來的東西都要精打光！」

「唉，你少跟她吵幾句好不好？」賴大忽然一挺地站直起來，看了老婆一眼。

「快些收拾好，看看就要打到鎮上來了！」

「唷唷，我哪裏是跟她吵？」賴大嫂說着，鼓起腮巴子，也一挺地站直起來，兩手叉腰。

「好了好了，你對你對。——我去看看伯伯。他們收拾好了沒有。」賴大避開老婆的眼光說着，便跨出房門，經過母親的肩旁，向外走去。賴老太婆也跟着他轉身，把右腋下的圓篋簸箕移到左腋下夾住，右掌伸出去摸着牆壁，一雙小腳兒一拐一拐地跟在後面，說道：

「我是不去的，我是不去的……」

賴大跨出那透着一片天光的大門，隨着他的腳後跟反手就把門關上。賴老太婆就在牆壁邊楞住了，蒼白着兩片薄嘴唇。

● 「伯伯」指岳父。

「不去不去，」我們是要去的！」賴大嫂忽然從房裏送出來這一聲。

賴老太婆把耳朵側過去聽了聽，立刻就轉過身，把左腋下的圓籠簸箕又移到右腋下，拿左掌摸着牆壁，一拐一拐地回轉來憤憤說道：

「我跟他說話，沒有跟你說話，你——」她還沒說完，就見媳婦擎起一隻手掌，向那拖着她衣角的三兒腮巴子上拍的就是個耳光，口裏罵道：

「還要吃！還要吃！死活都不曉得！沒有你們我也清爽些！」

三兒張開嘴哇的一聲就哭了出來。

賴老太婆就一瞪地站住了，兩片蒼白的薄嘴唇抖了幾下，話還沒有說出，忽覺背後頭一亮，她掉過頭一看，見大門大開着，賴大蒼白着臉色，慌慌張張跑進來了。

「打來了，打來了！快些快些！伯伯他們都收拾好要走了！」賴大跨進房門，便一面把一個大紅板箱揹在背上，一面抱怨地說。「媽的！年年在我們身上逼了多少的捐稅去，就拿去打仗打仗！」他一手抓起四兒，攔在老婆背上；老婆趕快拿一張布單

把四兒的屁股一蓋，拉出兩條帶子來勒着兩肩，在胸前架個叉形縛好。接着她一手提起一個大而圓的包袱，一手抱起了三兒。賴大只把二兒抱起，跨出房門，一把抓住老太婆的手肘：

「媽，走了！打來了！」

他看見還夾着圓篋簸箕的母親直瞪着一對吃驚的眼珠，呆呆地看着他。他急得皺起雙眉，在地上頓了一腳，不由分說地向外就拉。

「爹呀——」大兒却在背後哇的一聲哭出來了。

賴大掉過臉去，見五歲的大兒伸着兩手向前撲來，一把抓住他屁股邊的衣角，打腿邊仰起臉來，哭喊：

「抱，抱，爹！」

賴大皺着眉頭，嘆一口氣：

「走走這樣大了，還要抱！爹要攙奶奶！」

賴老太婆忽然抽出自己的手肘：

「我不去，我不去。你抱他去……」

但賴大又一把將她抓住了：

「媽，嘖，打來了，嘖，走呵！」他喊着，又在地上頓了一腳，唉了兩聲，隨即把二兒送過去，放在老婆提包袱的一支手彎裏。轉過身來便把賴老太婆的圓篋簸箕拖了下來。

「嘖嘖，」賴大嫂忽然發出這麼兩聲。

賴老太婆於是又把兩眼瞪起來了，搶回地下的圓篋簸箕，闖進旁邊自己睡的一間黑暗的房裏去，把篋簸箕放在床頭，就一屁股坐在床沿上。

賴大着急得不知怎麼才好。緊跟着追了進來，頓着腳，說道：

「媽，嘖，打來了，嘖，走呵！」他聲音抖着，好像要哭出來。但忽然他一驚，臉色一變。把耳朵尖起來一聽，隱約地似乎有誰在遠處炒豆子似的噼噼聲。「媽，槍聲，你聽！」

他於是又一把抓住母親的手肘，把她拉了起來。賴老太婆也只得走起來了，但走了兩步，她還轉身向床去，在枕頭下摸出一串發綠的青銅大錢來，揣進胸前的衣懷裏，又把針筒和綫板都拿了起來，揣進胸前的衣懷裏。

「媽，走了！」

她跟着走了兩步，立刻却又站住了，掉過臉去向着那鋪有一片破蓆，掛有一頂四方形破蚊帳的床深深地看一眼，搖搖頭，又嘆一口氣，眼眶邊瑩瑩地漲滿淚水。但賴大終於把她拉着走起來了。到了大兒的面前，賴大便把空着的一隻手抱起大兒。

「天呵，菩薩呵！」賴老太婆一面跨出大門，一面淒然地說。「這一把老骨頭要丟在山洞裏的，要丟在山洞裏的，我六七十歲了，還要去拋尸露骨……」她走下階沿，掉過臉來，看見媳婦正在拉着門扣關大門，那熟悉的門額上貼的一條畫滿符咒的黃紙都隨着那關出來的風飄動起來。她的心一緊，那一飄一飄的黃紙，似乎在預告她這住了幾十年的房子很難再見了！那變成污黃的門額和門板在她眼前都忽

然變成鮮明起來。她嘆一口氣，淚水簌簌的流了下來。但忽然她一驚，臉色變成蒼白了，只見遠遠的巷口正有五六個肩上掛槍，頭戴軍帽的老總，用繩子牽着兩三個穿藍布衣服的人走來。

「呵呵！」她驚叫一聲，便抓住賴大的手拉了一把，爬上階沿，奪掉媳婦手上的門扣，一掌掀開門，便跌跌撞撞地走進門來了。

賴大同老婆也慌張地走進大門，抓起一條門閂來，趕快用力地插在大門上，噠一聲。

「看嘛看嘛，儘挨儘挨，拉伙來了！」賴大嫂頓着腳抱怨地說。「你聽，槍聲也近了，要死要死！我家爹他們不曉得怎樣……。」

「真是不曉得伯伯他們怎樣了！」賴大皺着眉，轉過臉來也抱怨地說。「媽，你看嘛！拉伙來了！怎那辦！啞，真是！」

賴老太婆只是嚇得張開嘴唇望着他，急得眼眶裏也漲滿了淚水。心裏非常難

過地想，「早該讓他們走了的！」但她却抖着嘴唇說道：

「我早就是說不去不去，你們要自己儘挨！我又走不動，我原說不拖累你們，你們把孫兒們照顧着走就是。我又不怕人來拉我的伙，又不怕人來姦我，我是老……骨……頭……了……」她說不下去了，眼角就又滾出一串淚水珠，向着額骨邊畫了一條水線，滾了下去。

「大兒他爹，她不去就算了，快些，趁早後門還走得脫！」賴大嫂烏白着嘴唇，抓住賴大的手，「反正她也走不動，我們又不能措她。走了走了！我家爹他們不曉得怎麼樣呢，我們還要趕快追他們去！」她抱起大兒來，放在賴大的左手彎裏，又抱起二兒來放在賴大的右手彎裏。自己便把三兒抱在提了一個大包袱的左手上，伸出右手去拉賴大。賴大只是看着母親，自己的眼眶也漲着瑩瑩的淚水，心裏決不定是走的好，還是不走的好。

突然——

砰：砰：砰：砰：砰：...

三個都一下子臉色變白，把耳朵尖了起來；很清楚地聽見是幾個拳頭捶着隔壁一家的門板的聲音。賴老太婆的膝蓋發抖了，立刻伸手推着賴大的肩頭，顫聲地說：

「去吧，去吧，你們去吧！快去逃你們的命去，去！」

賴大也抖着膝蓋：

「去，去。」他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就跟着老婆經過睡房旁邊的一條小巷，走到灶間，拉開了後門出去。賴老太婆一手摸着牆壁，一雙小腳兒一拐一拐地跟到後門口，靠着門框，看他倆走去。賴大走在前面，背上紅木板箱兩肩現出兩個孫兒的頭。賴大嫂走在他的旁邊，背上是一個孫兒，右肩上也現出一個孫兒的頭。賴大走幾步又掉回臉來一下，走幾步又掉回臉來一下。他倆走過前面的一坪草地，綠草在他倆脚下現出一塊一塊的脚印。他們已走到那一株大樹的田旁邊的黃土大路了。那

大樹的綠葉好像張開的一把傘。他倆都被遮了進去，但立刻又現出來。忽然外面捶門板的聲音很大了，顯然是捶到自己的大門。賴老太婆的膝蓋又加緊發抖起來。「但願他倆快走到看不見了吧！」她想。呵，走到那一塊白色的牆邊了，差不多只能看得見兩個蠕動的黑點。兩個黑點繞過那白粉牆的拐角，不見了。她還用一手掌搭涼篷似的擱在額上，兩眼一睜一睜地還望着牆拐角那兒好一會，才深深地噓一口氣。她尖起耳朵聽那捶門板的聲音，那聲音却又遠了，槍聲却噼吧噼吧地密了起來，似乎就在前面那一個白色牆角邊發響。「他們要不遇着老總才好呢！但願他們幾步就轉出那有着茂密森林的沙灣，鑽進那兩崖夾成斜谷的小路才好呢！天菩薩！保佑他們吧！」她想。

轟隆!!!

忽然一個龐大的聲音，雷似地好像從空虛裏迸了出來，應山應水噹噹地發響，把那青色的天空和地皮都震動得發抖起來。賴老太婆一驚，伸出發抖的露骨五

指一把就抓住身邊的門框。她臉色頓時慘白，兩片薄嘴唇都顫抖了，兩腳膝蓋直發抖，好像要跪下去。接着却又是第二聲：

轟隆！！

應山應水地又發出嗚嗚的回聲。只見前面發現許多人亂跑。賴老太婆嚇得趕快轉身，兩隻發抖的手撲着牆壁，向着灶頭腳邊走去。一路發昏地喊：

「天呵！菩薩呵……你這些挨刀的打打……天呵！」

一個大銅鑼似的篩灰篋篩在她兩腳前一絆，她一突坐便跌了下去，屁股擊着地面砰的一聲。她失神地張開烏白的薄嘴唇坐在地上很久。她伸出兩隻發抖的手撐着地面，想站起來，但腳膝一抖，撐不住，又坐下去了。「唉，我怎麼要讓他們走呵，連拉我一把都沒有了一個人！」

轟隆！！！！就聽見這龐大的聲音把天空劃得呼呼地發响，最後似乎就落在牆外，牆壁都震動得簌簌發抖，沙沙地落下灰塵來。坐在地上全身發抖的賴老太婆，

趕快兩手抓起那一個大銅鑼似的篋篩，遮在頭上。篋篩在兩手上直發抖，許多灰就從篩眼漏了下來。「我怎麼要讓他們走呵！一家人團團圓圓……」她正在這麼發抖的想的時候，忽然又是一聲：

轟隆!!!
轟隆劃着空氣呼呼呼價響，接着房頂上嘩啦一聲，落下幾片瓦來，一朵紅光在面前閃了一下；賴老太婆的右脚一抖，眼前一黑，兩耳嗡的一聲，立刻就失了知覺。不知多少時候，漸漸地，漸漸地，眼前又才開始模糊起來，在混沌的黑暗中，似乎透着一線糝糊的灰色，灰色漸漸擴大，面前就現出撐着紅木板箱的兒子，他兩隻手上抱着兩個孫兒；兒子旁邊站住的是媳婦，她背上背一個孫兒，手上抱一個孫兒。却又好像隔住一層青烟一般，似乎近，又似乎遠。兒子頓着一隻脚，皺着兩眉說道：

「媽，嘖，打來了，嘖，走呵！」

賴老太婆兩手去圈着兒子的兩腿一抱，同時大喊一聲：
「呵，我的兒！」

可是抱一個空。她全身一抖，睜開眼睛，面前却只是一間空蕩蕩的灶屋，後門的門口空洞地透進來一片灰白的光。大砲聲已沒有了，遠遠却還有着斷斷續續的槍聲。但兒子的影子就似乎剛在她睜開眼睛時把那灰白的光遮了一下走了出去。她於是大聲地喊道：

「老大呀，老大，你別走，來，來看娘只有這一把老骨頭了！來，一家人團團圓圓……」同時她把手撐着背後的牆壁，身體向上一擡，但她的腿子好像被誰砍了一板斧似的；她痛得呵呀一聲，趕快又坐了下去。俯着臉一看，她的臉色立刻變成慘白，嘴巴張得大大的了，眼前的這景象簡直晴天霹靂似的幾乎把她嚇昏過去。但她咬牙鎮靜着，仔細一看，自己右腳的褲子從膝關節那兒燒斷了，斫成殘缺的破布；破布分開，現出斷了的膝關節，血紅的碎骨和碎肉，膝管骨在那血紅中透出一點白色，血水從那碎肉與碎骨那兒汨汨地流了出來，好像湧泉，流在泥地上，匯成紅紅的一灘；在一灘血水中就有兩塊煤球似的有稜角的鐵塊，賴老太婆立刻明白這大概就是

軋斷腿子的東西。那斷了去的小腿，血肉模糊地，橫躺在自己左腳的旁邊，纏在那小腿上的裹脚布已燒成破片，亂七八糟地翻着。她一把抓了過來，捧在眼前，驚叫起來了：

「呵呀，我的媽！」她簡直發昏了，幾乎忘了疼痛似的，癡癡地盯着這小腿好久。小腿的膝關節的一頭固然是流着血，現出碎肉和碎骨；而尖尖腳的一頭，腳尖也沒有了，現出那白色的腳掌骨，骨的周圍是破了的皮和肉，血膩膩的。她腦子裏面簡直不能想甚麼了，捧着那小腿，把那膝關節的一頭對準自己大腿的膝關節，一湊只想把它接上去，但她立刻渾身一抖，呵呀一聲，趕快就把捧着的小腿離開大腿。這一下，她才知道完全絕望了，扁着嘴放聲地哭了起來。淚水瑩瑩地從她兩眼流出來，滴在大腿上，變成紅色。

「菩薩，菩薩，嘔嘔嘔……我的兒呀！我怎麼不同你們一塊走呵！母子們團團圓圓的喲……兒呀！兒呀！我的孫兒呀……」

她一面哭，一面把小腿上面裹着的破布一片片地扯下來，現出一條兩頭血紅中間黃色粗皮的肉棒，好像刮了毛的豬蹄子。她把小腿緊緊地抱在自己的胸前，手指摸撫着那皮子，號哭了一陣，終於把胸口仆在地上，兩手向前爬動起來，她的那支斷了的大腿流出來的血水就在地上畫了一條紅色。她爬到後門口，先把空着的左手抓着門檻邊緣，再把拿着兩頭血紅小腿的右手伸出門檻去，頭翹起來，兩眼向前面一望，忽見遠遠的那一個白粉牆面前，現出幾個黑點子似的人影在蠕動。

「兒呀！兒呀！我的兒呀！」賴老太婆對着那黑點子大聲叫喊，把抓住門檻邊緣的左手伸出去，胸口擱在門檻上，兩手便臨空高高伸出，好像要擁抱甚麼似的，那兩頭血紅的黃皮小腿還搖動兩動。「來，來，娘要同你一塊呵！」

那些黑點子轉過那白粉牆的拐角，就不見了。她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兩眼的淚水不斷地滴落在門檻外邊的地上，粘住塵土，珠子似的滾了開去。她甚麼都忘却了，槍聲也不理了，唯一的想頭就是追上去。她咬住牙把兩手向前爬，終於爬過門檻，

那斷了的膝關節在門檻上刮了一下，她呵呀一聲，全身都痛得抽緊起來。流着淚水。臉枕在右手上躺了一下。

「兒呀！我的孫兒呀！」她又咬住牙把臉抬起來了。可是就在這同時她面前正出現一羣成千的黑色大螞蟻，在向着她手上的血紅小腿奔來，在小腿的腳管骨邊，正有兩個大黑螞蟻在那兒凸出的一塊碎肉邊轉圈子。那碎肉周圍的血水還是濕膩膩的，兩個螞蟻的細腳便洗澡似地在裏面亂動，染成亮亮的紅色。前面的一個就用牠頭上兩條粘血觸鬚夾着碎肉的下面，碎肉一動却把頭壓住了，於是所有細絲似的腳都在淺淺的血水裏亂動起來。後面的一個螞蟻伸出頭上的兩條粘血觸鬚去推那碎肉，前面的螞蟻才拉出牠染紅的頭來，於是繞着碎肉又轉了一圈。在腳管骨那面又爬來一個，接着又來一個，接着又是排着的三個，都用頭上的兩條觸鬚劃着血，夾着肉，在那碎肉周圍轉動。賴老太婆一看，忽然楞住了，她痛苦地感到：自己被打成這樣，連螞蟻都敢來相欺了，她伸出五指就把七個螞蟻都抹下地去；七個螞蟻

便在地上畫了七條紅線，混進那成千的黑蟻隊裏去。她把小腿翻轉來一看，立刻兩頰痠癢，全身都覺得癢痛起來了。在這一面膝關節的脚管骨邊，正爬着成百的大黑螞蟻，幾百隻脚和幾百條觸鬚在一個肉窪的血水中翻騰。有一半螞蟻的背染成了紅色，血亮亮地爬動。她立刻覺得這小腿的肉簡直痛得要命。伸手又去抹，痛得很厲害，就像幾百針尖似的刺進心裏；立刻她也明白這痛的不是手上拿的小腿，而是大腿的膝關節。她便把頭彎到背後：皺着臉，一看，那褲子的破布片露出來的一角肉紅的膝關節，似乎也有許多黑東西在那兒爬動。她把小腿移到左手裏緊緊捏住，剛伸出右手到大腿那兒去的時候，左手裏的小腿忽然很凶的跳動起來了，在向外面抽。她趕快掉過臉來，就看見一條光着一對圓眼睛的黃毛狗在啃那小腿。同時斜刺裏又有一條白毛狗和一條黑毛狗追來了。

「呵呀……」賴老太婆怪叫一聲，把小腿拖了回來，只見那血紅的脚掌那一頭已被咬去了一角皮子。她立刻，扁着嘴放聲地哭起來了。趕快把小腿緊緊地按在

自己的胸前壓在地上。三條狗的眼睛都在狠狠地對着她，嘴裏發出呼呼的聲音。黃狗還在嚙嘴，伸出紅舌條舐着嘴邊的紅血。黑狗和白狗就把舌條長長地拖在嘴唇外，出着熱氣，一抖一抖地。賴老太婆舉起右手來一揮，喊道：

「噉！」

三條狗只把頭動一下，依然又抖着舌條望着她。忽然黃狗走到她背後去了，黑狗和白狗也尾在牠那尾巴後。賴老太婆跟着掉過臉來，就看見那黃狗伸出舌頭來舐她大腿膝關節的血。黑狗和白狗也伸着舌條插嘴過來了。她痛得叫了起來，右手舉起來揮了幾下。狗們却依然伸出舌條舐着大腿，發出很有味的聲音。她一看，幾十步以外却才有一堆斷磚。她便右手緊捏着兩頭血紅的黃皮小腿，向那斷磚開始爬動。他爬一步，狗們也跟着追一步；仍然用舌條舐着膝關節。黃狗追了兩步，索性咬住膝關節上一塊翹起的皮子。賴老太婆呵呀一聲，渾身都發抖了，發昏地舉起兩頭血紅的黃皮小腿便向着那狗頭打去；三條狗都夾着尾巴向後退一下，但一看清是肉，

黃狗便張開口撲上來了，「啊唔」一聲，一口咬定小腿的脚掌。賴老太婆兩眼充滿恐怖的光了，伸出左手去幫助右手，緊緊抓住小腿的膝關節向後拖；黃狗咬住不放，也斜撐着四脚向後拖。黑狗和白狗張開都大口向中咬來了。賴老太婆被咬得呵呀一聲便放了手。黑狗嘴乘勢便一口咬定小腿的膝關節。於是黃狗和黑狗嘴對嘴地咬住那一條黃皮小腿，都不放。黑狗嘴把小腿向地上一按，黃狗嘴也把小腿向地上一按。賴老太婆鼓起全身的力，翹起頭，舉起兩隻手爪向前撲去。白狗却正向那兩個狗嘴之間插下嘴去，一口咬住小腿的中部，向旁一拖，便含住跑了。黃狗和黑狗都叫了起來，向着白狗追去。

「我的腿……腿……腿……」賴老太婆兩眼發熱地翹起頭來。把兩隻手爪高高地伸出。「腿……腿……腿……」但那三條狗互相咬着搶着，在一株大樹旁邊轉彎，尾巴一掃就不見了。賴老太婆的兩耳嗡的一聲，牙齒一咬，眼前頓時變成黑暗，高高伸出去的兩手向地上一搭，慘白的臉便慢慢地慢慢地擱在地面，鼻尖埋在

土里，

這時候遠遠的槍聲又逼進來了，而且中間還夾着「轟隆」的大砲聲。

一九三五，九月。

山坡上

—

圓圓的火球似的太陽滾到那邊西山尖上了。敵軍的一條散兵線也逼進了這邊東山的斜坡下。在那一條白帶子似的小溪流邊，就很清楚地蠕動着那幾十個灰色點子，一個離開一個地沿着那條小溪拉連了好長。黃色的陽光洒在他們身上，可以看得見他們那些戴着圓頂軍帽的頭在動和扳槍的手在動。幾十支黑色槍桿的口子翹了起來，冒出一股股的白烟，噼吧噼吧地，直向着這東山坡上的石板橋頭一條散兵線射來，從弟兄們的耳朵邊和頭頂上掠了過去：嗤～～～嗤～～～嗤～～～好像蜂羣似的在叫着狂飛。蹲在弟兄們之間的王大勝，知道營長在背後樹林邊督戰來

了，他趕快又用肩頭抵住胸前的掩蔽物（這是臨時在這橋頭用許多大石頭堆成的一條長長的矮牆，）向着坡下溝邊的灰色點子開了幾槍。他剛剛從槍身上抬起臉來，忽然一顆子彈向他臉前的矮牆石尖上飛來，拍的一聲，幾塊破石片和一陣石砂都爆炸起來。他趕快一縮頸子，把自己的三角臉向石堆後面躲下去，鼻尖在槍托上碰了一下。隨後他抬起發青的臉，趕快舉起右掌來，從額角直到下巴摸了一把，一看掌心和五指只是些石砂點子，並沒有血跡，這才對着手掌心吐了一口寬慰的氣，同時怕人家知道似的連忙向兩旁蹲着放槍的弟兄們掃了一眼。只見在這一條掩蔽物後面的幾十個弟兄們，一個一個的都依然相隔三尺模樣靠牆蹲着，都把軍帽的黑遮陽高高翹起在額頭上，緊繃着黑紅的臉皮，挺出充血的眼珠子，右手不停地扳動槍機，噼吧噼吧地把子彈向坡下射去。他把眼光收回來的時候，就看見左肩旁隔三尺遠蹲着的劉排長，正用他的左肩抵住胸前的掩蔽物，撐出黑桿子的步槍，用沒有閉住的一隻右眼，湊在槍的瞄準器後面，他那有着一條金線箍的圓頂軍帽就

好像嵌在槍身上似的在閃光。

「快放！」劉排長忽然把那戴着金線帽的頭抬了起來，兩眼噴着火似的向兩旁很快的一掃。

王大勝趕快避開劉排長的眼光，不使他看見自己這還在發青的臉，便右手抓着槍機一扭，一推，卡的一聲又把一顆子彈推上槍槽。在這很快的一個動作間，他從眼角梢似乎覺得劉排長的兩眼又盯住他這很靈活的右手在閃光。

斜坡下的左旁，那一帶抹着斜陽的黃綠色大樹林邊，一幅黃綢大旗忽然一閃地從那里撐了出來。隨着一陣尖銳的衝鋒號聲，跳出了幾十個灰色人們，手上都端着閃亮着刺刀的長槍，一路射擊着向坡上衝來。登時那一片只是陽光的黃土坡上便零亂地動着許多恐怖的黑影。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一面呼呼翻飛着的黃旗。黃旗後面戴着圓頂軍帽的一羣裏面，也隨即吼出蠻號子來了：

「吓——吓——吓——嗚——!!!」聲音非常尖銳而龐大，轟得天光發抖，連橋

頭的這一條掩蔽物都好像震得索索搖動。兩旁弟兄們又加緊地一陣快放。

「打那旗子！」劉排長又伸起圓臉來，白着嘴唇，兩眼向兩旁一掃。

王大勝的嘴唇也發白，但左眼角梢依然好像被牽引着，老是覺得劉排長的兩眼在看他。他于是立刻摒着呼吸，很靈活地把臉一伸，將右眼湊在瞄準器後面，指着那黃旗瞄得很清切，「哪，你看！」他心裏這麼喊一聲，便把右手曲屈着的食指扣緊扳機一扳——叮！只有槍機上的撞針單調的響聲。

「嘿，媽的！」他把發燒的臉一抬，粗聲地噴着唾沫星子說；接着他就又用一種解釋的口氣加添道：「嘿，恰恰是這一槍瞎了火媽的！」他說完了這話的時候，還是老覺得劉排長似乎在對着他，從鼻孔發出冷笑，而且似乎看得他簡直不把眼睛掉回去。他于是又凶狠狠的抓着機柄，退出那顆子彈，推上另外一顆子彈，推勢太猛，把槍身都朝前衝了一下。

「你媽的！」他口裏咒着，手指扣着扳機，向那飄來的黃旗一扳——吧！他立刻

從槍身上抬起他那興奮的黑紅三角臉，只見那飄到半坡的黃旗一偏，隨着一個灰色的人就倒下去了。那飛跑的一羣突的都怔了一下。只聽見橋頭弟兄們的槍聲都加速地在快放，在閃動的斜陽光中充滿了白色的濃烟和火藥的氣味。

「哪，排長這回一定要說了：『這回還是我的那一排出色，你看，王大勝那傢伙，一槍就打倒敵軍的旗子，這回一定要請鎮守使升他班長』……」王大勝腦子裏忽然電一般地閃過這個念頭，他的眼角梢就特別覺得被左邊的金線帽所牽引；他想望過去，看看劉排長在怎樣對他閃着驚異的眼光。他掉過臉去一看，左肩旁的劉排長却正俯着臉，從胸前十字交叉的子彈帶里摸出一夾銀色尖頭的子彈，嘴一歪，便把它按進槍的彈倉，隨即又全神貫注地閉住左眼，用右眼湊在瞄準器後面，向掩蔽物下面瞄準。王大勝張開嘴，把眉頭皺了一下，想：「嘿，他並沒有看着我！」

他把臉掉向前面的時候，只見那面黃旗已被另一個灰色的人拿起，又搶在那一羣人的前面跑來了。幾十個圓頂軍帽緊跟在呼呼翻飛的黃旗後面，閃亮着幾十

支槍刺的白光。在一陣密集的槍聲中，蠻號子又震天動地的重復吼起：

「吓——吓——吓——嗚~~~~!!!」

王大勝右肩旁一個新弟兄嚇得直發抖，好像在向他身邊躲來，但移不兩步，就啊唷一聲倒在王大勝的腳邊。王大勝知道又完了一個了，竭力不看他，只把臉伸到槍身上，右眼覷着瞄準器，就在這一剎那，忽然覺得眼角梢甚麼東西一閃。他立刻抬起臉來，向右一望，不由的就泥薩菩似的呆住了，三角臉刷白，嘴唇變烏；就在眼前離橋不過五六丈遠的右前方，在那玉米桿林子當中，居然出現了敵人的另一支抄隊。那玉米桿林子遮住了敵人的臉面和身體，只露出十幾個圓頂的灰色軍帽。最前面的一頂軍帽是箍着一道金線的，那黃澄澄的一條特別覺得觸目。立刻，玉米桿林子一搖動，便閃出十幾支刺刀明晃晃的長槍，黑洞洞的槍口直對住這橋頭放出一股股的火光，和白烟，雨似地飛來噼噼的槍彈。王大勝扣着扳機的食指也發抖了，只覺得口裏發麻，全身的熱血都一下子凝凍了似的，頭腦好像就要炸裂。但見兩旁弟

兄們都把槍移向那裏快放，他也咬住牙，鎮靜地把槍口移過去，指着玉米桿林子那兒的金線軍帽瞄準；就在這瞄得清切的當兒，眼角梢又好像被劉排長的眼光牽引了去，他于是就興奮地用食指扣緊扳機一扳吧的一聲，只見那戴金線軍帽的敵人就在那玉米桿林中倒了下去。他的臉更興奮得發光了，因為他忽然覺得劉排長的手一抓一抓地在扯他的左肘。他掉過頭來一看，突然的一下子他又一驚地呆住了，三角臉變白，嘴巴都大大的張了開來。眼前呈現的劉排長，正朝天仰着他那慘白的圓臉，躺在石牆後面，兩眼翻白，鼻子右邊有一個圓圓的鮮紅窟窿，鼻孔和口角都湧出猩紅的鮮血，染紅了半邊臉，向着耳邊流下去，滴在黃色的泥土上，兩手還在痙攣地抽搐。

「嘿，媽的！」王大勝說；兩眼都好像被那鮮血映紅，冒出強烈的火燄，同時腦子裏這麼陰鬱的一閃：「完了！」在這當兒，敵人的蠻號子聲音已經震天動地的逼上前來，面前的這條矮牆也給它震得發抖。他急忙掉過臉去一看，只見那半坡跑來的

敵軍已跟右前方的那支抄隊混在一起，逼近石橋來了。他于是趕快把臉掉向背後，對着那容易逃跑的黃綠樹林邊閃着兩眼一看，却見頭戴金線軍帽的連長正站在那兒的一株樹邊，一手高舉着手槍粗聲喊道：「不准動！死力抵抗！」他又只得掉回頭來，那一面黃綢大旗却已一閃地在橋頭出現了。幾十支槍頭刺刀都閃着雪亮的寒光，漸逼漸攏。掩蔽物後面的幾十個弟兄們，立刻混亂了，都不再聽連長的叫喊，就像一羣吃驚的鴉雀各自飛奔逃命。頓時跑得震動山坡，地上散滿着零亂的黑影，一陣黃塵漫天漫地的騰了起來。王大勝蒼白着他的三角臉，慌忙離開橋邊的黃土大路，沿着樹林邊的草地撒腿就跑，忽然一堆亂草絆住他的一支腳脛，他便在自己的黑影裏一仆跌了下去，隨即便聽見許多腳板打自己頭邊跑過去的聲音，背上屁股上還被誰重重的踏了幾脚。背後是一片震天動地的喊殺聲。他趕快一手緊抓住槍，一面掙扎爬起，一面連連掉頭向後看。在那一片閃光的黃塵飛舞中，他模糊地瞥見一個跑落後的弟兄，被一條雪亮的槍頭刺刀追上了從背後猛的一刺，那人啊唷一

聲便倒下去了。他于是用牙齒咬緊了下唇，竭力不讓自己的膝蓋發抖，從草地上掙扎起來，正要拔步，只聽見一聲「殺！」隨見一條雪亮的槍頭刺刀已正對自己的肚子刺來。王大勝向後一個騰步，還不會站穩了脚，却看見面前那個頭戴黑遮陽軍帽的黑麻臉漢子第二下又刺來了。他急忙雙手掄起槍桿使勁向那閃亮着刺刀的槍橫砍過去，就聽見嘑的一聲，白光一閃，黑麻臉漢子兩手裏的槍桿便躡出許多路外去了。那漢子的麻臉立刻點點發青，舉起空空的兩手向王大勝胸前猛撲；王大勝還來不及向後跳一步，雙脚一飄，一個翻身就被他壓着倒下去了，後腦勺在草地碰得碎的一聲響。黑麻臉爬在他身上，右手掄着拳頭就要向他胸口打下來；王大勝急忙伸出兩手打橫裏一格，隨即又開兩隻手爪，挺上前去扼住黑麻臉的咽喉，使勁搖了兩搖，同時將兩膝蓋挺起來往上一頂，黑麻臉便從王大勝身上滾下地來，軍帽都離開他的腦壳跳了開去。王大勝從草地上一翻身爬了起來，分開兩脚騎在黑麻臉身上，左手的五指緊扼住黑麻臉的頸梗，將他扼牢在草地上動彈不得，右手掄起鐵錘

般的拳頭，向他額角上狠狠的一拳，立刻見他兩眼一翻，臉色頓時翻了白；隨即又舉起拳頭，對他額上臉上接連的搥，直搥得他口角冒出白沫，鼻孔流出鮮血，就一絲兒不動了。王大勝慌忙爬了起來，忽然又斜刺里出現一條雪亮的槍頭刺刀，直向他肚子刺來，噹的一聲響，刀尖刺破軍服直進肚皮；王大勝發昏地用力向後一跳，將肚子脫開了刺刀尖，一股殷紅的鮮血隨着噴了出來。他急忙雙手按住傷口，在不知有多少敵人的一片喊殺聲中，他沿着樹林邊向前跑了十步光景，便覺心頭一陣慌亂，口裏一陣發麻，兩腿一軟，仰翻身就倒下去了；兩耳嗡的一聲，眼前火星亂迸，立刻便昏了過去。

二

太陽落下西山去了一會，月亮便從那黑黢黢的東山頂露出她圓圓的白臉，剛爬上蔚藍色的天邊，馬上就把她那清涼的淡綠光輝洒了下來，撫摸着掩蔽物後面

橫橫直直的尸體，也撫摸着這樹林邊草地上躺着的黑麻臉。黑麻臉覺得一陣清涼，漸漸才意識地覺到了自己的頭腦，兩手也就在身體兩邊微微地動一動，他疲倦地一睜開那漲痛的兩眼，清涼的月色立刻就抹上他那閃光的一對眼珠。他看見那圓白的明月正在向上升，被一塊破絮般的白雲遮了進去，只現着一個模糊的輪廓，立刻却又在那白雲的上邊露出臉來，洒下比先前更加明亮的清光。就在這很快的一瞬間，他忽然驚覺了：「我怎麼睡在這里的？」同時也是很快的一剎那，他就記起了那騎在他肚皮上的敵人，那三角臉，那一手扼住他的咽喉，一手捏着拳頭對準他的額角雨點似的捶擊下來的景象。他於是舉起右掌來撫摸額角，那腫起來的皮膚立刻就刀砍似的痛了起來，燙得掌心都顫了一下。他一摸到那濕膩膩的鼻孔和嘴角，忽然非常吃驚了，趕快把手指移到眼前，對着明月的光輝一看，五指上完全粘滿黑色的粘液。「呵，血！」他這麼一想，全身都緊了一下。一股怒氣衝上來了，挺出一對眼珠，把那粘血的手指捏做拳頭就向身邊的草地上捶下一拳，恨恨地向着自己腦中

的三角臉影子瞪一眼，並且想像着這一拳恰恰捶在那三角臉的鼻尖上。一股涼風掠過，旁邊的那些抹着月光的樹梢葉子都順着一個方向搖動，索索地響了起來；四野的亂蟲也立刻起着雜亂的鳴聲，他又才記起自己仍然是躺在戰場上的。「不知道我們邊防軍是打勝還是打敗了？」他皺着眉頭想。「不；一定是打勝了，一定的。我們第三連也許已經進城了！媽的，爲甚麼不把我抬走？」他憤憤地把頭從草地上向上一抬，頸骨却立刻痛得刀砍一般，好像就要斷了下來似的。頭又只得躺了下去。痛得咬緊的牙關都發起抖來。「有誰扶起我來就好了！」他這麼一想，就更加覺得被剩下來孤獨，全身都好像冷得痙攣了一下。他摸着疼痛的頸項，就嘆一口氣。在周圍是淒清的蟲聲，在前面是悠悠的月色，黑黢黢的遠山和近山，在眼前畫着彎彎的幾重弧線，怪獸似的蹲在那里。身邊的一叢樹林，也顯得非常黑黢黢。忽然他的兩眼很吃驚了，因爲他彷彿看見有許多黑色的東西在那樹林里邊躲躲閃閃的跳動。他捏着一把汗定睛看去，原來那樹林里從許多葉縫漏下來的月光，在隨着微風一搖

一搗地動。忽然圓月被一朵黑雲遮去了，眼前頓時變成一片黑暗。旁邊的樹林都立刻伸出猙獰的爪牙，亂蟲都嚇得停止了鳴叫。黑暗得使他的鼻孔都窒塞起來。只見一星綠熒熒的光，從那頭的黑暗中出現，漸漸移了近來。忽然一晃地又不見了；立刻却又是一星，二星，三星，忽然十幾星，都綠熒熒地，閃閃爍爍上下飛舞。「是螢火蟲。」他決定的這樣想；意識里却又隱隱地疑心那是鬼火。那十幾星綠熒熒的光也更加閃爍了；他全身都縮緊起來，也就更加覺得這黑黢黢的周圍都在隱藏着甚麼可怕的東西，只要注意的一看他就會跳出來站在面前似的。一股涼風沙沙掠過，他全身的汗毛都就根根倒豎。月光終于從那朵黑雲中掙出來了，立刻又把黑暗驅散，洒出她的清光。「我得走！」他一面這樣堅決地想，一面就兩手按着草地向上一擡；頸骨却又刀砍似的痛了一下，頭就像重鉛似的抬不起來，他于是只得又躺了下去。「我走哪去？」他立刻又自己回答：「當然回連上去！」一想到連上，他心里就一緊，全身也都痛苦地跟着縮緊起來了；因為他好像覺得自己已經站在一團弟兄們的包圍

中，眼前一個個全是嘲笑的嘴臉：「你們看，李占魁這傢伙簡直是死卵一條！居然拿給打敗了的敵人幾拳就打昏死過去！哈哈！」他于是又衝上一股怒氣來了，挺出一對眼珠，恨恨地瞪着腦里記憶中的三角臉影子，又在草地上捶下一拳：「哼，我李占魁臊你奶奶！」他在肚子里這麼罵了一句，同時把牙齒咬緊起來，磨得咋咋作響。忽然一條黃狗跑到身邊來了，舌條拖在嘴外邊抖了幾下，嗅着鼻孔伸到他肚皮上來。他一驚，忍着頸項的疼痛，很快地就翹起頭來。黃狗嚇得趕快把嘴向上一揚，夾着尾巴向後退了一步。他于是捏起右拳向前一揮，黃狗才掉轉屁股拖着尾巴跑去了。他趁勢全身用力翻仆過來，爬着，閃着兩眼追着那狗跑的方向看出去，他的黑麻臉立刻起着瘰癧了。就在前面四五丈遠的石板橋頭掩蔽物後面，橫橫地躺着三條尸體，靠過來一點又是直直地躺着兩條尸體，都臉朝上，兩手攤在身體兩邊。正有十來條白的黃的黑的各種顏色的狗，在那旁邊零亂地圍着，用嘴有味地咬着他們的肚子。一條白狗的嘴從一個尸體的肚皮里拉出條條閃光的腸子來，長長地拖出，有許

多黑液一點點地滴在地上。狗嘴一咬動，就吞進五寸光景，動幾動，就吞得只剩兩寸長的腸子尾巴在嘴唇外邊，牠長長地伸出舌條來一掃，立刻使通通捲進嘴去。剛剛跑過去的那一條黃狗，也把嘴向那尸體的肚子里插進去，含出一塊黑色的東西來，一點點的黑液滴在地上。白狗嗚嗚地咆哮起來了，閃着兩星眼光，張開嘴一口就咬住黃狗的耳朵，黃狗痛得舉起前兩腳跳了起來，猛撲白狗，兩條狗就打起來了，衝得那十幾條狗一下子混亂起來，都亂跳亂咬，幾十隻腳就在那五條尸體的身上踐踏着衝來衝去。李占魁看得倒抽一口冷氣，全身都痠攣起來，兩頰害瘡疾似地起着寒熱。「如果我不早醒轉來，恐怕肚皮已經變成血跡模糊，腸子都被吃光了！」他恐怖地然而又感着一種徼倖似的想。忽然在不遠的樹林邊，傳來「噫~~~~」的一個呻吟聲，他立刻很興奮，兩眼都發了光，「原來不只我一個！還有人——人！」他這樣從心底里閃出希望的光，向着左後方扭歪疼痛的頸項望過去，就在前面十步光景，也爬着一個人，翹起三角臉，那三角臉上的兩眼在閃光。「哼！原來是這傢伙！」他的麻

臉立刻點點發青，一股怒火從兩眼噴了出來，腦子裏面這麼緊張地感覺着，「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咬緊牙關，兩手按着草地便向上爬起。三角臉的王大勝也看清了黑麻臉，見他忽然站起，向前撲來，「糟！這傢伙居然也活轉來了！」王大勝心慌地一想，趕快把按着肚皮上刺刀傷口的兩隻血手按在草地上一掙，傷口痛了一下。他咬住牙關，全身緊張地爬了起來，捏起兩個拳頭的時候，李占魁已叉出兩手向他身上猛撲過來，王大勝兩脚一飄，仰翻身就被壓着胸口倒下去了，後腦勺在草地上碰得砰的一聲。他立刻伸出兩隻手爪抓住李占魁的兩肩，鼓着一口氣向上撐住，使李占魁的拳頭打不下來。李占魁也伸出右手抓住王大勝的右肩，硬挺地撐住，把王大勝的軍服都撐了上去；右手的五指就向王大勝的喉管抓去。王大勝把頸項躲開一邊，咬住牙，兩手抓緊李占魁的兩肩向左旁一推，兩脚的膝蓋用力向上一頂，李占魁一偏就翻下草地去了。王大勝立刻翻了上來，壓在李占魁的身上；兩個仍然互相撐出兩手抵住對方的肩頭，兩個臉對臉地距離兩尺遠光景。李占魁趁王大勝還沒壓得

穩，也抓緊他的兩肩向着右旁一推，兩腳的膝蓋向上一頂，王大勝又包裹似地翻下草地去了。忽然肚子那兒發出一「嘖」的一聲，兩個都一下子泥菩薩似的呆住了。李占魁趕快掃過眼光去一看，只見王大勝的肚子上裂開長長一條口，一捆花花綠綠的腸子帶着黑色的血液就從那兒擠了出來，對着明月的慘淡光輝在圓條條地閃光；血水流了出來，在傷口兩邊的黃皮膚上流了四五條黑色的小溝，滴在草地上。他忽然感到一陣尅敵的痛快。王大勝痛得兩眼噴火，在那很快的一瞬間，抓住李占魁的右手就往口裏送，牙齒咬在手臂上；李占魁的左手在草地上，動不得，便翹起右脚尖來準備踢去，還沒踢到，王大勝忽然慘叫一聲，就昏了過去。李占魁一怔，右脚立刻就一楞收回來了，趕快從王大勝的牙齒縫把自己的右手拖了出來。他蹲在旁邊仔細一看，只見王大勝的三角臉在月光下呈慘灰色，兩個顴骨尖地突了出來，兩眼楞楞地翻上，非常的可怕。掉眼來看王大勝的肚子，只見那擠出來的花花綠綠的腸子兩旁，正在不斷地流出鮮血，流過那黃皮膚一滴一滴地滴在草地的時候，還借着

月光在草上閃着一點點的黑影。他的瘋臉忽然痙攣起來，兩眼都好像被那鮮血映紅。他再看王大勝的臉，這才看見那凹下的兩頰皮膚，在起着痛苦的痙攣，微微地顫動。他忽然覺得眼前的這三角臉非常可憐起來了。「如果今天我的肚皮也破了，不知道怎樣了！」他這麼一想，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一條黑狗跑來了，抖動着嘴邊三寸長的舌條，閃着兩星眼光望着那肚子上的那一堆腸子。他於是就在自己的腳邊抓起一塊石頭來，手舉在頭頂以上，一揮地向前擲去，黑狗退一步，掉轉屁股拖着尾巴就跑去。就在這剎那，王大勝又醒轉來了，馬上就覺得肚子一段痛作一團，好像有無千無萬的針尖直刺進皮肉里去；但他緊緊咬着牙關，竭力不讓自己在敵人面前哼出聲音，只是一面瞪着一對眼珠，恨恨地看了那黑麻臉一眼，一面伸出五根手指顫顫地摸着肚皮，伸到傷口邊，指尖一觸着那傷口，立刻又是一陣刺心的大痛，手指一抖地又縮回來了。「哎呀！受不了！誰打我一槍就好了！」他的腦子里只是這麼痛苦的想着，依然不讓自己的聲音哼了出來，竭力咬緊牙齒，把整個身體側左側右

地搖動，兩手的五指死死抓住身體兩旁地上的草根，抓進泥土里去。忽然身旁甚麼東西一晃，他掉眼看去，只見五條狗跑來了，很清楚的五個狗臉，都在嘴邊拖出舌條，對着自己肚子上的堆腸子就站在旁邊。他立刻全身都緊張了，那剛才橋邊的尸體被咬破肚皮的景象，立刻向他威脅來了。他全身發熱，兩眼立刻閃着恐佈的充血眼光。「完了！就這麼在敵人的眼前給狗完了！」他這麼絕望的想着，兩手就在地上亂抓，尋找石頭。傷口一扭，立刻又是一陣刺心的大痛，氣都透不出來，他便本能地擡開兩手，十指扼住自己的喉管，同時堅決地想道：「我倒莫如自己弄死的好！」忽然有幾個石塊一晃地向那五條狗擲去了；五條狗夾着尾巴一退，分開，立刻都又衝了上來。一條黃狗在最前面跳起四腳來，嗚嗚地狂叫，那幾條狗也都跳起四腳來，嗚嗚地狂叫。王大勝一怔，看見李占魁居然就在旁邊向上一衝地站了起來，右手一揮，又打出了一把石子去，一條黃狗和一條黑狗的鼻尖各着了一塊，夾着尾巴掉轉屁股就跑。剩下的三條狗還在衝來。李占魁再蹲下來，伸手去抓石塊的一剎那，王大勝看

着這粘滿鼻血的黑麻臉，忽然感着一種奇怪的感覺，覺得那麻臉倒並不可怕，而且和自己似乎還有着一種甚麼相同的東西。他看得身體一扭動，傷口又痛得使他全身發抖了，痛進心里，痛進骨頭里；但他把咬緊着的牙關放開了，用着慘傷的聲音震動山林地痛快叫了出來：

『哎呀～～我的媽呀～～哎呀～～』

李占魁就在旁邊一起一伏地甩出石塊和狗搏戰。三條狗都夾着尾巴逃了開去的時候，他才說道一聲：

『他媽的！』把剩下的幾塊石塊隨手向地上丟去，有一塊忽然滑落在王大勝身邊；王大勝躲了一下，傷口立刻又是一陣大痛。他于是又叉開兩手扼住自己的喉管，指頭把那頸珠都按了下去。

李占魁皺着兩眉，趕快兩腿一彎蹲下來了，自己覺得好像做錯了一件事情似的，兩眼緊緊盯住那咬緊兩排牙齒的三角臉，想說話，嘴唇動兩動，自己又不知道應

該怎麼說才好。於是張着嘴嘆一口氣。

王大勝終於下了一個決心，兩手離開喉管，大胆地望着李占魁的黑麻臉，喘着氣顫聲地喊道：

「喂，弟——」他剛要叫出平常叫濫了的「弟兄」兩字，立刻却又覺得不好意思，馬上就把它吞回喉管去了。單是痛苦地硬生生地喊道：

「喂，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請你把我弄死吧！把我一槍——哎喲——」他慘叫一聲，立刻又閉着兩眼，兩手扼住自己的喉管，痛得兩腳後跟緊緊抵住草地。

李占魁心頭一怔，覺得非常難過。終於大膽地伸出兩手去抓住王大勝的兩手，從喉管拖開，顫聲地說道：

「弟兄，你別這樣，你別——」

王大勝立刻又痛得把自己的兩手抽回去扼住自己的喉管，從咬緊的牙齒縫中，哼出「哎——哎——」的聲音。李占魁皺着兩眉，舉起右手來，抓抓自己的後腦勺，

拱響着嘴唇，無可奈何地望着王大勝的臉，終於他又把手伸去了，抓着王大勝扼住喉管的手爪一面板開，一面說道：

「嘖，弟兄，你別這樣，嘖，你別……弟兄……」

王大勝忽然感覺着從李占魁的兩手流進來一股溫暖，一種從來沒有感覺過的溫暖，他好像立刻忘了痛苦，反手來緊緊抱着李占魁的兩手，睜大一對發熱的紅眼睛望着面前的黑麻臉，顫聲地震動山林地大喊一聲：

「唉，弟兄……」淚水立刻從一對眼眶湧了出來，在眼角稍積成珠子，映着明月的光輝顫一顫滾下耳邊去。

李占魁也立刻感動得嘴唇烏白，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溫熱，沿着兩手衝上心來，眼眶都衝滿了淚水。他從糊模的淚光中，緊緊盯住三角臉，也把自己的手抽出來緊緊握住王大勝的兩手。他掉臉去看看那肚子上的腸子，嘆一口氣，又掉臉來看看那土灰色的三角臉，又嘆一口氣，皺緊了兩眉，說道：

「怎麼辦，怎麼辦，唉！嘖……：唉……：」

王大勝的兩頰忽然痙攣起來了，在鼻頭和嘴角兩邊起着幾重彎彎的皺紋，從咬緊的牙齒縫擠出細微然而堅實的一聲：

「唉，弟兄……」便兩眼一挺，昏了過去。

李占魁就那麼抓住他的兩手，眼眶熱熱地。兩顆淚水閃一下光，便滴在王大勝的臉頰上。

月兒也好像看得皺起臉來了，向着一朵烏雲後面躲了進去。留在李占魁眼前的是一片傷心的黑暗。

一九三五，十月。

俘虜們

火球似的太陽高踞在那發紫的天空，透過一片起皺的破白雲，射下幾股強烈的光柱，好像有誰在那上面拿着幾根柱頭那麼粗的電筒在向地上探照似的。白雲趕快就躲開了，太陽的光柱便連成無邊的黃色光波更強烈地照着那通紅斷崖下的一條黃土大路，大路邊的一條彎曲小溪溝就反映着陽光，在閃流着那種耀眼的魚鱗似的波光。

連索不斷的軍隊在這斷崖與水溝之間的大路上向前移動，走得滿路黃塵滾滾，蓋頭蓋腦在陽光下翻騰。

過去不遠，斷崖忽然突出來了，橫伸出壁立的屏障，把前面的一座小鎮遮着。大家於是就在屏障這兒拐彎直向小鎮走去；肩上掛着槍，頭戴黑遮陽軍帽，臉晒得黑

紅的一羣兵士，高興地說着話拐彎過去；一對對担架伙，抬着那用兩根粗竹竿綁一張帆布。帆布上躺着傷兵的担架，一架接一架地抬着拐彎過去；七八個勤務兵，他們在軍帽緣還搭一張濕了水的污黃毛巾，以蔽陽光，押着一些伙子的挑子拐彎過去；一個頭戴金線箍軍帽的軍官，騎着一匹在陽光下更顯得鮮明的白馬拐彎過去；……這拐彎處就晃動着不斷的黑影，在陽光下閃騰着不停的塵霧。

一個十六七歲的小俘虜，被一個高個兒俘虜扶着，向這拐彎處走來了。他那年青的兩頰凸出的瘦臉白得像一張紙，嘴唇也發白；他那左大腿上一個損了骨的槍傷，痛得就像無數針尖刺進心頭，鮮紅的血泉似的從那窟窿湧了出來，映着陽光更顯得鮮明，在大腿上向下流成三四條紅溝，歪歪斜斜地交織在那兒已經變黑了的血跡上。

「哎喲……我的媽呀……」他叫了一聲，立刻咬緊那閃映着陽光的黃牙齒，發抖的兩膝一彎又要蹲下去。他那投在地上的黑影跟着就矮了一段。

在他旁邊扶着他的那高個兒，是一個穿着一件灰土布單軍服，有着兩道粗黑眉毛的漢子。他一驚地皺着兩眉，趕快把兩手用力提住這小俘虜的左腋。不由地喊起來了：

「喂，小金幹嗎？」

立刻，他也停住脚步，一看小金那被陽光照着的臉慘白得可怕，臉額正在滾出大顆大顆的汗水珠，閃着光一顫一顫地向下流。他於是趕快看他的大腿，那大腿上的窟窿正對着陽光鮮紅地湧血。

「喂，走呵走呵！」一個黑紅臉的兵士陳振標，忽然在背後大聲喊起來了。

一個圓臉的場鼻子的兵士張全，伸手就推了高個兒俘虜的背一掌。

扶着小金的高個兒被一掌打得幾乎向前竄了一下，地上的黑影也隨着動一動；但他立刻堅定地站住，圓睜兩眼，豎起兩道粗眉，憤憤地掉臉來看了這推他一掌的兵士一眼，就要破口罵出來；但立刻他就記起自己已是被他們押送的俘虜了，於

是才勉強和緩下來，但還是粗聲地說道：

「你看他哇；已經拖得要死了哇！」

他這麼一說，隨即就又覺得自己雖是俘虜，不見得就是死罪的。

「要死了又怎麼樣？要死了，還是要走走走走走！張全摸着自己肩上掛的步

槍，也挺着塌鼻子圓臉粗聲吼着，同時衝着陽光向前一步。

陳振標趕快伸手一攔，隨即順手拍拍高個兒俘虜的肩頭：

「好了好了，走罷走罷？」

「哎喲……」和陳振標的說話同時，小金好不容易從他那渴得發火的口裏帶着顫聲呻吟起來了。「噫……我實在拖不動了！你們把我——噫……」他咬咬牙，腿痛得向下蹲，他那黑影子又矮了一段。他無可奈何地張着一對張惶的眼睛呆看着：頭上是火燒一般的白熱太陽，而前是反映着陽光的通紅的斷崖，脚下是晒得發燙的黃色沙土。沒有樹。沒有風。他好像覺得全身都被火燃燒得每根汗毛都要炸了似



的。

押着另一個小白臉俘虜的趙班長走上來了，他快到張全的背後時就喊：

「喂，幹嗎在這兒擁着幹嗎的！」

被他押在前面走着的那個小白臉俘虜，也是和那兩個俘虜相同穿着一件灰土布軍軍服。他一手捏着一團白布手巾蒙着鼻尖，冷淡地邊走邊看了小金的大腿傷口一眼，好像並不引起甚麼興趣似的，立刻又昂了頭，踏着自己的黑影就向斷崖的拐彎處開始要拐過去。

「站住！」趙班長立刻吼着跳了起來，他自己躺在地上的黑影也跟着跳一下。「別忙拐彎！」他同時取下掛在自己肩上的步槍來。

小白臉俘虜立刻一楞，站住，傲慢地微微掉過半面臉來，楞眼看了趙班長一眼。在這很快的同時，張全又推了那高個兒俘虜一掌：

「你還要那樣兇幹嗎！」

「算了罷。」陳振標又伸手一攔。

但高個兒俘虜也終於被推得退了一步，連累他身邊扶的小金都跟踉一下。小金那大腿上傷口裏的血更湧出來了，痛得他咬住的牙齒都在磕磕打戰，映着陽光的臉更加慘白，那凸出的兩額還蒙上一層難看的灰沙。

陳振標已注意到了，只見那血沿着那俘虜沒有纏裹腿的光腿流到地上的土裏去，土在陽光下蒸發着熱氣。他於是忍不住碰了碰張全的肘拐：

「呵，你看！」

張全立刻呆了一下，也把眼光向那傷口射去，一見那湧流不止的血，也似乎覺得有些糟，但自己却仍然繃着一付板板的圓臉，塌鼻頭的汗水珠在閃光。

陳振標聽見趙班長的喊聲，趕快轉過身來：

「班長！」他摸了摸肩上的槍說。「那小的一個俘虜血流得很厲害！」

就在這時候，背後大路上連索不斷走來的兵士們伙伙們已經擁着了。伸長着

許多頸子，許多臉互相擠着，衝着一股悶人的熱氣吼起來了：

「喂，別在這兒擋住路吓！」

「喂，幹嗎的！我們要趕進城去辦給養呢！我們的營部已經打進城了呢！」

「喂，讓開呵！」

「喂，讓開呵！」

「……………」

趙班長就立刻擠在張全的前面來了，他很快地從頭到腳端詳了這帶傷的小俘虜一眼，便立刻掉臉來向張全陳振標說道：

「前面就是鎮上了。不過我們退開一步，讓他們先過去了，我們才慢慢把他們押過去。」

立刻拐彎處給讓開了，擁擠着的人們這才又像鑿通了溝的水似地拐一個灣流過去。太陽照着他們的頭，紅色斷崖腳掠着他們的黑影：幾個挑着銅鍋瓢剷之類

的伙仗走過去了；接着是一連串揹着四五支槍的伙子們走過去了；接着又是一羣
肩上掛槍的兵士……

他們六個慢慢地跟着拐過去。小金剛剛被扶着走出這斷崖壁立的屏障，就見
前面不遠便是小鎮，一大堆黑房頂白牆壁的房屋在太陽下閃光。那些黑房頂中間
還伸出幾株濃綠的樹，好像幾個伏在那兒的獸在向大路窺探。連索不斷的兵士們
伙子們直向那小鎮移動，一路黃塵滾滾。他忽然閃出一種快要休息的希望，腿子反
而拖不動了。一朵流走的白雲遮過了太陽，那黑房頂白牆壁的小鎮和一路的人影
都突然陰暗了一下，但隨即又都明亮起來，發着光閃，蒸着汗氣，好像比先前更加刺
眼，更加覺得白熱。熱得好像覺得全身都要爆開來，傷口痛得更加厲害了。

高個兒的俘虜也滿臉流汗，連兩道粗眉都浸得稀濕。他憤憤地舉起手掌來擦
了擦，望了望那撒下火針的太陽，立刻又緊緊扶着小金的左腋走；地上是動着兩團
擠緊的黑影。小白臉俘虜則一手捏着白手巾蒙着鼻尖，走在稍前一步，昂着頭。他的

一團黑影和他們遊離着。太陽的光越明亮，他越加皺緊眉頭感到一種非常的憂鬱。

張全一面走，一面把掛在左肩上的槍支移掛在右肩上，口裏說着話，濺着唾沫星子：

「嚇，這天氣真他媽的好熱呀，那高個兒簡直討厭媽的，當了俘虜他還那麼硬頭硬腦的！」

「別嚷，我們就要到鎮上休息了。——要我才討厭那一個小白臉的傢伙！你看他那樣子那點像丘八！」趙班長走在張全和陳振標稍前一點，也濺着唾沫星子說着，手指了小白臉俘虜的背一下。

張全和陳振標經他這一提，才真確地覺到了，都張開嘴巴順着他的手指看去。只見那小白臉俘虜一面走，一面正把那捏着的一團白布手巾撒開，是很大的一張，映着陽光更顯得白亮，他揩着臉額的汗水之後，就兩手揩在背後，昂着頭。

張全冷笑一下：

「嘻，真氣派！」

小金忽然站住了，對着陽光仰起他那慘白的臉哼了起來：

「嗯……老李渴死了！……」

高個兒老李立刻臉向着他不高興地喊道：

「走呀！媽的！」

小金吃一驚，張開嘴看了他一眼，隨即嘆一口氣：「唉……」

張全立刻就給高個兒的背一掌：

「喂！看見就要到鎮上了！還站住幹嗎？」

高個兒被推得衝着陽光向前竄了一下，心裏立刻憤怒了；但這一竄，收不着，却就肩頭碰着面前走着的小白臉的肩頭，這使他立刻感到一種侷促，覺得這一碰是很糟的。他還來不及掉過頭去瞪那推他的兵士，小白臉已掉過臉來了，瞪着一對眼珠楞楞地看他一眼。他更侷促了，幾乎要忍不住停下來給看一個立正姿式。

「連長」他紅了臉輕聲解釋着。「那是他們推我的」

小白臉忽然心跳一下，憤怒得圓睜兩眼，邊走邊帶着一種嚴厲的輕聲向他責備起來了：

「我叫你不准叫我是——」但他吃驚地把「連長」這兩個字咽住了，因為他從眼角梢發現了那幾個押送的傢伙在看他。他想：「媽的，不要看出我是伍連長才好啊……他們會拿我去報功……說不定會槍斃……」他於是又趕快向高個兒輕聲地然而嚴厲地說下去：

「聽見嗎？唔？叫你不准叫我！」

「你看你看！」趙班長忽然伸出手指指了前面小白臉和高個兒一下。「這傢伙真奇怪！」

「我去問他去！」張全說着，就挺身要向前去。

「嘻，我也去！」陳振標也笑一笑，附和着。

趙班長忽然伸手一攔說道：

「不忙！讓我來！」

小金忽然哭起來了，扁着嘴，嗚嗚嗚地。一面蹲下去，一面哭：

「噯噯……我的媽呀……阿唷，痛呵……」

老李氣憤憤地看了他一眼：

「別那麼娘兒們似的！痛有甚麼辦法？媽的，我已經替你挨了幾下了！」

但他一見小金那臉色在陽光下確是慘白得可怕，兩行淚水不斷地從眼眶湧出，順着兩頰流下。他於是又覺得他很可憐，便心一橫站住了，嘆了一口氣。

「阿唷，痛呵……渴死了呵……媽呀，我的媽呀……」

高踞在那發紫天空的太陽，火球似的，更加無情地烘烤着這蒸騰着汗氣和塵土的大地。小金越大叫，陽光越顯得白熱，在白熱中搖曳着他那顫聲。在每個人的心頭掠過一陣窒息的悶氣。

趙班長也只得叫張全和陳振標一同站着了。他觀察一下面前的地勢，斷崖是走完了，大路已很寬。路兩旁是連綿到很遠的許多黃色麥田。沒有風，無邊的黃麥靜靜地好像兩大張黃氈，太陽的黃光直照那上面，在蒸發着白氣。他便叫高個兒老李把小金扶在麥田邊，免得擋着大路。

「唉，真麻煩！」他憤憤地說。

「哼，簡直是作孽！你這樣的孩子怎麼也來當兵吓！」陳振標也皺一皺眉頭伸手去抓着這小俘虜的另一隻肩膀，防着他倒下去。

「呵，……渴死了！……」小金見別人這麼說他，心裏一動，就更大聲地呻吟起來了。他透過淚水盡力張開眼眶看着面前說話的幾個人，求救似的閃着眼光。滿臉汗水的高個兒老李緊閉着嘴，皺着兩道粗眉，搖一搖頭。

小白臉仍然兩手攢在背後，淡然看看小金，又看着那在大路上不斷走着的零亂軍隊，注意着看是否會被人認出了自己。

忽然一靜，就聽見溪水潺潺的流動聲。

「陳振標！趙班長掉臉過來說：『你把你的盃取下來，叫那個小白臉給他舀點水來好了。』」

張全忽然伸手向陳振標一攔：

「不行！帶槍花是喝得水的麼？喝了水，血會流得更多！那簡直會送他回老家去！」大家都就皺皺眉頭，立刻又沉默了。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

「有布給他把傷口裹裹就好了。」老李自言自語地說。但人們却沒有聽他。大路上走着的兵士們，兩個三個地離開那滾滾的黃塵裏跑過來了，漸漸圍了。一大圈，站着，張開嘴巴看着。火似的太陽就在這許多人頭上烘烤，臉額上都流着汗水。汗水被蒸起一陣白氣，發散着一種強烈的臭味。

伍連長的心又緊起來了，全身都感到一種侷促。他避開這個的眼光，又避開那個的眼光。「唉，該不會有認識我的的罷？」他這麼一想，更加侷促了，好像全身都

裸露在衆人的眼前；頭上的太陽更加明亮，好像把裸露的全身都更加照得清清楚楚。他於是又憂鬱地皺着眉頭，趕快拿起那張白手巾，故意老揩着額上的汗水，遮了臉的一部份，單是從眼角稍留心着那些圍過來的每個人的臉貌。

四周圍着的人們並沒有注意他，都長長地伸着頸子在看小金。小金兩眼一眨一眨地呻吟着，傷口的湧血被陽光映得鮮紅。於是人們七嘴八舌的講起來了：

「呵，不行了！」

「哪，完了！」

「甚麼就完了，大腿上的傷不見得就死人的！」

「但是危險得很呢！」

「唉，這小娃兒！」

趙班長見圍來了這樣多的人，焦燥得皺一皺眉頭，於是也喊了起來：

「唉，停在這兒不行的！」他掉臉來對着小白臉俘虜。一喂，這回你也來扶他一

下別在那兒老看着！

伍連長一驚，拿着手巾的手擱在額上怔了一下。張全立刻搶到他面前來。推他一掌：

「喂，來來來！」

伍連長憤怒了，圓睜兩眼，但隨即無可奈何地嘆一口氣，把臉掉在一邊厭惡地扶起小金來。覺得這種自己在往常隨便可以打罵的部下，現在居然要自己來「服侍」簡直是一種侮辱。他很兇地抓住小金的肩膀，拖着就走。

小金感到非常非常的侷促，侷促得全身都縮緊起來，兩眼惶恐地望着伍連長，連大腿的傷口痛得很厲害都不取叫出來。只是咬緊那閃着陽光的牙齒。眼前的太陽好像只是在昏亂地跳動。

扶在左邊的老李也感到一種非常的侷促，同時帶着一種憐憫的眼光偷看一下伍連長，好像覺得：「唉，想不到今天連長竟落難了！」

小金一直咬牙忍耐着，到了通通關門閉戶的鎮口，終於忍耐不住了。兩耳嗡的一聲，兩眼一黑，他嚇得才叫出半聲就昏了過去。伍連長忽然放了手。老李趕快就把將小金抱住。

這時候，大家才注意到小金的傷口的血流得更湧猛。許多兵士正不斷地在鎮口進出。鎮街起着哄熱的喧嚷。大家於是只得把小金就在鎮口左邊一家也是關着門板的店前，有着屋簷陰影的階沿上躺一會，他又才慢慢呻吟着睜開兩隻恐怖的網滿血絲的眼來。

「好了好了！」趙班長一面從肩上卸下槍支來，伸手揩着臉上的汗水，一面說。「媽的，今天真拖夠了！索性坐下來休息他媽一下再說。——喂，張全，你在火線上搜得的幾包煙呢？拿出來哇！」

「好的，可是沒有火呀！」張全卸下槍支，伸手進口袋裏摸出一包紅邊紙包的「哈德門」香烟來。「陳振標！你去要一個火來好嗎？」

陳振標接過一支烟，把掛在左肩上的槍支移掛在右肩上，便走進閃着陽光的街心，跑去了。

張全遞給趙班長一支烟，掉過臉來，見坐在小金左邊的高個兒俘虜在骨碌着一對眼睛看他，舌尖舐了舐嘴唇。

「好了好了，也給你一支。」他取出一支紙烟來，就向高個兒面前甩去，落在高個兒的脚前。「媽的，回頭把烟抽了要好好走吓——媽的，也給你一支！」他說着，又給小白臉俘虜甩一支去，一條白的光一射，就落在小白臉的脚邊。他看見高個兒遲疑地看一下，伸手拾起那支烟。但小白臉却一動也不動老坐在階沿，兩肘撐住在兩膝蓋，兩掌捧着垂下的頭臉，眼睛向紙烟看也不看。

「媽的，不要算雞巴！」張全憤憤地把那支烟拾起來了。「喂，我問你——」他一脚踏在階沿，一手捧着下巴支在膝蓋上，偏着臉就問。

小白臉却把臉掉開去。

就在這一剎那，在那不斷的向着鎮街走來的人流中，在陽光下的滾滾黃塵中，王連長騎着一匹黃馬出現了，老遠就看見階沿邊的五個人，他使用鞭梢指着喊：

「趙班長！你們幹嗎在這兒休息！」

大家都一驚。

趙班長慌忙把紙烟塞進袋裏，立刻轉過身來，筆直地立正，答道：

「報告連長！那帶傷的一個俘虜流血流得很厲害！」

「流得很厲害！」王連長在馬上憤憤地把鞭子呼的一揮，嚇得馬頭一揚，把前兩腳一提直立起來了一下。王連長嚇得臉發白趕快用發抖的手指拉緊轡頭，但還是裝作鎮靜說下去：「不行！流得很厲害還是要拖着走！不能在路上耽擱！」他兩腳跟把黃馬肚皮一夾，便昂着頭離開人流直向階沿逼來。

張全叫老李趕快把小金扶着站起來。老李着急地看了看那湧流不止的血，覺得有一塊布裏裏就好了。

伍連長又着急起來了，他皺着兩眉，恐怖地望了那陽光下騎馬前來的王連長一眼，趕快又垂下頭想：「唉，不要認出我才好呵！」

「喂，幹嗎那個俘虜還不站起來！」

張全便伸手給小白臉的肩頭一掌：

「聽見哇？連長在講話！叫你站起來。」

伍連長被這一掌打得向旁偏了一下，立刻又感到非常的侮辱，圓睜兩眼憤憤的想道：「媽的，你是甚麼東西！老子也是連長呵！」但立刻也就覺得自己究竟是俘虜了，終於嘆一口氣，站起來，像從前下操時抱刀式地把兩手五指扣五指地抱在小腹前，昂着頭，藐視地斜看了張全一眼。但立刻他又覺得這姿式太露了自己是連長，於是又苦惱地皺着兩眉，立刻把兩手攢在背後。

王連長勒着轡頭，挺着頸根，昂着頭，覺得自己這騎在馬上的姿式很滿意，很像旅長在閱兵時的態度，他於是興奮地掃了面前的三個俘虜一眼。眼光一掃到那小

白臉俘虜的臉上；小白臉趕快順下眼睛，微低下頭，胸脯挺出，小腹收進，是一個標準的立正姿式。王連長的腦子裏立刻起一種感觸，覺得這樣子很出衆，於是兩眼也隨着睜大了，特別注意看了他三四秒鐘。

陳振標從街那頭跑來了，一見王連長，趕快把手上捏着的一個烟屁股丟在那閃着陽光的地上，烟屁股在繚繞起一股青烟。

王連長立刻在馬上扭轉身來了，拿着鞭梢一指，怒瞪一對眼珠喝道：

「叫你押俘虜！你在幹甚麼？」他立刻一翻身，跳下馬。向陳振標面前逼來。

陳振標嚇得臉色發白，趕快踏着烟屁股，筆直地立正。陽光直晒着他那戴有軍帽的頭頂。

在街上走着的許多兵士都忽然在陽光下站着，呆看着。

「你跑到哪去來呀？」王連長昂着頭，偏着臉問，右手舉起鞭子來對着陳振標的頭揚了一下。

陳振標立刻縮緊頭皮，知道這一鞭子是不能免的，只得端正地不動等着。果然拍的一聲，鞭子在肩頭響了一下。陳振標只是上身震得輕微動一動，仍然筆直地立正。

「叫你押俘虜你……」王連長又舉起鞭子。

趙班長和張全都緊張地望着王連長。街上站着看的兵士們也都緊張地望着王連長。王連長忽然掉過臉來向那些站着看的兵士們喊起來了：

「你們站着幹甚麼！有甚麼看的！」

兵士們才又在陽光下零亂地各自走起來了。

一個麻臉的勤務兵忽然跑來了，喘着氣，站在王連長的旁邊，立正，等王連長向陳振標的身上打了一鞭子，才匆忙說道：

「報告連長！營長請你講話。」

「營長在甚麼地方？」

勤務兵伸手一指：

『營長在那邊一家店子裏，正在吃飯。』

王連長於是用鞭梢指着趙班長：

『趙班長！馬上把這些俘虜給我押走！不能再耽擱！聽見哇？』

『聽見了！』趙班長趕快做一個立正姿式。

小金腿上的血湧着流着，痛得更加厲害了。他咬牙忍着，但終於忍不住了，突然蹲了下去，『哎呀……』叫了一聲。

王連長掉過臉來。趙班長張全陳振標也都掉過臉來。

立刻是一片火熱的靜。小金臉越變越慘白，牙齒不斷地咬得咋咋響，血直是泉一般地湧着。老李的兩手緊緊摟着他的腰。

王連長沒有說甚麼。立刻拉着馬轡頭，脚尖踏着馬蹬。一跳就騎上馬背向街心跑去。

大家一直望着他那在陽光下昂着的頭，挺直的背影，在那邊拐彎處消失了，才深深地透出一口氣。

陳振標伸手摸着痛辣辣的肩頭，嘟着嘴向蔭影的階沿走來，口裏濺着唾沫星子說了一聲：

「媽的」隨即沉着臉。

張全帶着一種抱歉的臉相拍拍他的肩頭：

「老弟，對不住！」隨即他就掉過頭來伸一根指頭指着小金。「媽的，都是因為他要不在這裏耽擱的話……」

趙班長把槍托在階沿邊上一蹶：

「好了好了，別再耽擱了，走！」

「走走走媽的！」張全就伸手推老李的肩頭一下。

老李皺着眉頭看了看小金。小金的兩眼恐怖地張着，口裏在不斷的呻吟，剛剛

移一步，馬上就大叫起來：

「哎喲……我的媽呀……」鮮紅的血湧着流着，在那腿上變紫的血跡上交織着。

老李覺得非想個辦法給他把傷口裹起來不可了。他想：「前面的路還長着呢！可惜我們打仗的時候沒有纏裹腿，打掉了！現在除了身上的一件單軍服和褲子就沒有一片布真糟！」他一抬頭却就呆住了，因為他看見旁邊站着的伍連長，正一手拿着一團白布手巾不動地擱在額頭上。「我是不是好給他要來？」他腦子裏忽然這麼閃動一下。

「走呵！」趙班長喊。

「喂，呆着幹嗎？」張全也催着喊。

「但是，他是連長，我怎麼好向他要？」老李這麼想着，趕快一驚地答道：

「路還長哇！他這傷口不裹裹不行的！」

張全又伸手推他的肩頭一下：

「誰耐煩等你裏走呵！」

小金却大聲哭起來了；

「呵啲……你們做做好事呀！裏一裏呀……」

趙班長皺着眉頭憤憤的說：

「好了好了，趕快給他裹起罷！」

老李又呆着了：「是的，爲了一個弟兄的傷，他連長大概總該會答允罷？」他忽然想起大家都是俘虜，這才勇敢起來了。於是就向伍連長身邊移進一步，但他立刻心一跳，自己却又趕快把要說出的話縮着。

張全於是又大聲吼道：

「喂，你在幹甚麼？」

「報告連長！」老李終於喊出來了，同時還做一個立正式。

伍連長大吃一驚，急得不敢掉過頭來，他想這幾個押送的兵士一定已聽見了，立刻氣得滿臉脹紅，紅到耳根。但他只裝着沒聽見，仍然把拿着手巾的手遮着臉額。

張全立刻很詫異，張開嘴巴望着面前的小白臉。趙班長和陳振標也走到小白臉面前了，也都把嘴巴張了開來，詫異地望着，都在眼睛裏起着一個緊張的疑問：

「啊？他是連長？」

老李見伍連長沒有動，以為他沒有聽見，於是又鼓着勇氣說道：

「報告連長！小金的傷口很厲害，請把連長的手巾給他裹裹……」

伍連長又不動地楞了一下，臉由紅變青。隨即很兇地掉過臉來，圓睜兩眼咆哮起來了：

「報告連長！報告連長！你喊魂啦！手巾！我給你的手巾！」他手一揚就給老李一個耳光，打得吧的一聲。老李踉蹌退一步，立刻又筆挺地立正。

趙班長張全陳振標都立刻憤慨起來了，都覺得：「你是連長算甚麼？你們都同

是俘虜，幹嗎能夠打他？」張全脹紅圓臉搶先上前一步喝道：

「媽的，人家問你要手巾，你不拿就是了，幹嗎你動手打他？」

陳振標也搶前一步，怒瞪一對眼珠，伸手推了伍連長一下：

「媽的，你是連長麼？你這種人原來也有這一天！」

趙班長站在他兩個的前面來了，直逼着伍連長喊：

「我早就看你不像一個丘八。你是第幾連的連長？」

「手巾！伍連長只是臉向張全吼着。『手巾是我的！』

張全伸一根指頭指着他的鼻尖：

「媽的，你的槍傷要緊，還是手巾要緊？」

「不要鬧！」趙班長把鎗托在地上一蹶。

進出着鎗口的兵士們又圍過來了，站着，張着嘴巴呆看。但隨即人圈子的後一層騷動了：有一個兵士說：

「王連長來了！」

人圈子於是散開了。立刻現出右手拿着馬鞭的王連長在陽光下走來。老遠他就把鞭子一揮。喝道：

「你們在鬧甚麼？」他背後還跟來一個麻臉的勤務兵。

趙班長和張全和陳振標都立刻感到一種緊張，意識裏在暗暗希望着王連長來懲治一下這傢伙。趙班長上前一步，立正說：

「報告連長！這一個俘虜是連長！」他伸一根指頭指了指伍連長一下。

王連長的兩眼立刻發光了。「呵，原來我們俘虜了一個連長，那要報功去！」他腦子很快閃起這樣一個念頭。同時也就記起：「不錯，我先前看見他時，就很疑心他的一切動作都是上等人的舉動。」他於是揩着兩手在背後，右手拿着的鞭梢敲打着自己那纏緊裹腿的腿肚，挺着頸根，偏着臉，把面前的俘虜連長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眼，嚴厲的問了：

「你是哪師的？」

伍連長的兩眼恐怖地看着王連長掛在肚前軍服銅鈕子前的一支烏黑的小手槍。他遲疑着。但隨即想到既已戳穿了，就索性大胆地說罷。他於是抬起臉來，筆挺地做一個立正姿式，和聲地回答：

「連長！我是江防軍獨立旅三團三營十二連的。」

王連長覺得他這講話的聲音和立正的姿式很滿意，心裏忽然感到一種憐憫，好像覺得：「想不到一個連長被俘虜了竟是這麼一付落難的樣子！」他於是把口氣和緩下來：

「你怎麼是穿的兵軍服？」

「這是我在上火線的時候臨時穿的，連長！」伍連長又把胸口向前微挺一下，做一個立正姿式。他覺得面前的這連長並不如想像中的可怕，倒似乎好說話的樣子。接着他的腦子裏就忽然來了一種念頭：「既然已戳穿了，我就索性要求一種軍

官俘虜的待遇罷，和這般東西們在一塊簡直是侮辱！」他於是就恭敬地說起來了。

「報告連長！你們要把我怎樣就請把我怎樣了罷！」他說了這句話時自己也吃一驚，心咚咚的跳一下。「我在這裏和他們押在一塊，簡直是——剛才的情形連長是看見了的。」他帶着一種慘傷的心情把最後的一句話說出來，立刻就順下眼睛去。

「報告連長！」張全站得筆直搶着說。「那是那個傷兵的血流得很厲害，那個問他要手巾——」

王連長忽然鼓出兩眼瞪他一下，打斷他的話：

「你不要講話！」隨即掉過臉來望着趙班長。

趙班長趕快把胸口一挺做一個立正姿式。把剛才的情形報告一遍。

王連長於是又挺着頸根，偏着臉，向面前的幾個人掃一眼：從張全那憤憤的圓臉掃到陳振標那嘟着嘴的黑紅臉，又從高個兒那豎着粗眉的臉再掃到伍連長那

小白臉。這臉是憂鬱地皺着兩眉，於是更顯得這不容於衆的一種英雄落魄的可憐相。停了一會，他就轉臉來向背後的麻臉勤務兵說道：

「你把這俘虜帶到連上去。叫特務長把他安個地方，派一個衛兵。聽見哇？」

勤務兵趕快筆直地把胸口一挺做一個立正姿式：

「聽見了。」立刻上前一步，把伍連長從陰影的階沿帶到閃着金黃陽光的街心走去。

「勤務兵！」王連長忽然又大聲地把他兩個喊住。

「聽着：回頭吃飯的時候，叫特務長也給他一份罷。聽見哇！」

「聽見了。」勤務兵答了一聲，又才押着伍連長走去。

王連長掉過臉來向趙班長嚴厲地說道：

「我剛才叫你們不能再耽擱，幹嗎老在這兒耽擱呀？」

「報告連長，」趙班長一面端正地回答，一面伸出一根指頭指着小金。「剛才

部下已給連長報告過，是因爲他的血流得很厲害！」

王連長立刻知道自己這問話是多餘的，臉紅了。隨即覺得衆人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的臉似的，於是憤怒了，圓睜兩眼把鞭子舉了起來喊道：

「流得很厲害！難道我不曉得！要你再說！現在馬上給我帶去！流得很厲害也給我帶去！不是東西！」

他一轉身，就挺着頸根，昂着頭，右手甩動着鞭子在街心的陽光下走去。

趙班長和張全和陳振標見他走了，三個互相看一眼，都不期然而然地濺着

唾沫星子說道：

「說我的鷄巴！」

一九三六，四月。

紅 丸

快走到科長的門口了，在胸前抱着一鑊紅丸的楊傳達就故意把脚步放慢兩步，縮在吳巡長的背後，忍不住又看鑊口一眼，只見鑊裏的那些紅丸簡直紅得閃光。「唉唉，」他瞪了吳巡長的背一眼，想：「往常都是由我一個人送進來的，媽的，你今天却要催着一道送進來！只讓你揩油，就不讓我……」

吳巡長掉過頭來看他一眼；他就更加兩手抱緊鑊底，昂着頭，好像說：「哪，你看，我是多麼規矩的。」很快的一刹那吳巡長就回過頭去了，筆直地站在科長的門口，隔着垂直的布簾脫下有遮陽的制帽來。楊傳達立刻又全身都緊張了，好像發了熱，「我倒莫如趁這時候抓它一把……」他呼吸迫促地想着，立刻就把右手伸進鑊口去。吳巡長却又掉過頭來了。

「啊呀！我當是東洋貨呢！」楊傳達趕快自言自語地說，只拈了一顆紅丸出來，湊在眼前看看，笑一笑，依然又擲進罈口裏去。

吳巡長也會心地笑一笑，趕快兩腳後跟一靠，喊道：

「報告！」

王科長正伏在一張辦公桌上，借着窗口透進來的一片天光，提着筆在起稿。

「可以。」他把筆一停，答道，扭轉頭來一看，只見就在自己的背後，吳巡長正一手拉開門簾，楊傳達抱着一個罈子走了進來。

「報告科長，剛剛在河邊上查着一罈紅丸。」吳巡長筆直地站着說，隨即就把右手捏着的帽子照着規矩夾在左腋下，讓空着的雙手捧着一封信端正地送到王科長的手上。「這是在罈子裏查出來的，科長！人已經帶來了，關在拘留所，我就去寫報告單來……」他說完，避開王科長的眼光，就想趕快走開去。

張科員也走過來了，站在罈子邊。局長的胖臉聽差也走來了，站在門外邊，細着

兩眼盯住鑊子。李督察員也走來了，隔門伸進半個胖臉來。

王科長把鼻尖湊到鑊口，裏面果然紅通通地紅豆似的裝了大半鑊紅丸；紅丸在閃光，於是所有人們的眼睛都閃光。王科長從鼻孔裏冷笑一下又看了吳巡長一眼，然後站起來偏着臉說道：

「就是這大半鑊？」

「是的，報告科長，」吳巡長趕快又把胸口一挺做一個立正姿式，隨即又躲開王科長那看透一切的眼光，把自己的兩眼順下去，說道：「我寫報告去。」心就別別別的跳着，好像覺得全身的祕密都裸露在衆人的眼前，臉，耳根，登時熱了起來。好容易才聽見王科長說了一聲：

「去罷。」他才好像得到大赦一般。趕快又做一個立正姿式。向後轉，暗暗伸一下舌頭走了出去。

「站住，」王科長忽然偏着臉向那剛要轉身的楊傳達喊道。

楊傳達趕快兩腳後跟一碰，筆直地立正，不在乎地看着王科長的嘴唇。「看，我
是很乾淨的。」他想。

「喂，爲甚麼這鑊子沒有封口的？」王科長楞着兩眼說道。「我從前就給你們
說過，凡是查着的東西，不能擺在傳達處，應該馬上就送進來！」

「報告科長，今天是馬上就送進來的。」楊傳達毫不遲疑的說，臉上立刻現出
受了委屈的不高興神氣。「媽的，要撈不成我們就大家都撈不成！」他這麼一想，立
刻便接着說道：「這鑊子，吳巡長送來的時候就是沒有封口的！哪裏曉得他是怎樣
的科長！聽說他們查着這鑊紅丸的時候，法院的法警也在場，這回恐怕是只好送法
院的科長！」他又把胸口一挺做一個立正姿式。

「哼，誰叫你講這許多費話！」王科長把兩眼一挺說。「去罷！」

楊傳達一肚子的委屈，嘟着嘴唇就走出房門來了；局長的聽差向他微笑地擠
一擠眼睛，便笑嘻嘻地向局長的房間跑去，他一面跑，一面想：「哪，今天又有一鑊了，

我得趕快向局長講去，嘻嘻！」

「他們一定已經揩了油的！」張科員輕輕冷笑的說，一彎腰，眼睛湊到罅口。
「你看這罅子裏面的痕跡都還在。」

「這傳達真是越來越不像樣！」王科長憤憤的說，心裏很抱怨那天叫李督察員拿去賣的那一包，不該讓楊傳達撞見。於是他暗暗瞪了李督察員一眼。

「不錯。這傳達真也越來越不像樣！」張科員慢吞吞的說，伸手就去抓一大把紅丸起來，但五個瘦指頭箍不緊，立刻滴滴打打地落了幾十顆在地板上。

「又查到一罅紅丸嗎？」鄭局長的聲音突然在窗口出現了，大家都怔了一下。

張科員趕快就把手上捏的紅丸送進罅口去，却見王科長已很快的轉過身去，臉對着出現在窗口外鄭局長那灰白的圓臉，這倒把鄭局長的視線遮住了。李督察員於是乘勢向張科員搖搖頭，擠一擠眼睛，把嘴唇尖起指一指門外。張科員便一翻身，捏定手上的紅丸，同李督察員一道出去了。

「是的，查着了一罐紅丸。」王科長微笑地向着鄭局長的灰白圓臉答道。「不，不……只有半罐。哪，就是這，說是法院已經知道了的……」他把指頭向着罐口一指。

「噢！」鄭局長皺一皺眉頭，口裏一股濃濃的烟氣衝進窗口裏來，臉更湊進窗口一點，順着王科長的指頭看了罐口一眼。「那麼，就送法院去罷。」他的頭在窗口一轉，就宏亮地在喉管底裏咳一聲走去了。

「科長，這罐子是不是抬進那角落去一點？」

王科長掉回頭一看，却見是局長的聽差嘴角笑嘻嘻地站在罐子旁邊。他點點頭，局長的聽差便兩手提着罐口送到辦公桌那面的一個椅子下面去。他見王科長已伏在桌上，提起筆在起稿，他便順手伸到罐子裏抓了一把，塞進袋子裏去。王科長却從眼角梢發現了，「這真不成體統！」他憤怒的想，拿着筆的手指都氣得抖戰起來，頓時便把兩眼一挺；但立刻他就記起這是局長從家鄉帶來的聽差，那衝上來的

氣便又和緩下去了，單是把臉一偏，從鼻孔發出來一聲：

「哼！」

局長的聽差大吃一驚，臉紅起來：

「啊呀！這地上好多紅丸！」他趕快避開王科長的眼光，自言自語地說，彎腰就去拾那地上的紅丸。他剛剛才拾了四五顆的光景，却發現面前居然也有一隻手在拾紅丸了，仰臉一看，那正是科裏的瘦臉聽差，於是兩個立刻競爭起來了，四隻手爪立刻就像鷄啄米似的活動起來，爲得搶拾掉腳邊的一顆紅丸，兩個俯着的頭對碰了一下。

「給我走開罷！」王科長憤憤地向着科裏的聽差咆哮道；眼睛斜瞟了局長的聽差一眼。「走開！我要辦公！」

兩個都一驚地站直起來，點着脚尖，側着身子，輕輕地然而很快地走，在門口擠撞了一下，跑出來了。一跑出門，科裏的聽差一把就抓住局長的聽差的袋子說道：

「哈，你抓了那樣多！」

「誰叫你不拿？」局長的聽差臉脹紅，噴着唾沫星子說。「那東西擺在你們房間裏，你都不曉得去拿？」他脫開他的手，捏緊自己的袋子轉身就跑了出去，剛剛跑過督察處的門口兩三丈遠，突然被楊傳達一手就把他攔住，他氣呼呼地只把袋子捏得更緊；楊傳達倒被提醒了，伸手就去捏捏他的袋子；「呵！」他說。

科裏的聽差見局長的聽差跑開的時候，跟着就追去，剛剛在督察處門口被斜刺裏出來的甚麼一碰，胸口撞了一下，同時還聽見甚麼東西碰到地上嘩啦一聲。他發昏地定睛一看，只得趕快直直地垂着雙手了，害怕得嘴唇都發了白。而前是剛跨出督察處門檻的張科員和李督察員，地上是碰落下去的一個一尺見方的小鐵箱。

「你在幹甚麼呀？！你這慌慌張張……」張科員臉發青地喊道，同時瞪了一眼，李督察員也憤憤的彎腰去拾那小鐵箱。

科裏的聽差側着身子見他兩個向着科長的房間走去了，才深深地透出一口

氣來。肚子裏暗暗的罵道：『媽的！』立刻他就看見兩三丈遠的楊傳達已放開了局長的聽差，在向他圓睜着一對眼睛，眼睛下張開着一張圓圓的嘴巴，意思大概是問：『他們是去做那嗎？』他便憤憤的向着楊傳達走去，一面走，一面點點頭，同時還伸出兩手的指頭做一做鐵箱的樣式。楊傳達立刻全身都緊張了，兩眼慌亂起來。連忙轉身就跑回傳達室拿吳巡長的報告單去，左肩在門框邊碰了一下。

『科長！』張科員走到王科長的辦公桌前，先向他背後的李督察員伸了一下舌頭，然後兩手伏在桌角，微彎了腰，臉笑嘻嘻地說道。

王科長右手停着筆，微微仰起臉來，皺着眉頭。

『科長，』張科員又笑了笑說。『那鑼東西……送了法院……倒白便宜了他們……』他一面說，一面見王科長的眉頭越皺越緊，自己的臉馬上也就發熱起來，好像覺得連耳根都紅透，於是不高興的想道：『這其實並不是爲我，而是爲了你打算的！』他這麼一想，胆子倒壯了，一口氣就說了下去：『我們想，科長倒不妨還是弄』

它一點起來，反正……」他屏着呼吸，笑嘻嘻地睜細着一對眼睛看着王科長的眼睛。

王科長慢慢把筆放下，臉和腰一同伸直起來，兩眼一睜一睜地盯着張科員的眼睛。「討厭！你這一隻豬一樣的眼睛！哼，你又來拖我下水……」但他的腦子裏立刻却又轉了灣。「拿嗎不拿？」他擎起右手五指來就抓了一通頭皮。之後，他閃着兩眼向那角落的鑊子盯一盯，拿起筆來依然又埋頭起他的稿。

「不過，下次可不行的！」他兩眼盯着自己手上的毛筆尖，輕聲地然而嚴厲地說。

張科員立刻透出一口氣來，笑一笑，拉臉來向李督察員尖起嘴指一指；李督察員的胖臉也立刻笑了，打開小鐵箱便爬向那椅子下面的鑊子去。

「喂！」王科長忽然吃驚地輕叫一聲，立刻注意地偏着臉豎起耳朵聽着門簾外。李督察員兩手爬在鑊口上，胖臉上好像走了油。張科員則向前伸着兩隻手，嘴巴

張得大大的合不攏來，房間裏立刻變成一片緊張的沉默，沉默得好像可以聽出三顆跳動的心。

外面又似乎沒有甚麼腳步聲，大家才深深透出一口氣。

『不要幹罷！』王科長吐出一口氣想。『不，不，既然擔心過了，停止了又殊覺不值！』他於是又埋下頭去起稿。

李督察員張開嘴巴看了張科員一眼；張科員向他點點頭；他於是又趕快伸手到鑷子去，一把又一把的抓進小鐵箱。小鐵箱好像故意不瞞人似的特別清脆起來，紅丸落進去只聽見滴滴打打的發響。

『糟，這樣響！』張科員皺皺眉頭說，聲音好像在發抖。

門外邊的楊傳達屏着呼吸越聽越緊張了，全身全靈魂都被那聲音吸引了去，他慌張地脫下帽子，便揭開門簾走了進來。房間裏的三個人都一下子僵了。但很快的一剎那，王科長掉頭見是楊傳達，便聳身跳了起來，把筆向地上一丟，擋在楊傳達

的前面。他看見楊傳達的嘴唇發白。

「哼！這成甚麼體統！」他一面臉青地吼着；一面心慌如麻地想着背後的張科員和李督察員，生怕就被楊傳達看見。「混蛋！『報告』都不喊就進來了！哼！你要幹甚麼你……『報告』都……哼？」

楊傳達嚇得倒退一步，僵了。但經這一嚇，倒渾身都嚇清醒了。「我在幹些甚麼呢？我怎麼連『報告』都忘了喊？」他責備自己地想，趕快退出門檻外，筆挺地站住，慌忙伸出雙手把報告單連帽子一同捧在王科長的胸前。

「報告科長！」他聲音抖着說。「我是送報告單進來。報告科長，錯了！」他又把手上捧的帽子和報告單更伸前一些。

「哼，錯了！報告單！報告單！把報告單給我！」王科長吼着，劈手就把楊傳達手上的東西奪了下來。同時挺出兩眼死盯住楊傳達的眼睛，生怕他就向自己的背後看一眼。「哼，報告單！報告單！你簡直目無長官！」

楊傳達大吃一驚，見王科長奪去的不是報告單，而是帽子，嚇得全身汗毛都根根倒豎起來，「啊呀！又做錯了！我怎麼又忘了照規矩把帽子先夾在左腋下。再遞報告單給他？糟，糟，糟，他把帽子拿去了，說不定會弄到開革！」他這麼昏亂的想着，兩眼更慌張了，竭力屏着呼吸，眼珠隨着王科長在胸前搖動着的帽子慌張地轉動。

「嚇，背後的兩個人要被牠看見的！」王科長肚裏暗暗着急的想，口裏却厲聲地吼道：

「你簡直目無長官！哼，你還看着幹甚麼！你已經把報告單交把我了，還看着幹甚麼？混蛋！」他聽見張科員走到身旁來了，楊傳達的眼珠就向那方動了一下，他便把身子橫橫一移又擋住他的眼光。「張科員」他趕忙掉過半面臉去一面喊道，一面就把手上拿着的帽子向着張科員遞過去。「哪，把這報告單拿去登記起來！」

張科員怔一下，想要說「拿錯了」却又不肯說出來，單是嘴唇動兩動，手要伸不伸地動一下。王科長立刻臉通紅了，因為他也已看清了自己手上拿錯的是甚麼

東西，立刻怒得兩眼圓睜，手一揮，就憤憤的把帽子向着門簾縫外丟了出去。

「哼，你在幹些甚麼！」他頓着脚吼道，唾沫星子都濺到楊傳達的鼻尖上。「你幹嗎把帽子送到我手裏來了？你發昏了嗎？你簡直目無長官！你是甚麼東西？」

楊傳達又嚇得倒退一步，趕快答道：

「報告科長錯了！」同時用發抖的手指把報告單送到王科長的胸前。

「哼，錯了！」王科長吼着，又劈手把報告單奪了下來，這回他生怕又鬧笑話，趕快看看自己的手上是否真是報告單；一看，手上真也是報告單。但同時也記起自己背後鏤子邊還爬着李督察員。

「去罷！等一會再給你說！」他看見楊傳達的臉色慘變，覺得很痛快，但立刻却又吃驚了，想起了一些可怕的事，比如楊傳達會去造謠之類，他於是趕快加添道：「聽清楚了罷，去給我準備好，馬上就開庭！哼，昏蛋！」

「是！」楊傳達這才放心地透出一口氣來答道，恭敬地把胸口一挺，然後向後

轉，走出門簾去。他看見科裏的聽差還站在那兒，兩個就不期然而然地對伸了一下紅舌頭。

王科長憤憤地轉身，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

張科員和李督察員也不期然而然地對伸了一下紅舌頭。

一九三六，二月。

三等車上

戴着黑遮陽呢帽的電車夫，兩手抓着車頭的黃銅把手搖了一圈的時候，旁邊忽然送來一聲：

「喂，請開開門吓！」

他掉頭一看，在許多店面開始向他後退的一閃中，立刻看見一個穿灰布長袍的三角臉，兩手緊緊抓住門邊的鐵條，蒼白着臉色在向他點頭。

「後面還有車子！」在電車飛速地進行中，他厲聲地說了，依然又把頭掉回去望着前面，但他的臉一驚，立刻刷白了，嘴唇也烏了一下，看看前面一輛飛似的黑亮汽車離一丈遠就要冲上車頭來，他便把銅把手劈手一搖，嚙匆一聲，電車立刻一抖地停住，他才好像恢復活氣一般伸出一根指頭指着面前的汽車夫。

「猪獠瞎了你的眼睛啦！」他吼道，頭探出車外，挺着一對眼珠。

「猪獠！」那汽車夫也回罵一聲，抓住車盤一扭，汽車一偏側便滑過電車頭不見了。

「喂，請開開吓！」鐵門邊的三角臉又說一聲，同時伸一隻手搖得鐵門嘩啦啦響。

電車夫烏白着嘴唇掉過頭來咆哮了。但他手一扳，鐵門便一摺地開了。當三角臉進了車廂的時候，他的臉皮還是一片蒼白，於是又抓着銅把手劈手一搖，憤憤地向前沖去。等到轉了彎，看見街心的男男女女們跌跌撞撞地向兩邊躲開的時候，他才深深地吐出一口氣來，右脚尖點着鈴杵，膝關節便向下一彎一彎地……

「噹噹噹……噹噹噹噹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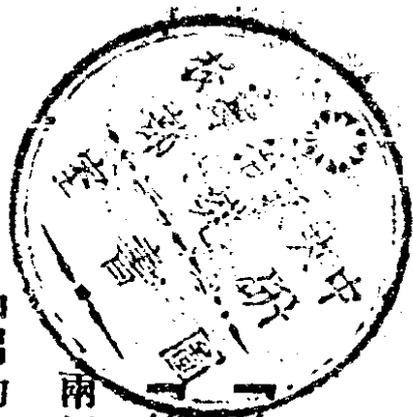
三角臉嘟嘟着嘴唇踏進那長方盒子似的車廂，他那在門外邊懸空地吊了一會兒的腳還在發抖，見車廂里只有一個穿着脫了兩個鈕扣的外套的賣票人，便跌

跌撞撞地坐到靠門邊的座頭上，立刻掏出十四個銅板來放在賣票人伸出的掌裏。但賣票人只向他微笑地擠擠眼，却把兩手交叉地抱在胸前在他的對面坐下了。等到過了兩站，賣票人才給他一張票子，他一看是十二分，便記起剛才電車夫咆哮的臉色，他於是感到一種要報復似地，眨着眼睛就抬起臉來了。

「謝謝儂！」賣票人微笑地說一聲，同時又向他擠擠眼。

他終於也會心地微笑了，立刻大膽了起來，把脊梁靠住那有着「三等」字樣的玻璃窗，提起還在有點抖的右脚來，長長地擺在座位上，才舒服地挺出着頸項，嘴巴一聳：「嚇——咳——呸！」一塊濃綠的痰塊便飛到地板上。

車子一停，七八個人，一擠地擁上來了。最先是一個穿學生裝的長子，和一個戴呢帽的胖子擁到門邊。長子搶着伸一隻腳進來，胖子也搶着伸一隻腳進來。於是兩隻腳——皮鞋一絨鞋——都齊斬地擺在門檻邊，兩個肩膀擠肩膀地就在門當中被夾着了，兩個——一胖一瘦——的臉都同時脹紅起來。



「擠甚麼！」胖子說。

「擠甚麼！」長子說。

兩個便互相鼻尖碰鼻尖地恨恨地看一眼。還是長子靈活，拐着手拐子在胖子凸出的肚皮上一點，他便肉彈子似地脫開門框跳進來了，搶前一步，就跑到靠里的座頭，當他把脊梁軟癱地靠着那掛着價目表的板壁的時候，脹紅的臉皮才回復黃色。

胖子恨恨地看他一眼，也在他對面靠壁的座頭軟癱地坐下了。他彎着臃腫的腰，伸手到棉袍裏很命地掏着銅板的時候，鼻孔里面還在呼哈呼哈地出着粗氣。

第三個是在鼻尖上架着蛋圓眼鏡的老頭子，他的頭向下一點一點地咳嗽着，踏進來，想坐到靠右邊，好看窗外的店面，他咳得頭一點，却看見面前的座位上長長地橫躺着一隻脚，他便把眼珠從眼鏡上緣外瞪起來了，終於鄙夷地向三角臉瞟一下，退過來在對面也是靠玻璃窗的座位上坐下了，立刻伸兩根指頭夾着紅鼻尖，擠



出一把清涕來，甩在地板上的口痰旁邊，收回手來在門的邊緣上一抹，那剩在指頭上的一片清涕便亮晶晶地移到門邊上。

隨着進來的是兩個在後腦上有着髮髻的老太婆，中間夾着一個剪了頭髮的女人，那女人的耳朵下正搖擺着一對長長的綠色的東西，身上穿的是一件矮領的短旗袍。他們三個一看見座位上橫躺着一隻腳，也趕快拐着小腳兒逃開，一排地在老頭子與長子之間坐下去。

最後是兩個人一跳地搶進來了。跑在前面的是矮子，頭髮亂蓬蓬地，一進門，眼睛便閃閃爍爍地發光，好像飛似地一跳就坐在胖子與三角臉之間，屁股恰恰靠進三角臉的鞋底——鞋底是一片泥。他便眨着眼睛盯了三角臉一下，又盯一下鞋底，但鞋底並沒有動的意思，他的鼻頭便一張一張地氣在粗起來了。其時跟着他搶進來的一個歪戴打鳥帽，穿着長袍式綠色雨衣的漢子，已走到矮子與胖子之間，轉身就要把屁股塞下去，但他忽然眉頭一揚，走到橫躺着一隻腳的座位面前了。

「腳放下來！」他伸着一根指頭說，橫着眼睛就盯了三角臉一下。

三角臉也盯了他一下，但終於把腳一彎移到地上了。戴打烏帽的漢子便把雨衣後擺一提，坐下去。他的身體太闊，把三角臉好像擠濺了似地擠到角落去。大家的眼光立刻雨點似地都盯着三角臉。三角臉就像遇着甚麼可怕的東西似地，趕快把眼睛避開，順下去，盯着對面的三對小腳；小腳好像也很害羞，立刻斬齊地移到座位的下面去。

大家把眼光移到漢子的臉上。漢子正昂起頭來，把打烏帽更拉歪到耳邊，不慌不忙地擦燃一根洋火，伸到嘴角邊含着的一根紙煙前面，當他橫掃衆人一眼的時候，從歪着的嘴縫邊便吐出一團白色的濃煙來。洋火隨手一丟，忽然落到對面一個老太婆的膝蓋上；老太婆腳抖一下，恨恨地然而畏縮地看打烏帽一眼，便立刻濺一濺嘴唇：

「呵呵，阿彌陀佛！」屁股就趕快向座位后面移進半寸。

電車一停，又上來三個人了。前面兩個都穿着變黃了的黑呢外套，戴着鋪滿灰塵的博士帽。他兩個站在胖子與矮子之間，僅容一個屁股的坐位前，互相笑一笑。

「喂，你請！」一個伸出一隻手掌說。

「喂，你請！」另一個也伸出一隻手掌說。

大家看着他兩個互相笑着的眼睛，這才看出左邊的一個上唇上有着一撮小鬍子，右邊的一個臉是瘦瘦的，兩頰都凸了出來。

后面追進來的一個穿黑緞馬褂的小白臉，臉上白得好像擦了半瓶雪花膏，很香，腋下夾着一捲報紙。他站在那兩個的背後，見那小鬍子還在伸着一隻手掌向着那瘦子道：

「你請吧。」

他便翹着屁股向中間一擠，坐在胖子與矮子之間了。那兩個博士帽下面的臉立刻從臉頰就紅到頸項，互相鼻尖對鼻尖失望地看一眼，便同時鼓着嘴巴恨恨地

盯着小白臉。

衆人都笑了，也立刻盯着小白臉。小白臉却把一張大報紙在兩件變黃了的外套面前張開來了，兩手向兩邊一撐，報紙的右角立刻撞着胖子嘴上的煙斗，煙灰便跌落一點下來。胖子眼睛睜大了，橫橫地向小白臉瞟一下，鼻孔里面「哼」一聲，便掉開去，依然從玻璃門透進去，望着頭等車箱里面一個黃卷髮的高鼻子的姑娘。

矮子張着蒼白的嘴唇，頸子伸得長地，眼睛緊盯着他右手邊的報紙，亮晶晶的口水立刻從他嘴邊吊了下來。小白臉忽然從眼角梢發覺了矮子的眼睛，他便掉頭望他一望，立刻把左手捏着的報紙角捲進一些，脫開矮子的眼睛。矮子好像失望地，伸起一隻手掌來揩掉嘴邊的口水，把頸子縮回去。

又上來一個頭髮燙得卷卷的女人了。衆人的眼光都立刻射過去，盯着她那粉白臉蛋兒上一雙水蛇似的眼睛。他拐着高跟鞋走過來，看報紙的小白臉忽然站起，笑嘻嘻地緊盯着她的紅嘴唇，便伸出一隻手掌。紅嘴唇的女人也笑一下，點點頭坐

下去了。大家的眼睛都一刻不離地盯着她的眼睛。她鎮靜着，尖着細細的白指頭拈出八個銅板來，昂着雀巢似的頭遞給賣票人。但當她接着票子的時候，見十幾雙眼睛都還在盯住她，她立刻滿臉通紅了，避開衆人的眼光，就望到窗外去。

橐橐的皮鞋聲，一個醉醺醺的紅着眼睛的高鼻子水兵進來了，他的嘴沖出一大股酒氣，當他發着嘔俯一下頭的時候，他那後腦上的一片帽帶子便飄一下。跟着進來的是一個高鼻子的男人摟着一個高鼻子的女人。女人的藍眼睛一掃見沒有了坐位，兩道彎彎的細長眉毛立刻蹙起來了。那男人便腰骨筆直地走到那穿學生裝的長子面前，抓着他的肩膀：

「喂，儂，應該讓女人坐！」

長子眼珠一挺，臉上有些憤憤然，一看這高鼻子男人，雖然穿的是袖口有着油膩的外套，但那一隻有着黃毛的白手掌却大得像一隻皮手套，便好像感得肩膀有些痛，只得眨一下眼睛站起來了，當他憤憤地看見高鼻子女人笑一笑，翹着大屁股

坐下去的時候，却同時看見對面坐着的那胖子正在得意地微笑。

但大家的眼睛都在惘惘地盯着高鼻子男人。三角臉的盯着盯着，忽然喉管又痒起來了，立刻嘴巴一聳，「嚇——咳——呸！」一塊濃綠的痰塊便飛在地板上。高鼻子男人忽然腰骨筆直地走過去了，指着地上閃光的痰塊說道：

「擦乾淨！」

大家都又盯着三角臉。三角臉立刻通紅了，紅得就像血泡，他張着嘴巴遲疑着。高鼻子男人便抓着他的灰布長袍的下角拖到濃痰上一擦，地板上便只剩下一塊溼的痕迹。

「豬糞！」他向着三角臉說着，走開了。

靠門邊忽然發出「哇」的一聲，大家的眼睛立刻離開那憤憤的三角臉又望着那水兵的嘴巴了。水兵正俯着頭，從嘴巴吐出一大堆發散着酒臭氣的黃色東西來，在剛揩掉痰迹的地板上面好像堆着一灘稀屎。大家都皺着眉，立刻伸手蒙着鼻

子了，同時都把眼睛望望那高鼻子女人面前站的高鼻子男人。但那男人很快就把手臉掉開，一對藍眼睛直看着街心。

忽然頭等車廂在響，大家都立刻把眼睛透過玻璃門望過去，就看見在兩排坐着的西裝夾道中，一個賣票人正伸手搭在一個穿着草鞋拿着一條扁擔的鄉下老人的肩頭推着走，那老人兩眼慌張地，走得跌跌撞撞。門一開，他便被推進三等車廂來了。大家看見他那抖動着絡腮鬍子的慌張樣子，都笑了。老人的兩眼左右亂射，兩手緊緊地把扁擔抱在胸前。高鼻子皺着眉頭了，趕快躲開一下，伸一隻手拂拂自己外套的袖子，便瞪着眼睛盯他一下，老人越慌了，趕快把眼睛避開，踉蹌地走前兩步，那戴博士帽的小鬍子也皺起眉頭了，也趕快躲開一下，伸一隻手拂拂自己變黃了的外套袖子，也瞪着眼睛盯他一下，老人更慌了，趕快又避開他的眼睛，又一踉蹌，躲開，慌慌張張地向前跑出月台，他覺得好像肩上還有一隻手，背上還有許多眼睛。鐵門正開着，便連忙跑出去，又走在街上了。他站在車站邊，驚訝地張着嘴巴望着電車

飛似地從他身邊擦過，駛向前去，漸漸遠，漸漸遠，快轉彎的時候，還悵惘地聽得見那銅鈴的聲音：

「噹噹噹……噹」

一九三五，三月。

健康比賽

王奶媽一隻手抓住鷄蛋圓的銅門鈕，拉開後門的時候，還掉過臉去向背後閃着兩眼看看，才掉過臉來迎着明亮的天光望着站在門外邊的丈夫——他是一個額上有着六七條皺紋的紅臉漢子，手彎里抱着一個兩歲多的孩子狗兒；狗兒的臉鐵青，兩頰凹進去，兩頰凸出來，顴骨以上的一對大黑眼珠呆呆地陷在兩圈青色的眼眶中，他伸出指尖上粘滿污泥的兩隻小手，上身離開他父親的胸膛，就向前撲來，同時小嘴唇一張喊道一聲：

「媽！」

王奶媽興奮得兩眼發光，眼白和眼黑都好像格外分明了起來，嘴笑着，伸出兩手先擦掉狗兒那手指上的污泥，就把他接過來；但她口裏却說道：

「怎麼今天又把他送來真是而且這樣醜！」她一面拍着狗兒的衣袖，一面又很快地掉過臉去向背後閃着兩眼看看。

「他哭呢。他天天都哭着要媽媽。」

「要媽媽！」她熱烈地緊緊抱着狗兒，帶着一種抱怨的口氣說。但立刻就聽見小丫頭在樓梯上的喊聲：

「奶媽太太叫！」

「來了！」她掉過臉去向背後應一聲，立刻又掉過臉來望着這門外邊紅臉的丈夫咕嚕道：「你看，喊魂一樣！『奶媽奶媽！』一刻都不得空閑，你今天恰恰又把他送來好了好了，你去吧，不要太太又看見你。狗兒玩一會，你就來抱他回去吧。」

她把狗兒放在客堂裏。狗兒一手捏着一根兩寸長的青竹片送進小嘴裏，一手抓住一個椅子的邊緣。她就趕快跑上樓梯去了，跨進房門，就向着那一張現出三個頭的長沙發旁邊，脚尖點着樓板上鋪的地毯輕輕地走去。

在沙發靠背的左端，露出那燙得雀巢似的黑頭髮的，是太太。但王奶媽却不得不屏着呼吸站在沙發旁邊，垂着雙手。因為太太正一隻手扶着站在沙發當中的白胖臉蛋的小少爺，一隻手抓住坐在沙發右端的一個彎眉毛紅嘴唇女客的右手笑嘻嘻地說道：

「哪裏。你摸看，多結實！」

女客便把她那隻尖尖五指的白手伸起來，去撫摸小少爺那蘋果般的胖臉蛋。小少爺可皺着淺眉，臉向後躲一下。但女客的尖尖五指終於在那臉蛋上摸一下，笑道：

「你真是好福氣呀！這麼胖，今天的「健康比賽」一定該你們贏的。」

「哪裏。」太太忍不住地紅嘴唇嘻了開來，露出兩排白齒一笑。她滿臉都發出光來，眼白和眼黑都好像格外分明，於是又昂着頭說下去：「真的。爲了我們這寶寶，奶媽都換了十幾個。有些奶媽簡直很髒！每回換一個奶媽來，我們總要叫她到醫生

那裏去檢查幾回才放心。他爸爸就常說，「我們甯肯多化幾個檢驗費都不要緊。」有一回，我們換一個奶媽來，她說她孩子病了，要先支幾塊錢，好，我們就支幾塊錢。誰知隔幾天她也病了，但是錢已追不回來了。算了算了，就叫她滾蛋吧，作算又放了一個來生賬，錢倒不在乎，我們的寶寶要緊……」她說得兩彎墨線眉毛都揚了起來，一對發光的眼珠深深地望了女客一下。接着她又把兩隻白手緊緊捧着小少爺的白胖臉，快活地伸出自己的嘴唇就要去吻那小紅嘴；但小少爺忽然伸出右手拿着的桃紅色洋娃娃指着沙發旁邊，臉掙扎着尖聲地喊起來了：

「奶奶！」

太太一驚的掉過臉來，才看見王奶媽站在自己的背後，沉着臉，兩眼陰淒淒地。她怔了一下，但立刻又鎮靜着微笑地說道：

「呵呀，你倒嚇我一跳，甚麼時候進來的，我都不曉得，真是幸虧我們沒有講你呢！來，把小少爺抱去把奶喂了，我們給他洗洗臉，就要帶他去「比賽健康」呢！」她

掉回臉來抱小少爺的時候，還故意大聲地面向着紅嘴唇女客說道：

「真的，這許多奶媽，還是我們這王奶媽比較好，乾淨。」

「呵呵，」女客隨意地說。

太太把小少爺對住王奶媽伸出的兩手要送過去的時候，就向着王奶媽的臉深深地看一眼，看她感動沒有；果然王奶媽的嘴角邊在一顫一顫地閃出一個微笑，臉都跟着忸怩地搖動兩下。太太滿足地把眼光掃下來照例看看王奶媽伸出的兩手的時候，却又忽然尖聲地叫起來了：

「阿呀！奶媽，你看你那雙手好髒呵！是哪裏弄來的污泥吓，嘖嘖，快去洗洗來吧！」

王奶媽的臉全脹紅起來，她仔細看看，右手的食指與中指上倒還有兩點剛才未揩盡的污泥。她去洗淨了手，抱着小少爺走下樓來，坐在客堂裏狗兒站的旁邊的一個椅子上的時候，嚙着嘴，很不高興地扯開胸前的上衣，拉出右邊一個白胖的乳來，很凶地挺出那紫紅色的乳嘴向着小少爺的小嘴唇一塞，說道：

「哪，吃！」

立刻她就覺得自己這乳裏流動的東西就這麼流進這一動一動的白胖的有着一圈紅色的小嘴唇。她閃着兩眼緊盯住這蘋果般的胖臉，而且伸着兩根指頭捏捏這胖臉的右頰。

「呵呵，這可以贏東西的。」她說。

她又捏捏他那五根白胖指頭的小手。

「呵呵，這可以贏東西的。」

小少爺却在腮巴上閃出一個小酒窩，含着乳嘴快活地笑出聲來了。

「笑笑，鬼才跟你笑！」王奶媽噙着嘴狠聲的說。「吃，快吃！」

她把眼光一掃到左膝蓋旁邊站着的狗兒，忽然起了一種也是「健康比賽」的衝動。她望望小少爺，又望望狗兒，終於長長地嘆一口氣。她伸手去撫摸一下狗兒那凸出來的鐵青的額骨，又伸着兩根指頭勾着狗兒那瘦削的下巴尖向上一抬，使

他的臉仰起，可以清楚地看見他那深陷在兩圈青色眼眶裏呆呆的黑眼珠。她鼻尖一酸，眼圈都紅了起來。她於是索性連左邊的一個乳也拉出來了。

「怕甚麼，狗兒這麼瘦，娘就難道一點奶都不能給？」她兩眼迸着淚水這麼自言自語地站起來，輕輕點着脚尖，走到門口邊向着樓梯一帶望一望，這才走回來，一手樓住狗兒的腰，把左邊的乳嘴挺出就要塞進狗兒的嘴唇。可是小少爺的右手爪緊緊抓住那乳嘴，含着另一個乳嘴的口呀呀地叫起來了，並且伸出一隻腳來踢着。

「呵呵，好少爺，你乖的。」王奶媽這麼說着，伸手就去扳他的小白手。

「奶媽！」

王奶媽一驚地趕快抬起臉來一看，原來太太已同那女客並肩地向客堂走來了。

「奶媽，」太太一面走一面說。「你去把洗臉水端來，我們給少爺洗洗，就要去了呢。」

王奶媽嘟着嘴看小少爺一眼，把他放下地來，靠住椅子邊緣，就出去了。小少爺骨碌着白胖臉上的一對黑眼珠，盯住狗兒。狗兒也骨碌着兩圈青色眼眶裏的一對呆呆的黑眼珠，盯住小少爺。狗兒舉起他右拳裏握着的一根兩寸長的青竹片來，小少爺的兩眼便閃閃發光，嘴唇嘻開笑起來了，他於是在椅子上丟下自己手上的一個桃紅色的洋娃娃，便伸出五指來抓狗兒的青竹片。狗兒却放開竹片，伸手去抓起洋娃娃。於是兩個都兩眼盯住各自手上的東西，滿足地發出微笑。小少爺的兩邊腮現出兩個小酒窩；狗兒則喜歡得嘻開嘴唇，露出幾顆小牙齒，兩個於是快活地肩頭並着肩頭。少爺走一步，狗兒也走一步。兩個繞着椅子邊緣都噉着小嘴呀呀地唱起來了。

「哼，這奶媽又把這狗兒帶來做甚麼！准又是來偷着拿奶給他吃，你看這孩子多髒！」太太噴着口沫，星子說着，兩腮鼓起，伸出兩手去就把小少爺抱起來了。小少爺可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伸出兩手，上身離開他母親的胸膛就向前傾，兩眼望着狗

兒，踢動着兩腳要下去。太太看看狗兒手上拿着的洋娃娃，便劈手奪了下來，塞在小少爺的手裏說道：

「哪，拿去！」

小少爺可把洋娃娃甩下地去了，伸出兩手，上身向前傾，仍然望着狗兒，哭着要下去。太太於是左手緊抱着小少爺，伸出右手掌向着狗兒的鼻尖前面一揮一揮，說道：

「出去出去！」

狗兒噉着的嘴的兩角向下一動一動地，呆呆的兩眼一閃一閃地望了起來，兩腳嚇得向後一退一退。小少爺還把上身向下擡，哭着，兩腳在太太的肚子前亂踢。太太於是怒得兩眼圓睜了，舉起右掌在狗兒的頭上一揮地喊道：

「快滾出去！」

她就用那手抓住狗兒的肩頭一推。女客就順手把他向門口一送；狗兒便呆呆

地噘着嘴，伸一根小指頭攔在嘴邊，向灶披間走去了，一見王奶媽端着一個磁盆走來，他便「媽」的一聲哭了起來，兩圈青色眼眶裏都湧出晶亮的淚水珠，向着兩額閃亮着滾了下來，伸出兩手就抱住王奶媽的一支腿。王奶媽一怔，臉避開手上盆子裏騰起來的水蒸氣，兩眼陰淒淒地深深盯住狗兒一會，說道：

「不許哭！」但她自己的兩個眼圈却紅了，晶瑩的淚水在眼眶裏湧。她又停一會，終於牙齒咬咬嘴唇，讓狗兒站在那裏，她就一路被那哭聲在背後送着把水端進來了。

小少爺還在太太的手彎裏哭號着，伸出兩隻小手指着門口。太太就舉起一個手掌來了，喊道：

「你再哭，你再哭，再哭就打你！」她手掌就在小少爺的眼前一搖一搖地，嘴嚙着，兩額都鼓了起來。小少爺哭得更大聲了，兩腿在太太的肚前踢動得更厲害。女客忽然在旁邊伸出兩根指尖拈住的一個紅色的圓糖菓來，一晃一晃地說：

「喔，喔，糖喔。」

小少爺睜大滾着晶瑩淚水的兩眼看一看，又哭起來。最後是拿出一大把糖菓來了，堆在攤開的手掌上，紅得就像櫻桃似的閃光。小少爺這才閉住嘴，滴着淚珠的兩眼睜睜地看着那紅色的糖菓。太太趁這時候，就在王奶媽的手裏接過一張搵好的熱氣騰騰的毛巾來了，小少爺的臉又要向後躲，太太於是柔聲地說道：

「乖！好好洗。寶寶不是要去坐汽車嗎？」

小少爺骨碌着一對黑眼珠望着他母親。

「爸爸馬上就要帶寶寶去坐汽車呢。寶寶今天不是要去比賽健康嗎？」太太掉過臉來，叫王奶媽再攆一把毛巾來的時候，又微笑地向着小少爺的臉說道：

「奶媽，我們的寶寶不是很漂亮嗎？」

王奶媽一驚的抬起臉來，不知道太太問的甚麼，呆了一下；因為她正豎起耳朵在聽着狗兒在灶披間的哭聲。她兩眼眶裏淚水瑩瑩地，嘴角苦笑了一下，糊亂答道：

「唉。」

「我們的寶寶不是要去贏第一嗎？」

「唉。」

一九三五，八月。

診

病實在拖得太久了，終於下了一個最大的決心，由雲陪着我往一個大的醫院去。下了黃包車跨進大門的時候，我又和雲爭論起來：

「雲，你一定也檢查一下，不要再那樣固執了吧。」

雲曲着五指掠一掠耳邊的長鬢髮，笑一笑說：

「算了，你又講，我們不是只有這幾個錢了麼？我的身體並不壞，你別擔心我真的就受了傳染。」

「不，你這幾天的痰也多了，飯也少吃了，你一定要……」

我還沒有說完，雲把嘴唇一噘，就掉過頭去。

「你看，不是麼，一說，你的脾氣就來了，這就是肺病的徵候。」我拍着她肩頭說。

幸而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是，普通號只要一角大洋。送了一張兩角的鈔票到掛有一塊「掛號處」牌子的櫃台上，我的手裏便有了兩張四方形印有鉛字的白卡片：「肺病診券。」雲也不再說甚麼，而且抿着嘴唇，笑了。

肺病診室的門外，靠欄杆邊，已經有兩個也是拿着四方形白卡片的蒼白臉瘦子在那兒站住，頭一點一點地咳嗆着，臉色就顯得更加蒼白；引得我也喉癢癢地咳了一聲。他兩個一驚地掉轉頭來見我同雲站在門口，立刻皺着眉，把臉沉下來，離開欄杆，搶着擠到門口來了，而且橫着眼睛就白了我們一眼。幸而診室門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後腦勺上戴着一塊畚箕形的白布的女看護，昂着頭一連叫了三個號數；我拿起卡片來一看，有我的，我們也就跟着走進去。

是一個大房間，有兩個病人正站在兩個房角的櫃子前穿衣服，兩個穿白布外套的醫生正伏在櫃上，向着白紙上畫動着手上的鋼筆。當我們走攏去的時候，那左邊的一個醫生，忽然站起來，把一張寫了許多外國字的紙遞給他面前穿好了衣服

的病人，發着沙沙的聲音說道：

「你照X光，今天就好照。不要再拖延了呀。你這病是……」

雲忽然扯我的袖子一下，說：

「我們到裏面的一間屋子去，那看護說的。」

我們剛走到門口，就看見門一開，正走出來一個燙了頭髮的女人，手上拿一張也是寫滿了外國字的白紙。——哦，原來這間是女的診室。我想。

一個頭髮油光光的醫生正站在窗邊的檯子面前，兩手插在白布外套的袋子里面，昂着頭，一眼就把雲盯住，點點頭，從我的手上接過那兩張診券去，他便坐下來，拿起鋼筆把診券上的名字照填到一張白紙上。一會，他又偏着頭，揚着眉毛，兩眼盯着雲，問道：

「你覺得那些地方不舒服？」

「我這兩天似乎有痰。」

「咳嗽不咳嗽？」他忽然把眼睛盯住他手上玩着的一支紅桿子的自來水鋼筆，那很新的金筆尖上黏着一點甚麼灰塵，他於是一面問，一面伸出一根指尖去擦它。

「不嗽咳。」

「吃不吃得？」

「這兩天——」雲映動着眼睛遲疑了一下，還沒有說完，醫生尖着嘴唇向金筆尖吹一口氣，便搶着問：

「發熱不發熱？」

他忽然站起來了，皺着眉看看自己手上的金表，向他面前站着的一個女看護不知說些甚麼，之後，便把兩手插在外套的袋子里，昂着頭，把眉毛一揚，說道：

「脫衣服。」

到了檢查的時候，他好像又並不見得馬虎。他左掌撫在雲赤着的背脊上一移

一移的，右手曲着的兩個指頭，就在那左掌背上不斷地敲着，敲一遍又敲一遍，而且還側着耳朵靠近他敲動着的指頭去，至於好幾分鐘之久。

「她怎樣？」醫生坐回櫃子邊的時候，我忍不住地問。他把嘴閉了一會，皺皺眉，才偏着頭說道：

「肺部不很好。」

「那怎麼樣的？」

「我覺得還得再精密的檢查。她的左肺部很……很……很……但是單憑我這樣看看，究竟還不能完全決定，最要緊是照X光，這種病是馬虎不得的。」

我着急了，問他照X光要多少錢？

「十六塊。敝院是慈善性質，所以比別家便宜得多。頂好今天就可以照。」

他說着，就拿着鋼筆在一張白紙上寫了起來，最後的兩個是亞拉伯字的十六。最後，是檢查我的身體了。當他伸着指頭在我的前胸敲了兩下的時候，他的眼

睛忽然又發現他左腕上的金表，皺皺眉，掉頭去望望門口。我正屏住呼吸等他敲敲乳部；但他把聽肺器取出來了，夾在兩耳上，手上拿着管子就在我的背上戳三下。他又皺着眉看看手上的金表，於是把聽肺器裝進袋子里，便向櫃子面前走去了。

「先生，我的怎樣？」當我一面穿衣服的時候，一面着急地問。

「你的肺部很不好。」他說。

恰在這時，門一開，剛才出去的那看護婦又進來了。外面房間那兩個醫生向病人談話的聲音都從她的背後擠了進來：

「你應該照X光。」

「你的左肺部不很——」

門一關，聲音突然又被關出去了。

我着急地望着醫生同看護把話講完，又問道：

「我的肺部是怎樣的不好？」

「是右邊這裏。」他伸一根指頭向我的胸部指一下。「很不好。我看還是照——」他忽然站了起來，急忙地喊住那已經跨出門的看護。說了一句話之後，這纔又坐下來了，繼續說完他的話：

「你還是照X光。」他看我一眼，見我沒甚麼話，便在另一張紙上寫起來了，最後是兩個亞拉伯字的十六。我有點生氣了，問道：

「究竟是她的厲害還是我的厲害？」

「她的厲害。」他的眼睛望着他手上的筆尖。「但是你的也厲害。不過只有X光才能檢查的詳細。」他一面說，一面就把兩張寫滿外國字的白紙遞給我，眼睛就望着開了一下的門口。——其時正進來一個也是拿着一張四方形白卡片的蒼白臉的瘦子。他立刻從那人的手上接過卡片去；我們也就只得跨出門來了。

不俗的一羣

「哈，我以爲你今天不是赴了張先生那兒的約，不會賞駕來的了。哈哈，居然……」頭髮梳得油光的主人，滿臉堆着笑，向着面前的一個鬍鬚刮得精光，嘴唇周圍現出一圈青色的蒼白臉說，同時伸出右手，五指伸直，請客人向里面走去。

「既然我答應了你就當然要來的啫。」蒼白臉一面走，一面掉過笑臉來說。「本來今天張先生是特別親自坐了他的自備車很早就去請我的，可是他今天的客都是些生意人，談話總不離幾兩幾錢，唉，我和他們弄不來，你知道，那些所謂市儈。」

頭髮油光的主人怔了一下，脚步幾乎一停，但隨即又大聲地笑了起來：

「哈哈，我也是這麼樣……弄不來……和他們……所以我早就猜着你一定

肯賞駕來的，因為我今天這兒都是荷花詩社的朋友，大家都早就說要你來指導指導。不過，」他兩眼一閃，小心地向蒼白臉望一望。「不過，我今天附帶也請了兩位所謂生意人，不過——」

蒼白臉的耳朵微微紅一紅，但馬上笑起來，伸手拍了主人的肩頭一下，打斷他的話：

「那你這兒又當別論了喏，何況——」

「是的是的。」主人連連搶着說。「不過這兩位雖是所謂生意人，但也不俗：一位是敝親王老板，他也能謔幾句詩；至於另一位劉老板，他最近打算也要做雜誌生意了，所以我今天特地——附帶請他來隨便談談。」他說到這里，臉色忽然嚴重起來，低聲地把嘴唇湊到蒼白臉的耳旁說：「因為我打算主編他一個雜誌……」

蒼白臉怔了一下，——唔？「主編？」他？他腦子裏這麼一閃，便深深地望一望肩旁這主人的臉，同時彷彿看見一張報紙的廣告，這主人的名字就居然擠在自己的

名字前面他便伸起一隻手爪抓抓後腦勺，兩眼一睜一睜地問道：

「這劉老板就是我們前次在密斯特黃的席上遇見過的那劉——劉——劉甚麼的老板呵？」

「對咯對咯。」主人連連點頭說。「喏，圓圓的，胖胖的，就是那樣。他也說他很仰慕你這大詩人呢。」

「哦？」蒼白臉立刻高興地發出微笑，兩眼深思地緊緊盯了主人的嘴唇好一會。

主人走着，臉色忽然騷動起來了，兩眼的黑白翻動了幾下，接着他的嘴唇便閃出一個微笑，動兩動，但他却把嘴唇緊閉住，竭力不讓笑出來。

「我昨天又做了一首詩，這個……」他說。

「哦？」蒼白臉含着笑，又掉過臉來，半張開嘴唇。他見主人的嘴唇在顫動，以為就要唸出來了，他的頭便俯下來對着主人的嘴唇不知不覺在頸子上咏味地搖了

兩搖。

「不，不……不唸吧。」主人又忽然自言自語地。「其實讀了你的那首『碰這一盃吧！』那我的是應該燒掉了……」

「哪里哪里。」蒼白臉連連的說，感動得脚步都有點飄飄起來。他望了望主人，便很誠懇地伸出一隻手掌輕輕在主人的肩頭拍了兩拍。「你謙虛呵，你謙虛呵！其實我早就說過，這些詩人中，只有你是最有希望，我，其實是快要所謂『明日黃花』的了。」說完，他立刻很滿意自己這說話的修辭：既沒有太抬高了別人，也沒有太謙下了自己，是很合於中庸之道的。他的嘴邊便露出一個微笑。

但主人也感動了，臉發出油光，兩頰幾乎快要和他的嘴唇一樣的紅，兩眼的光就簡直在發閃。但他鎮靜着，向蒼白臉瞥一眼說道：

「這倒確是你的謙虛。我們荷花詩社的朋友們就常常說，現在中國的詩人，除了你，還有誰？」

蒼白臉這下子好像喝下一大盅葡萄酒，完全陶醉了，兩眼簡直發熱，飄飄的兩脚踏着水門汀地面簡直好像踏的是絨的地毯。跨進一個門框，迎面一架立在兩丈遠壁下的穿衣鏡，亮着清水一般的白光，就清楚地照見昂頭走在油光頭髮主人前面的自己的身影：蒼白臉上的兩頰發紅，額角閃着油光，穿着一件淺藍色花綢單衫的長條身架，長條得兩肩都向下削，藍綢衫的下擺簡直輕飄飄地在自己的兩腿前豁朗地閃動。他深深地向着這自覺很風流瀟灑的影子盯一眼，連自己都覺得非常可愛。但鏡子一晃地就落在身後了，可是總覺得被它吸引着似的要把他的頭拉過去；但他忍耐住，忍耐住；但終於回過頭去，可是只能看見那直立着的鏡框的側面。等到主人向他伸伸手，又指着面前的一個長胖臉和一個圓胖臉時，他才出驚地仔細一看，原來自己已在客廳里了。

「這是王老板。這是劉老板。」主人說。

長胖臉和圓胖臉立刻捏起拳頭連連拱手。

「呵呵，久仰久仰！」長胖臉說。

「呵呵，久仰久仰！其實我們那次在黃先生那塊會過的。」圓胖臉說。

蒼白臉一驚地兩手掌在兩腿邊動一下，「是不是舉起來？」他很快地這麼一想，但也終於舉了起來，不自然地捏着拳頭拱了一拱。

「呵呵，」他說，耳根頭就突然發紅，紅到兩頰。

主人向蒼白臉看一眼，馬上記起蒼白臉剛才說過的話。

「呵，該死！我怎麼把他弄到生意人的面前……」他於是立刻向着蒼白臉的伸開兩手，做着像要擁抱似的姿式說道：

「呵，密斯特黃！他們有幾首詩在我這里，請你給他們批評批評如何啊？到那邊去？」

「呵呵」蒼白臉微笑地說，當他向主人掉過臉來的那一剎那，眼光就在圓胖臉上停了一秒鐘，看他是否在閃動着仰慕的眼光或者張開着吃驚的嘴唇。

果然圓胖臉伸出兩手來了，閃開兩步，手就也擁抱似地對着讓出來的椅子笑道：

「呵，就請坐在這塊吧。坐吧。不是外人。不客氣。」

「唉，唉，」蒼白臉點一點頭說。「不客氣，不客氣。」

主人就請蒼白臉向穿衣鏡那邊走去，當他兩個並肩經過屋當中，那擺有一個花瓶，鋪有一張白布的圓棹子旁邊的時候，在背后就響着那兩個胖臉的聲音：

「唉，唉，真是不要再說了，今年的生意！我剛才說過的那一批貨，昨天是三兩二，今天一下子就跌到三兩……」

主人微皺着兩眉，微笑地斜眼看蒼白臉一眼；蒼白臉也微微皺一下眉毛，回答他一個微笑。

「我看還是雜誌生意比較做得，至少也要看他幾分的利息……」

主人又斜着眼睛看蒼白臉；但這回蒼白臉的兩眼却一直在出神地看着前面，

他坐在穿衣鏡旁邊的檯子前，喝一口剛送來的蓋盃茶，拿起主人遞過來的詩稿時，圓胖臉的聲音又鑽進耳朵里來了：

「我一定要做他一下這雜誌生意……編輯也一定請他一個有名氣的……」
主人一直看見蒼白臉呆呆地半張開着嘴唇，眼光老停在詩稿的題目上。他於是皺一皺眉，但立刻他的耳朵也被圓胖臉的聲音牽引着了：

「薪水大一點不要緊，裁得深，結得大……」

主人把臉掉過去；蒼白臉也跟着掉過去，但立刻他就和主人掉回來的眼光碰着，他於是趕快避開，把自己的眼光掉回來，又盯住詩稿的題目，「我今天怎麼一下就這樣浮燥了？」他這麼一想，兩頰就更加發熱起來，於是恨不得主人就走開去。他兩眼對着詩稿偷偷地從眼角梢一看，主人果然站起來走了；走到兩個胖臉坐的中間一張茶几前面，撮着五指先揭開圓胖臉的茶盃蓋子看一看，便喊了起來：

「喂，拿開水來呀！」

蒼白臉却又被這聲音更有力地吸住了，兩眼盯住詩稿的題目，耳朵却特別尖起緊對着主人和圓胖臉的那面，竭力想一字不漏地聽見主人的要求「主編」雜誌的話聲；但同時却又隱約地希望着：「唉，不要就講吧，一講就完了！」他把耳朵尖了好一會，還不會聽見主人和圓胖臉的說話聲，却又感到一種不滿足似的，但他忍耐住；但終於忍不住了，把臉掉過來一看，他才愉快地深深吐了一口氣——原來主人已經不見了，就只那兩個胖臉在額對額地談話，他歪着頭向旁邊的穿衣鏡照一照，自己的蒼白鼻尖上居然已凸出了幾十粒珠子似的油汗。他就掏出一方小白手巾來把鼻尖揩一揩，接着又把手巾包着一根小指頭掃一掃鼻孔。再仔細地對鏡照照，鼻尖又居然白臘似的光亮美好。他掉過臉來，就看見圓胖臉正在望他。他於是把詩稿放在檯上站起來了，兩手反扣在背後，慢慢地向那兩個胖臉的方向踱去。「我要在主人還沒有進來之前向他說，」他想，「那雜誌……」但他忽然一驚，只得

在屋子當中的圓掉前站住了，因為從眼角梢他已看見主人又出現在屋門口。他於

是立刻弓了腰，帶着一種閒適的風度俯下臉去，把揩光亮了的鼻尖湊到圓掉當中瓶口的枯花叢中的一朵已經脫了瓣的紫紅色花朵上，鼻翼縮兩縮，悠然地說道：

「唔，唔，好香。」

主人站在他的面前，很抱歉地灣着腰皺着眉說道：

「呵，對不住得很，你看我簡直忙不過來，又要叫人去催客，又要……唉，簡直失陪得很，簡直……」

「隨便吧，沒關係。」蒼白臉抬起臉來說。「這花倒……」

「呵呵，」圓胖臉忽然站起來搶着一笑的說。「你看我們兩個只顧談，把尊貴的客人都冷在一邊了。主人，你有事就去弄你的吧，我們也可以幫你陪客的。大家都是自己人，對不對？」他說着，眼睛看了看蒼白臉，掃過來又望了望長胖臉。

「對對，其實我倒應該幫敵親陪陪客。」長胖臉也笑着說，一閃的讓出自己背後的椅子來，伸出一隻手，五根胖指伸直，同時忽然搖頭唸了起來。「花徑——不

會——線——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噤嘴請阿？」

主人皺一皺眉，從旁邊小心地屏着呼吸看了蒼白臉一眼。

「好吧，你有事就去吧。」蒼白臉微笑地說，耳根頭又紅了一紅。「不必太這麼拘泥形跡，都是自己人，沒關係……」

一九三五，七月。

名

米蕎糊先生走進一家書店，站在一個用兩條長凳四張木板搭成的雜誌攤前。攤上一順地擺滿了三行雜誌：紅封面的；綠封面的；黃封面的；白封面的；有的封面上畫着一根黃竹煙槍和一盞圓口玻璃罩的煙燈的，玻璃罩當中還有一點毛筆尖似的紅色火燄；有的則畫的是一個三腳香爐旁邊擺着一隻裝滿苦茶的古黃色方盃子的……但米蕎糊先生一手摸着頸子下的一條紫色領帶，把眼光向這上面一掃的時候，却被一個印着兩乳峯起的裸體女人的封面吸住了。那女人的黑色鬚髮上面，橫橫地印着四個紅色仿宋字是：「滿新雜誌。」定睛一看，那女人的鼻尖上却有米大一點被挖破了的痕跡，現出紙底一點黃色，雖然沒有前天當這雜誌剛剛出版時他搶先買了的那一本好看，但他總覺得仍然美麗，漂亮，比這排列着的三行雜誌

都特別出色。他伸手抓了一本來，捧在胸前。尖着兩根指頭揭開封面，那排滿一行一行方塊黑字的目錄就現了出來，尤其是那「小說欄」的第五行

「她的心………米蕎翊」

這幾個字，又在他的眼前特別凸出。「不錯，這字很好看，這麼黑亮，光燙，方正，美麗。要是排在第一行，那就……」這一串意識忽然在他腦子里滑了過去，他的嘴角邊便閃出一個夢似的微笑。但他立刻驚覺，知道這攤子周圍還站着六七個人，於是趕快用牙齒緊緊咬住下面的嘴唇皮，同時把雜誌捧到鼻尖來，向上翹起，遮完自己的臉。他決心翻出那一篇「她的心」的正文來了，剛剛伸出兩根指頭去夾着雜誌的下角的時候，忽然從右肩旁邊伸出一個頭戴灰呢博士帽的尖鼻子的小白臉來了，而且那尖鼻子上面的一對眼睛就在灼灼地對着米蕎翊先生手上捧的目錄閃光。

「哪，你這，真討厭！」米蕎翊先生臉色一沉，憤憤地這麼想，幾乎要拍的一聲把

雜誌關上；但他的腦子里却立刻又閃出另一種思想來了，他的左掌就仍然那麼地捧着雜誌，右手伸出的兩根指頭仍然夾着雜誌的下角，不翻它，並且還把

「她的心……米蕎糊」

這一行目錄斜過去一點，對正小白臉的眼睛，幾乎脫口地說出：「呵，你看！但博士帽的小白臉却忽然向他肩後一退，不見了，他跟着掉過臉來，就看見灰博士帽經過他的背後，擠到他的左肩旁邊來了，而且伸出五根白手指就去翻着那一疊滿新雜誌。」米蕎糊先生很感興趣地，仍然在鼻尖前手捧那本雜誌，單把眼睛斜視下去，就看見那五根白手指居然翻出標題着「她的心」的正文的一頁，那「米蕎糊」的三個做宋的黑字又嚇然地出現在他的眼前。他的一顆心一怔，便好像提到了喉頭。但那手指立刻又把那幾頁翻過去了，在另外一篇文章的插畫那兒停了一會兒——是這樣的插畫：一個腦後垂着長黑髮的女人，高鼻梁的臉孔朝上仰，兩條豐滿的手臂撐在背後的一條橫線上，兩條豐滿的腳則斜伸向前，是個「人」字形

似的雪白裸體。小白臉的眼睛睜兩睜，嘴角邊便閃出一個夢似的微笑。米蓋翊先生的嘴角也笑一下，剛要把臉掉開的時候，那手指却又翻回前面來了。一頁又一頁的翻過去。哪，再翻過去兩頁，又可以看見「她的心」。「米蓋翊」了。他的一顆心又捏緊似的忽然提到滾頭。一頁翻過去了。哪，就只一頁了。把這一頁翻過去，「她的心」。「米蓋翊」的幾個字又要出現了。那手伸出的兩根手指頭在夾着那一頁的下角了，下角揭起一點來了，那「蓋翊」的兩個字都可以看見了。那兩根指頭動一下。哪，就要揭開了。但是那手指却忽然一下不動了。他於是把眼光從那手指移了上來看灰博士帽下面的眼睛。可是這眼睛卻沒有看着自己手指夾着的雜誌，却在向着門口那方，看見一個麻臉的，身穿一件翻黃了的黑色長袍的朋友正甩動着兩手走了進來。「唉，今天又碰着這老王，准又要被他硬借幾毛錢去。」博士帽的小白臉想，趕快從「滿新雜誌」上面縮回自己的手來，把臉掉開，便向着一列書架前面走去。他面朝着書架上的書，從眼角稍望過去，就看見老王正走到他剛才站過的雜誌攤

那兒，嘴唇笑嘻嘻地，伸出右手對住那個頸前拖着一條紫色領帶的人的右手。這紫色領帶的米蓄翊先生手不動地，皺皺兩眉遲疑了一下想，「這是誰？」但立刻他就記起來了，是前天剛認識的老王，他便含笑地說道一聲：「哦！」把自己的右手伸出去。

「呵呵，想不到今天在這兒遇着您。」老王握着他的手掌大聲地說。「最近好嗎？太太怎麼沒有一塊兒出來玩？最近文章寫得多嗎？哈哈，最近你不是又有一篇文章發表嗎？」他說着，一面把眼光向着旁邊站住的六七個吃驚的臉嘴一掃，他的麻臉便點點發光，更加興奮起來了，覺得自己和米蓄翊先生都好像高高地站在人們的面前。米蓄翊先生也立刻很興奮了，他把眼光向那六七個吃驚的臉嘴一掃，也滿臉發光，鎮靜地說道：

「呃呃，不多，不過篤把而已。」自己就好像斗然特別高了起來。

「哈哈，那很好，那很好的。」

博士帽的小白臉遠遠看見老王笑嘻嘻地動嘴唇，又把那握着「紫色領帶的人」的右手上下地搖了兩搖。可是就在這時候老王那眼光却對直射過來了，「唉，不行了，走吧。」他伸手把袋子里的皮夾子摸一摸，撒開腿才要走，老王的麻臉却已出現在面前了。

「呵，老張，幾天不見啦！我剛才還看見你的愛人密斯劉剛回她家去呢。」

「呵，哦哦……」博士帽的老張無可奈何站住，嘴角勉強露出微笑來。但覺得既然碰面，只得應酬幾句：「呵，剛才你同那一個談話的是誰？」同時準備再說一聲「再會」便跨開脚步。

「他是我的一个很要好的朋友。」老王伸出手掌拍拍他的肩頭，說：「老米。就是那個寫「戀中戀」的老米。你不認識嗎？」

「是米齋翊先生？」老張一下吃驚地把眼光射過雜誌攤去，却正碰着米齋翊先生射過來的眼光。他趕快避開自己的眼光，收回來，深深地盯住老王好一會，似乎

說，「哦，我真沒有想到你居然有這樣的一個作家朋友！」

「是他。」老王昂着發光的麻臉答道。「你要會會他嗎？」

「很好。」老張兩眼發光地，馬上跨出脚步道。「很好。」

米蕎糊先生和老張，由老王站在中間伸出右手來介紹了之後，老張立刻兩頰紅噴噴地從袋子里摸出兩角錢來，喊醒那一個正在張着吃驚的嘴吧望着米蕎糊先生的店夥，把錢放在他伸出來的一隻手掌裏，自己便拿起一本「滿新雜誌」來，興奮地說道：

「真是久仰得很。我今天就是特地來這兒買這本雜誌去拜讀的。我們到一家酒館去隨便談談，好嗎？」他伸出右手去，加添道。「老王我們都是好朋友。」

「呵呵，不必客氣，不必客氣。我馬上還有點要緊事要到別處去。」米蕎糊先生說着，但兩腳却沒有動。老王却一把抓着他的左手臂：

「走吧。都不是外人。我們的張兄早就是仰慕你這大作家的。」他掉過臉來，向

着老張伸出一隻手掌道：「你有零塊的錢嗎？我去買一聽烟來。」

「呵呵，有有。」老張連連點頭的答道；立刻伸手在袋子里摸出一張一元的鈔票來，放在老王的手掌里，同時興奮地兩眼閃光地說道：

「請你順便幫我給密斯劉打一個電話，好嗎？請叫她一定來，給她說，我們今天有米先生。」

一九三五，九月。

那首詩

「我昨天（給您）」他還在喉嚨口沒有把「給您」吐出來，立刻覺得用這兩個字似乎太粗率了一點，兩眼盯着右肩膀她那垂着長黑髮的半面白臉，很快就在腦子里面閃電似的經過一次修辭，於是又紅着臉，發着正確的音說下去：

「我昨天送上的那首詩，您看，覺得怎樣？」

她的臉也紅了起來，連耳根頭都紅得透明。因為她想起昨天那首詩還夾在一本書里，隨手丟在一張檯子上。於是慚愧地把脚步放慢一些，微微抬起臉來，向他看一眼，嘴唇動兩動，才說道：

「對不住。我還沒……」

「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的。」他趕快向她連連點着頭，說，表示倒是自己非常



抱歉的意思。等到一見她又把臉掉向前面走着了，自己就又皺着兩道黑眉，伸一隻手爪抓梳得油光的腦後髮脚，嘆一口氣想：「糟，她又沒有看！究竟她是假癡假呆？」

「唉咳，女人！」

他緊跟着她的脚跟走。終於決定伸手去挽起她的手：「如果她不躲開，那末那詩看不看，都沒有關係了。反正一樣。」他這麼一想，便把右手向着她的左手灣伸去，同時不知怎麼隨口含糊的說道：

「那首詩……」

「有人來了！」她臉紅一下，說，趕快向旁邊躲一下。

他一驚地抬起臉來，就看見對面走來兩個歪戴打鳥帽的黃臉漢子。那高的一個向他擠擠小眼睛，那矮的一個就向他伸伸紅舌頭。他於是怒得把嘴唇閉起來了。但他鎮靜着，眼睛掉向一旁，走着。可是當他同她並肩走到那兩個漢子的面前，立刻就聽見劈面送來各種奇怪的聲音：

「咳！唔，咳！咳！」

「噓！噓！噓！」

他看見肩旁的她，滿臉通紅，自己也覺得兩頰熱起來了。他避開那兩個傢伙的臉，暗暗估量一下那兩個的拳頭和自己穿着灰法蘭絨西裝的背脊，仍然覺得：「犯不上！」於是鎮靜的走過去了。再看旁邊的她，仍然低着頭，走得更快了，似乎就要離開他走去。他立刻悵惘地緊跟兩步，把她趕上；但自己總覺得很抱歉，沒能把她保護着，他幾乎想伸手去撫她的肩，但他立刻發覺，這不好，右手仍然插在褲袋里不動。

「咳！唔，咳！」似乎就在腦後。

「噓！噓！」耳朵尖似乎感到了那吹來的熱的氣息。

他於是氣得臉發青，一對眼珠挺出來了。但他仍然鎮靜着。一抬頭，忽見對面街的拐角上正出現一個白皮膚高鼻子的黑衣巡捕，左手按在腰間的黑皮槍匣上，右手正一甩一甩地走來。他這下再也鎮靜不住了。一下昂着頭掉轉身來，面對着那兩

個歪戴打鳥帽的黃臉。其時走在旁邊的她，忽然吃驚地伸起一隻細指手掌來掩着自己忽然張開的嘴唇，趕快站遠兩步。

「做甚麼！你們？」他臉青地對着那兩個歪戴打鳥帽的黃臉喝道。「哼，你們！這這……」

那矮的一個把口張大起來，就要準備咆哮；但高的一個已一眼看見高鼻子巡捕正大步走來了，便悄悄扯扯他的衣角；那矮的才立刻把嘴唇改成一箇○字形，說道一聲：「噓！」而且伸一下紅舌頭。兩個就趕快轉身走去了。

「做咩！你們！簡直豈有此理！」他兩手叉腰，聳出肩頭，似乎就要追上去。

「算了，讓他們去吧。」站在旁邊的她皺皺眉說。但他終於跨出兩步，站一站，鼻孔里哼出一聲，「哼，流氓！」這才感到勝利似的轉過身來，昂着頭，滿臉發光地向着她，把穿皮鞋的脚步踏得特別清脆響亮，走到她面前。

「哼，這些東西，」他說。「不理他，倒以為是怕他了！不給他們一點利害他們是

不知道的。」他說到這裏，向着她那白臉上的一對黑白分明水波似的眼珠深深地盯一眼，看她是否在佩服着自己這樣的勇敢。並且同時覺到：自己在她的面前，好像比剛才馬上大了起來。

當他們並肩走起來的時候，他又想起了他剛才要挽着她的計劃，「在這勝利之後，不正是好機會麼？」他想。於是不知怎麼地口里又發着含糊的聲音道：「那首詩！同時右手也就……」

一九三五，六月。

陳司事

下辦公的時間到了，陳司事放下筆，立刻便摸了摸頭上梳得油光的黑髮，指頭一觸，知黑髮依然油光，於是就拍拍兩手臂捲起來的衣袖。就在這時候，忽見那一個從前也是同自己一樣的司事，不久才提升了的劉副官，笑嘻嘻的臉白胖胖地，兩頰紅噴噴地，身後飄蕩着夾大衣，打門框飛似的進來了。他一面走，一面放出快活的聲音喊道：

「喂，彭書記官，去哇！再來八圈哇！我不相信你今天的手氣還是那樣好！」

他一走到彭書記官的旁邊，便伸起一隻白手來拍了彭書記官的肩頭一下：

「喂，去哇！」

他這一拍，陳司事立刻驚得眉毛一揚，覺得老劉這從來只敢對司書們的舉動

今天竟突然輕狂地施於長官的彭書記官，彭書記官一定會不高興的，他這麼一覺到，意識裏就暗暗希望彭書記官立刻沉下臉來，作為對這輕狂的懲罰。

「哈哈！你還要想送財來？」彭書記官放下筆仰起臉來笑道。「那麼，就來罷！」於是便收拾面前棹上的公文。

陳司事立刻很失望；但隨即也就清醒了，「哦！我怎麼這樣傻！老劉不是已經是副官了麼？」他這麼一想，自己又高興了，「我不久也一定會和他一樣敢用手掌去拍彭書記官的肩頭的！」他於是笑嘻嘻地走到劉副官的身旁，輕輕拍了拍他的肩頭，笑道：

「你們又是要往紫丁香那裏去搓麻將哇？」

劉副官立刻臉色一沉，「這成甚麼樣子？太隨便了！」他心裏很不高興的想，竭力不把臉掉過來看陳司事，單是向彭書記官笑道：

「好，走罷！」

但他終覺得這樣子太過份，因為前不久彼此都同樣是司事，而且是這樣隨便拍慣了的，於是只得勉強掉過頭來，偏着臉嘴角強笑地問道：

「你說甚麼！」

「媽的，充甚麼神氣！」陳司事肚子裏暗暗的罵着，嘴裏却笑道：

「你們是不是又往紫丁香那裏去？」

「唔唔，」劉副官微微皺着眉頭。「呵，不是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立刻劉副官和彭書記官擦過陳司事的身邊就出去了。陳司事兩眼發昏地望着那門框站了好久。

「媽的，你甚麼東西！」他憤憤地在肚子裏罵道。「從前不過跟老子一樣，一升了官就不認人了！媽的，我家裏不過沒有姊妹罷了！如果有姊妹……不，不，我倒寧肯不升官，決不像他那樣去媽的丟人！喪他媽祖先八百輩人的德……」他這麼一想，這才輕鬆了，立刻覺得自己非常清高，全身都是骨氣。他一轉身走到自己的辦公棹

前，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

一個瘦臉的李司書和一個麻臉的王司事走到他旁邊來，一邊站一個，都把兩手肘靠在棹上，兩掌捧着臉。王司書的麻臉對住他，悄聲地說道：

「喂，大家都下辦公了，還是到我家裏來八圈好嗎？」

李司書接着說道：

「那個吳司號長今天也說來一個，現在我們正三缺一。你來！」

「哼，還有吳司號呢！」陳司事想。「都是媽的一批俗物！」

「我不去。」他帶着一種抱歉的臉孔說道。「我今天人不舒服，對不住。」他伸手就在棹上拿了一本詩集來，攤在面前，翻開。「對不住，我真正的人不舒服。」

一會兒，他就獨個兒剩在辦公室裏。「媽的，我怎麼偏會被安排在這一切的俗物們一起！」他兩肘支在棹上，兩掌捧着下巴，兩眼就這麼呆呆地望着前面幾乎變成灰色的紙窗，想。漸漸地他才注意到那紙窗，正有一角淡淡的斜陽黃光把幾垂柳

梢的黑影映在那上面，孤獨似地在輕微擺動。那一角陽光漸移漸小，紙窗的灰色漸增漸大，於是他心上的灰色也增大起來，一股淡淡的哀愁也襲上來了。他嘆一口氣，立刻覺得自己非常孤獨，面前的一切都蒙上一層青烟一般模模糊糊地要離他而去。他覺得這很淒涼而且傷心，但也覺得這又似乎倒頗富於一種詩意，一種清高的情感。「是的，清高的情感！」他想。腦子裏忽然又閃出劉副官的影子，他又圓睜兩眼的憤怒了。

「唉，有姊妹總佔便宜，媽的！」

他於是拿着詩集，獨個人踱到窗外的花園來了。在一張籐躺椅上躺了下來。面前幾盆紅色的玫瑰花朶觸着他的眼睛，那紅得太討厭了，他立刻就把眼光掉開。他仰了臉看着那和眼睛很調和的天空；天是一瀉無餘的蔚藍色，藍得發閃，藍得深沉，憂鬱地好像藍得想離開人間而去。他嘆一口氣；他喜歡聽見自己這樣的嘆聲。他皺眉頭想：「呵！這蔚藍色的憂鬱呵！」但立刻他眉毛一揚很吃驚了，因為他忽然聽

見一個響亮而高吭的呼痰聲在他背後不遠出現了。他趕快掉頭一看，只見是盧參謀長左手端着一只茶盃，右手伸出大指二指在拈扯着嘴角上八字鬚的尾巴，一步閑適地走來。他於是連忙一翻爬起，讓在旁邊，垂着雙手，笑嘻嘻地說道：

「參謀長！」

盧參謀長點點頭，一屁股坐在藤躺椅上，把盃子送到嘴邊喝了一口，才隨意抬起兩眼來說道：

「你一個人在這裏嗎？」

「是的，參謀長！」他恭敬地把上身微微向前傾一下，不知道走開的好，還是不走開的好。

盧參謀長右手拈扯着鬚子尾巴，把左腿架到右腿上，抖了幾抖。他看着面前幾盆紅色的玫瑰花朶，覺得紅得很可愛，他想：「我明天一定叫勤務兵抬它兩盆回去。」他便笑一笑。掉頭一看，見陳司事還忸怩地站在旁邊，便從喉管底裏呼一聲痰，

說道：

「你不坐嗎？」

「是，參謀長！」他又把上身微微向前傾一下，仍然不知道走開的好，還是不走開的好。

「哪，坐罷。」盧參謀長把嘴向着旁邊的一個方凳指了一下。

「是，參謀長！」他全身都緊張了，好像感到血在沸騰，心卜卜的直衝喉頭跳動起來。他側着身子挨到那方凳，惴惴地用半邊屁股坐上去，把兩手掌端正地擱在兩膝蓋上。這一下，他心頭又忽然起了一種緊張的希望了；「我倒莫如趁這沒有別人的機會向他說說……」

盧參謀長掉臉來看見陳司事那樣坐的姿式，覺得非常的滿意，自己也就覺得在這樣的姿式面前特別顯得高大，他於是高吭地從喉管底裏呼一聲痰，吐了出去，很感興趣地說道：

「你在這裏用功嗎？」

「嚇嚇！參謀長！」

「但我看你的身體很弱……」

陳司事立刻感到非常的激動，兩眼都激動得感到濕潤；同時覺得自己真的非常孱弱，他想：「我的臉色大概很蒼白的罷？」他於是更加做出弱不勝衣的臉相來，伸起一隻手掌摸着自己的胸脯，細聲答道：

「是的，參謀長！身體就是很壞，天天坐着寫，大概是胃病……也許肺上也……」他立刻覺察自己的手不該這麼亂動，趕快又放下去，依然端正地擱在膝蓋上。「我

同劉副官……但他的身體比我好很多……」

「哦！」盧參謀長喝了一口茶說；他把左腿放下來，把右腿架上去。「我倒忘了你是同劉副官差不多同時來的。」

「是的，參謀長！」他想：「趁這機會便說下去罷。」於是馬上捏着膽子，兩手心

都出了汗。「家嚴來信，他說問候參謀長，還問候大太太，二太太，他說那回給參謀長帶來的那點土產，真是慚愧得很！他說簡直沒有報答一點參謀長的栽培。」

「哦，我倒忘了，你父親好嗎？」

陳司事趕快皺皺眉頭：

「他最近病得很厲害。參謀長！」

「啊？病得很厲害？」盧參謀長越覺得陳司事那一切姿式、態度、口吻，都很滿意，覺得也應該給他一個滿意，便做出吃驚的臉相，睜大一對眼圈。

「是，很厲害，參謀長！」他記起有人說參謀長是很講孝的，他於是趕快加添道。

「我早就打算要請一兩個月的假回去侍奉他老人家的，但是他老人家來信說叫我無論如何不要回去。」

「爲甚麼？」

「他說，就叫我在這裏好好給參謀長効力就好了，同時他老人家覺得像我現

在這樣回家鄉是很難爲情的。『他剛剛說到這裏立刻驚訝地想道：『我在怎樣的胡說八道呵！』於是蒼白的臉上的兩頰頓時緋紅起來，兩隻耳朵也都紅得像要滴血。』

『這樣子倒也紅白得可愛。』盧參謀長看着他的臉，腦子裏忽然這麼閃一下；

隨即笑道：

『哦，你父親真是好罷，等我有機會的時候同旅長提提罷。』

陳司事好像劈頭挨了一棒似的，兩眼發熱，登時像彈簧似的一直地站了起來，上身向前彎了一下，顫聲說道：

『謝謝參謀長的栽培，真是感激得很！』

盧參謀長也感到一種興奮，愉快地覺到自己說話的力量，於是隨便把右手向前伸一伸，點點頭說道：

『好，坐罷！』

陳司事立刻又吊着半邊屁股坐下去，全身簡直像被火燒着似的發熱。

盧參謀長把孟子送到嘴唇邊，但孟子是空的，他於是高亢地呼一聲痰，喊：「勤務兵！勤務兵！」

陳司事也側過身子去更大聲的喊：

「勤務兵！勤務兵！」

停一會兒，不見有回聲。

盧參謀長吐出一口痰去，又高聲的喊：

「勤務兵！勤務兵！」

陳司事索性站起走向門幾步更大聲的喊：

「勤務兵！勤務兵！」

還是不見有回聲。「我好不好去幫他舀一盃來？」陳司事要進不進地想。「不，不，那太卑鄙了！」

「陳師爺！請你出去幫我喊喊罷。」

「好！他剛剛要走，立刻却又轉身來了，伸手就要去拿盧參謀長手上的杯子：『參謀長，我去幫你舀一盃來罷。』」

「不必不必！」盧參謀長一面把杯子遞給他，一面說：「哪，好罷，那就請你幫我帶出去叫勤務兵送來罷。」

陳司事興奮地走出花園的時候，簡直忍不住嘻開嘴唇笑了。他仰臉一看那蔚藍色的天，天仍然是那麼一瀉無餘的藍色，仍然是那麼藍得發閃，藍得深沉，但奇怪得很，這時候看見的天，已不再是那麼蔚藍色的憂鬱，而覺得那蔚藍得很光亮，好像天鵝絨一般。

一九三六，二月。

病馬

站在一匹瘦黃馬屁股旁邊的趕馬人，一手扶着木鞍，一手掌着腳鐙，向着他臉前一個小白臉的顧主，和聲地又補上一句道：

「先生，慢慢的呵！這馬不能大跑的啊！我們還在餵牠的藥的……」

小白臉一面提起一隻腳尖踏上腳鐙，一面皺着兩眉，點點頭答道：「好了好了，曉得曉得！」他向着木鞍翻身爬上去的那一瞬間，忽然不高興的想道：「唉，偏偏只剩下這匹馬騎着那四匹好馬的四個同學恐怕已經不再等我，在城外跑着了！」他筆直地騎在鞍上，兩腳尖登穩馬肚兩邊的腳鐙，便捏緊轡頭一拉，向着馬屁股打下一鞭子去；黃馬痛得把頭翹起來一搖，但終於四腳踢起塵土在街上跑起來了。趕馬人嚇得一跳，苦皺着黃紅瘦臉，大張着嘴巴嘶聲地喊道：「喂，先生先生！跑不得

呵！

「哼，爲甚麼說不能大跑？說謊！」小白臉憤憤的想，就索性再打了兩鞭子。馬跑得更快，空氣都被他的鼻尖衝破，從他的兩耳邊呼呼地掠向後去。街兩旁的人們都一下子顯出吃驚的眼色；一切都好像突然肅靜起來；就只聽見馬蹄打在石板路上的的打的打的聲音。他忽然想起剛才那四個同學在衆人眼前飛跑的英武姿式，自己也就自然而然的在鞍上更加坐得筆直，胸脯都挺了出來；這一挺，居然也就覺得跨下的這馬已經不是劣馬，倒好像是一匹千里名駒。忽然一個揩着一籬炭的工人在街心，被馬飛跑過去時撞得偏了一下，幾乎跌下地去。他這才一驚，全身的毛孔都像針尖刺着一般冒出汗來，「呵呵，該死！」他自己責備似的想，「不知那人撞傷了甚麼沒有？」但他生怕甚麼追了上來似的，仍然縱馬跑去。

趕馬人急得兩眼發直，甩動着兩手飛跑，一面追，一面嘶聲地喊道：「喂，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但遠遠的前面，那小白臉還在打馬飛跑，在一個街的拐角轉彎不見了。街兩旁的人們都看得笑了起來，有的玩笑地喊道：「喂，跑呀跑呀！」

趕馬人氣得臉發青，不理他們，仍然喘着氣甩動兩手飛跑。剛剛跑出街的拐角，看見遠遠的那小白臉仍然揮動鞭子在打飛跑着的馬。他皺緊眉頭，好像覺得那鞭子就打在自己肉上似的痛。但那馬又在那街道的拐角轉彎不見了。街兩旁又是一陣喊聲和笑聲。他仍然不理，不停的追上去。這回追出街的拐角，就遠遠看見那馬死死地站在街心不走，那小白臉還在揮着鞭子打馬的屁股。他於是趕忙上氣不接下氣地大聲喊道：「喂，先生……先生！」

小白臉見馬打不動了，立刻滿臉怒氣，登緊腳鐙就踢馬肚皮一脚；馬還是四腳站住不動。他用力把轡頭一拉，馬嘴仰了起來，他才清楚地看見了，馬的鼻孔在上氣不接下氣地噴着白氣，嘴角吐出許多肥皂泡似的白沫；他這才覺得這馬跑出毛病來了，一種惶惑的感情立刻浮上他的兩眼，而且覺得這馬可憐起來。他掉頭一看，見

趕馬人踉踉跄跄地跑來了，口里在不住地喊「先生先生，」那晒得黑紅的瘦臉的額上，蚯蚓似的青筋條條鼓出，許多汗水就正在那上面流，冒出熱氣，鼻孔簡直氣都透不過來了。「可憐，」他想；同時他平常在學校裏講慣了的「不平」的問題也忽然浮了上來，於是慚愧地濕潤着眼眶想道：「糟，糟！這多麼不人道呵！我騎着，他却跑得那樣……」他暗暗用兩個指頭扭了大腿一扭，好像給螃蟹夾了一口似的痛了一下，心頭才稍爲輕鬆一些了。於是帶着一種憐憫的聲音說道：「喂，你的馬不跑了！」

「不跑了！」趕馬人鐵青着臉，憤憤地說，唾沫星子都從他的嘴唇上噴了出來。

「我說過我這馬不能大跑不能大跑的！你看，跑得好，跑，把牠的毛病又跑出來了！」他一面說着，一面向着馬頭走去。「毛病跑出來了，看，糟糕！我說不能跑的……」

小白臉的臉色有點變了。「多討厭的嘍叨！」他皺着眉頭想。

「你看，這樣多的白沫！」趕馬人皺着臉，用手揩着馬嘴說：「你看，這樣多的汗水！」他頓一脚，憤憤地然而傷心地說，同時望了圍過來看熱鬧的十幾個人一眼，他

攤開兩手來，好像要別人聽聽誰有道理似的說下去：「我說跑不得跑不得，把馬都跑出毛病來了！我們還在餵藥的！餵了多少錢的！」

小白臉見而前這許多眼睛都在看他，立刻臉紅了起來。自己這麼高高在上，全身都好像裸露在衆人的眼睛前，於是臉更紅了。他不知道再打着馬跑的好，還是就這麼站住的好。忽然一種思想浮上來了，「索性下去吧，幸好我還沒有給他的租錢。」但他卻又沒有動。終於把轡頭一拉，說道：「走呵！」舉起鞭子來就給馬屁股一下。

「喂，先生！」趕馬人忽然怒挺着一對眼珠，粗聲喊道。

小白臉也立刻憤怒了，在馬上踢兩脚厲聲喊道：「做啖！你要做啖！哼！你？」

「甚麼做啖！馬，跑出毛病來了！你還打！」趕馬人索性兩手叉腰地說。

「滾蛋！你去你的馬的毛病！馬有毛病幹嗎？你要牽來出租？嗯？你？不是想拿

病馬來賴人？」他吼着，身體一翻從馬上跳下來。「你要賴麼，我就偏不騎了！」

「拿租錢來！」趕馬人立刻伸開兩手攔在前面。

「放屁拿錢？我才騎了好遠點路呵！」小白臉吼着，掉轉身來就走。趕馬人衝前一步，伸手抓住他的肩膀。小白臉可憤怒得跳起來了，覺得這下等人的髒手竟敢在衆人的面前對他這樣無禮，簡直是莫大的侮辱。他舉起馬鞭子就向着趕馬人的肩頭直劈下去。趕馬人並不退，直衝了上來。小白臉又再舉起鞭子，就在這時候，人叢中跳出幾個人來把他兩個拉開了。他心裏覺得這一拉很好，自己已經勝利，很可以收場了；但是他還推着衆人的手，做着要追上趕馬人那方去的架式喊道：

「混賬王八旦！」

一九三五，十一月。

第三生命

不曉得你們這兒的兵怎樣，據我所看見的大都是面黃肌瘦，一層皮子包着突出來的骨頭。至於我們那兒的也差不多，也是一層皮子包着突出來的骨頭的，可是滿臉却置着的是一層慘白的煙灰色，——大家都抽鴉片煙。操場是很少上的，因為排長抽，連長抽，營長也抽，……除非是有甚麼大員之類到來，營長們才把大家帶到操場去正步一會，跑步一會，跑不了好久，大家自然流了汗；可是營長們也忍耐不住地張着烏白的嘴唇隨着眼角的淚水珠打起呵欠來了。這一回回來，自然大家是飽抽一頓，所謂「飽抽」那當然是屬於營長之類，至於大家也不過是多翻一兩次煙灰罷了。

我們那兒的煙很便宜，兩角錢就可以買一兩，現在恐怕更要便宜了。我們那兒

一到二三月，就可以看見遍田紅紅白白的煙花，像荷花似的，在蔚藍的天空下迎着風向你的周圍點頭。新煙一上市，餉就用煙來代替了。一個月一個人可以得到好幾兩。這是很好的管束的辦法。煙並不多，只讓你抽得倒跟破敗，呵欠連天的樣子，沒有事的時候，儘你在大殿的灰黯角落裏躺躺，或者抱着喪氣的頭在天井邊曬曬太陽，就不怕你拐槍潛逃了。

所以我們那兒的兵一個人有兩枝槍，一枝步槍，一枝烟槍。遇着開差，烟槍裝在雜囊裏，步槍就掛在肩膀上。所謂步槍是軍人的第二生命，那末烟槍就該是第三生命了。缺了牠，步槍就越掛越要命，肩膀就像要斷下來似的，更說不上打仗了。所以每一宿營，飯有沒不管，敵人在甚麼地方不管，走進了破廟子的大殿，大家就放下步槍取出烟槍，躺下去，對着烟燈的豆大火光都「瞄準」起來了。在烟霧沉沉中，你可以看見萬盞明燈，像放河燈似的，大家在「開火」了。

等到「開火」完畢，排着列子點名的時候，連長和兵們大家都神氣十足，喊一

聲，應一聲，如果你站在連長與兵們之間，你可以聞着雙方襲來的苦臭煙氣；至於連長與兵們呢，大家都不會覺得，誰都像不覺得誰抽過煙似的，都一樣了。這一點，官長與兵們是「一氣」的。

用烟發餉的時候，是三四月。因為價錢便宜也只是這個時候，烟越陳價錢就越貴了。所以除了這時期，大家希望着的就是打仗。希望打仗，倒並不是說大家沒有煙抽了就想死，或者不怕死；這時期是又可以有鴉片收入的。大家所希望的就是攻城攻鎮的那一剎那，或者敗走，或者打勝，趁着那幾點鐘公開的祕密的混亂，敗走的就在街那頭攻進深閨，打勝的就在街這頭攻進賬房，都像預先通知過似的，都不再開槍，打櫃子的打櫃子，開箱子的開箱子，床下面，夾壁裏，都很熟練地，把紅綠的綢緞衣服穿在軍服下面，把黃白的金銀裝在褲帶裏頭，自然一大包一大包的黑東西更是歡迎不暇了。這時期是比三四月的發餉還愉快萬分的。大家拿着這東西，又可以伸着懶腰登緊脚跟輪在那破廟子的大殿上抽個腸瘦腦滿了。抽來抽去，一個個都抽

得像廟子裏的小鬼似的，皮子吸進去，骨頭吸出來，如果脫下軍服，讓他們站在太陽光下，你可以看見一堆堆怕人的骷髏。

如果在三四月間打仗，對於他們那就更加好，上面既可以發餉，進城又可以發財，何況正當着烟漿將要割完，麥子也正是茂盛的時候。一開火，大家可以「地形利用」地在幾尺高黃黃的麥叢下面作掩護，一衝鋒，好像神不知鬼不覺似的從麥田衝着許多衙堂就撲過去了。肚子餓了，可以把煙斗劈開，裏面滿是黃澄澄的罌粟，倒進口裏面就可以充肌。至於癩發了呢，那就更有辦法。趁着這邊的砲兵陣地正在轟隆轟隆一砲一砲地向敵人射擊的時候，真是好像替大家掩護似的，讓一部份人開着槍，其他一部份人就退到稍後方的幾步，躺在麥田旁邊，幾個人換替擋着風，把燈燃好就抽了起來。抽好了，又上去掉其他一部份人來換班。至於官長們胆子比較小一點，則躺在更後更後的麥田去了。他們是用勤務兵拿着洋傘擋風的。這應該要說是兩道火線：在前線，放下烟槍，拿起步槍；在後線，則是放下步槍，拿起烟槍。大家把懸

一過足，便在長官的命令之下，一聲「殺！殺！殺！」隨着「低低低」的衝鋒號聲，踏翻麥子，跌倒煙莖，便向着城或鎮衝過去，大家於是又攻進深閨，攻進賬房，打櫃子，開箱子去了。

我們那兒也許和你們這兒不一樣，我們那兒的兵和煙是常常連在一起的。比如要衝鋒的時候，你們這兒大概是獎錢。眼看着一道橋攻不過去的時候，大概是喊：

「弟兄們！搶過這條橋呀！獎二千塊呀！」

對面的敵人也喊：

「弟兄們！死守着這條橋呀，獎四千塊呀！」

這邊二千過去，那邊就四千反轟過來，於是乎兩邊都就衝。這，大家都用的是錢。

自然我們那兒也是用錢；可是有着一回却用的是鴉片做獎品的。

「弟兄們！衝過去，獎五十兩煙！」這邊喊。

「弟兄們！衝過去，獎一百兩煙！」那邊也喊。

至於排着列子喊「稍息，立正」的時候，如果大家懶洋洋地把脚步拖回去，你們這兒的官長大概是喊：

「沒有吃飽麼！」

可是我們那兒却有一點不同，是喊：

「癮沒過足麼！」

每逢發了財的時候，大家一過足了癮，沒有事便賭。因為那許多鴉片，抽是抽不完，賣又一時賣不脫，大家於是便圍着一大堆，拿出三個骰子來，起頭是一錢二錢的賭，漸漸輸得口麻，發起毛來，便高聲喊起來了：

「二兩！」

「四兩！」

漸漸增加到十兩二十兩，大家都就汗流滿面，臉紅筋脹，互相都起着敵意來了。輸完了，氣不過，只要誰在人叢中大喊一聲，馬上就可以看見骰子與拳頭齊飛，頭破

與血流開始。

「媽媽的！誰要刺刀！」

誰這麼喊一聲，就像提醒了大家似的，馬上就可以聽見洗流嘩啦的抽取刺刀的混亂的聲音。

這一下，上面就來開始一次整飭軍風紀。該打屁股的打屁股，該開革的就開革，該怎麼的就怎麼。骰子沒收，鴉片沒收，天下於是乎又太平。

總之，我們那兒的兵和煙是連在一起的。你如果去問一個兵販子，說那兒的煙餉多，那兒煙的辦法多，他會一點不遲疑地告訴你，那兒多，那兒好，多到怎樣的程度，好到怎樣的程度。一點也不會含糊的。

兵販子們是懂得很多的。他們不得已來當兵，可是在「不得已」中創造了許多應付的辦法。他們從這個部隊跑到那個部隊，又從那個部隊跑到其他的一個部隊。他們懂得見着長官端端的立正舉手，同時懂得欺負鄉下才來的新兵或者鄉下

人。他能夠怎樣裝病躲過上操，一遇着戰爭的時候，他就懂得悄悄地燒好幾個紅紅的煙泡裝在貼身的褲帶裏溜走了。機會不好的時候，自然是不拐槍，有幾個煙泡子儘夠了。如果溜不脫呢，自然是上火線，不知怎麼地，眼睛一不看見，他們就已經踏過尸首，首先就攻進深閨或者賬房去了。

他們總是常常活着回來的。

火線上常常有着這樣的事情：在兩邊相持不下的一個橋頭，大家是可以互相望着談天的。互相間一把休息的交涉話辦清，就都安心地抱着槍坐下來了。

「那邊的弟兄！我們這邊有白米飯呵，過來麼！」這邊這麼說。

「我們這邊有臘肉呢，你們過來好了！」那邊又這麼說。

「弟兄，講好的呵！等老子們抽口煙呵！不要開玩笑呵！」

「好的，抽好了。」

大家於是輪着抽了起來。如果誰先抽足了，就把槍端好，瞄着橋那邊的煙燈，吧

……！就可以登時聽見兩方都亂嚷起來了。

「媽的！要打麼！」

於是噼啪噼啪又開始。

這麼地打一下，自然一方又打勝，一方又敗走，自然又是一個公開的祕密的一場混亂。自然大家又抽得腸瘦腦滿了。

自然，安全回來的大部份又是兵販子。

現在我們那兒更是滿地炮花了，不知「癡沒過足麼！」的這句罵法還常聽見否？

一九三四，六月。

退 却

回想起來，這差不多已經是八年前的事了。

記得也正是這個時光，天上青板板地，沒有一絲雲，沒有一點風，就只是一個火球般的太陽紅辣辣地嵌在上頭；一根根的頭髮跟汗毛都幾乎熱得要炸了。汗水已經流完，如果在臉龐一抹，就是滿把乾沙沙的鹽顆子。這一個小鎮子的背後，是聳入天空的叢莽的荒山，荒山的左右兩臂起伏地延伸出去，像一把椅形似的，抵住平羌江面，這南岸就是我軍對峙敵軍的地方。兩邊的散兵線可以隔河相望。這邊一排排掃射，那邊也一排排掃射，只聽見咣吧咣吧的槍聲，乾燥而沉悶地，穿過煩熱的空氣，激着空谷的回聲，刺進人悵惘的心頭，真想不到明天這嘴巴會不會能夠再裝下飯去的事了。看，一個個在臉龐上掛着血水的傷兵正拄着竹杖從河邊穿過稻叢退下

來着。

「媽呀，噁～～～渴死了呵，噁～～～」

哼着哼着，把竹杖放下來，便躺在鎮頭的街沿上了。

我們在這兒對峙已經一天一夜了。忽然一種謠言從每個人的心頭掠過，說是我們的指揮部已經放棄了正面的縣城退却了。一下子，好像突然似的，每個人的臉上都閃上一個陰影，大家都咬着牙，驚惶起來了：我們的這右翼怎麼辦？

半夜的時候，我正疲倦地蜷伏着睡在門後，不知被誰踢了一下，我便驚覺地睜開眼睛，黑洞洞地，睡前的許多燈光現在是一絲也沒有，就只看見許多憧憧的黑影，像潮水一般無聲地向着門外湧着出去。我這時候，骨頭痛也忘記了，本能地一翻爬起來，揸上我的槍，就呆頭呆腦地擠進潮水般的人叢，擠出門來了。究竟爲什麼，向着甚麼地方走，簡直沒有想一想的工夫，在黑暗中的一切全是充滿了恐怖，雖是夏天，然而牙齒却在吃吃地打戰。別人走，自己也走。因爲剛睡得胡里胡塗爬起來，聽見

江那面一陣陣掃射過來的槍聲，好像就要刺到背心來似的。兩支腳簡直虛飄飄起來了。不過，腳雖然虛飄飄，可是連倒下去的空隙也沒有，人擠着人，前面走得慢，後面擠得兇，兩邊的要向着中間擠，誰都想搶上前去，我於是便這麼不知不覺地被擠得兩腳離開地，被抬了起來，一直抬出了鎮口。這之間，就只聽見一種悲慘的叫聲從兩邊階沿上送了過來：

「啊喲~~~~丟了我們了!啊喲~~~~」

「不准做聲!」

我被抬上山的時候，腳落了地，才慢慢清醒起來，知道離開那個小鎮已經好遠了，但江那面的鎗聲還在從背後傳了過來，清脆地刺進人的心頭。現在雖然快走出了危險界，然而還是那麼擠，我用手抵着前面的背，後面的手也抵着我的背，小心地鑽開那高過頭的叢莽，在崖邊上摸着前進。

「哎喲!媽!」前面傳來驚呼的叫聲。

「叫什麼！」

但是緊接着就聽見一個笨重的聲音像一細包裹似的帶着許多小石頭唏哩嘩啦地滾下去了。大家的心一下都又捏緊起來。

「槍呢？槍呢？」

「一齊都滾下去了！」

又是靜默，山頭的叢林跟叢莽好像都一下靜默起來了，黑聳聳地望着我們，好像那裏面藏着許多鬼手似的。然而誰管他，後面的更可怕呢！走到拐灣地方的時候，微微地可以聽見崖下面呻吟的聲音傳了上來，前面的一個就回過頭來悄悄地說道：

「當心，這兒。」

我摸着缺口的地方，抓着崖上的枯枝，小心地跨過，也回過頭悄悄地傳下去：

「當心，這兒。」

走到比較寬一點的地方去，背後的鎗聲已經小起來了，人也沒有那麼擠，但是不知怎麼地我一下怕起土匪來了。這山是有名的萬松林，我們駐札在城裏的時候，就常常聽見說這兒有着幾百名土匪聚集，鎗彈齊全，哇，不要是躲在那黑松林裏面等着我們呢！

「當心呵，前面！」誰這麼說一聲。

可是一個最熟悉的聲音馬上就從黑暗中叫了出來：

「笑話，匏哥，怕甚麼！」

一聽我就知道是傳令長。忽然那每年六月六關雲長的磨刀會時的傳令長的面影一下在我的腦子中閃出來了。那一天，我們營裏的空氣簡直不尋常，上上下下大小官兵忽然一下子都會親熱起來的。大家都「你哥子我兄弟」的叫起來了。傳令長照例是「承行大五哥。」大家團團地站在大堂前面的時候，他便把錢紙一張一張地在一條長凳上擺了起來，左手把鷄頭彎到背後來執着，右手便拿起明晃晃

的菜刀，做了一個請安的架勢，就在鷄頸上殺一條口，把鮮紅的血從頭一張錢紙滴到末一張錢紙，於是他便向着站在當中關雲長像前的副官鞠着躬嚴肅地說道：

「稟大哥，恭喜恭喜！」

大家這時都提起穿着軍服的手來打個拱，便高高興興地等着喝酒去了。

想到自己也是「哥老會」的「袍哥」，頓時使我增加不少的勇氣。假使那些傢伙真的從黑松林裏跳了出來，假使真的被他們截着的時候，「弟兄，山不轉路轉，場頭不遇，轉頭相逢。」這幾句話，難道不懂了麼？我一下子膽兒又壯起來了，依然小心地摸着崖邊，抓着枯枝，跟着前一個的腳跟，在高過頭的叢莽中鑽着，直向黑松林的山頭爬去。

天亮的時候，槍聲自然已經聽不見，而且我們已經穿出叢莽了。站在山的頂上，向下面望去，只見遍山都是亂雜的人，一搖一擺地在爬了上來，有些在半夜走錯了路的，現在也從右邊的山谷爬着來了。許多滑竿椅子之類都空着，那些官長們都在

牠們的後面一步一步擺地走。許多空着背的馬也在人叢中零零落落的走着。想不到我們居然擠在最前面來了。

可是大家都已經很疲倦，骨頭又痛了起來，尤其是被那灰白的晨風跟細雨一吹，心旌就有些搖搖，餓得有點頭發昏，幾乎透不過氣來了。好在已經走到垭口，向著山那邊一望的時候，頓時換了一個新的天地，但見山腳下的叢林旁邊，躺着一兩間草房，早晨灰白的炊烟，正在從那艸房頂方口的烟卣冒出，隨着風一揚，炊烟就散開來，跟林間的薄霧融和在一處舒捲起來了。

「噲，那兒一定有東西！」

誰這麼叫了一聲，大家的希望都一下燃燒了起來。腳勁都又充滿了。下坡路是好走不過的。大家的屁股上搖着鎗托與刺刀的聲音，跌着一些小石頭，一跳一跳地就向着斜坡下面直跑。

我們剛剛走到門邊，陡然就聽見艸房後的門碰的一下，接着就是穿着樹林跑

的聲音。我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走進門去，眼睛開始黑了一下，稍稍站定，就辨出屋內的方向，哈，灶上的鍋正熱氣騰騰的呢！大家圍了攏來，揭開鍋蓋，裏面正煮着熱嚙嚙的豆渣。「好呀！好呀！」大家喊着，於是拿碗的拿碗，抓盤子的抓盤子，可是灶脚下陡然跳出一個老太婆來了。撲的一聲她就跪在地上，戰兢兢地，頭髮已很白，乾癟的紅眼眶流出了兩行眼淚。

「老爺！老爺！我們苦死了……就……這點點……饒饒吧……」她哭。

大家都沒有管他，把碗就在鍋裏面舀，舀起來就吃，只見許多碗在鍋裏翻，有些沒有舀着的，半途就在人家的碗裏截了一半去，然而人還在越來越多，屋子幾乎要擠爆了。你碰着我的膀子，我又碰着他的背，然而還在來，那個老太婆簡直被擠在灶旁邊大哭起來了。

「你們弄死我算了！弄死我算了！」

我走到後門邊的時候，忽然聽見卜卜卜的聲音，馬上就看見三個赤膊的背影

在樹林中像驚弓之鳥似的亂跑。然而後來也據說他們終於被後到的勤務兵拉來做轎夫跟着來了。

下午的時候，據偵探說是敵軍又渡河追來了。我們又一程趕一程的退走。可是剛剛走到豹子崗下的時候，前頭就傳下話來，叫「準備。」糟糕，前面難道也有敵人麼？然而這條路是夠危險的。兩邊是高山，山頂上也是密密的黑松林，太陽已經落下去，晚霧又罩上來了。我們就在夾槽當中的山脚走着，前面山頭的目的地幾乎看不清楚了。果然這時候，正從左邊山頭的松林裏射下來一聲土槍——吧！——陡然一下，大家都緊張起來。這種据高臨下，準會全軍覆沒的。前面走的弟兄都忽然高聲大叫起來了：

「喂！飽哥！值價的！我們是老邊軍呵！」

上面又再放下來一槍，接着也是百多人的喊聲：

「既然是老邊軍，過去！」

我們好像遇着大赦一般，好容易才捏着一把汗翻過山去，這些傢伙們倒也講義氣，當然後面的追兵一定要倒霉了。

一九三四，七月。

茶 包

川康的交界處，是一個綿延不絕起伏伏的高山。離開那個古舊的城市，通過許多荒蕪的田路和一些硬崖的狹谷，直到太陽當頂的時候，才可以走到這山脚。在那環山包圍的古舊城中所看見的天，就已經很小；這山脚望見的就更小。站在插入天際的高峯脚下的石頭前面，順着自己的脚尖向前望去，就看見一地大大小小的亂石頭，有些甚至於大得像一座屋子那樣，蹲在那些亂石的上面。石縫中伸出着無數黃青的茅草，迎着風在那些高高矮矮的石頭邊點着那毛蟲似的頭。石頭過去，是一溪潺潺流着的清泉，輕輕地緩緩地反映着黃色的陽光曲曲折折地流下去，蕩出一種空谷的聲音。溪上面就是突起的插入天空的高崖，和這邊的高峯對峙。從峯腰到峯頂都是叢雜的筆立着的杉松，環繞着峯頂的杉松上面的天是一種死灰色，太

陽到這兒，都只有碗口那麼大，顯得灰黃了。往西康，就要順着這條小小的溪流，爬着一條半崖中的羊腸小路一重一重的翻過山去。說是爬，是因為山太高，好像壁立，走着那些一步高一步的石頭路，鼻子就和前四步的石級距離並沒有三尺遠，所以就顯得是爬行一樣了。在這些崖彎處，太陽是很少曬到的，許多青苔綠蘚就爬滿那些石級的邊沿，如果不當心滑一下，鼻子馬上就碰了石頭尖，準會擦脫一塊皮，流血呢。望着下面的黑洞洞的深谷，這麼小心地一步一步喘着氣走上去，汗就從臉上流下來，疲倦地想着，以為走完那插入天際的山頂就好了，但是剛剛走到山頂，轉一個彎，却又是一個小小平坦的斜谷，斜谷的周圍又是無窮的插入天際的高峯。再上去，自然又換出另外一種小小的斜谷，另一種插入天際的高峯也和先前的一樣。這些地方自然也有人家，就住在那些斜谷的盡頭，和高峯的山脚。五六間不大整齊的草房，順着路邊立着。房上的稻草被半年堆集的雪花壓成了燒焦似的枯黑。山風吹過去，就可以聽見那些稻草嘶嘶地像低泣的聲音。房門口都照樣地擺着一張長長的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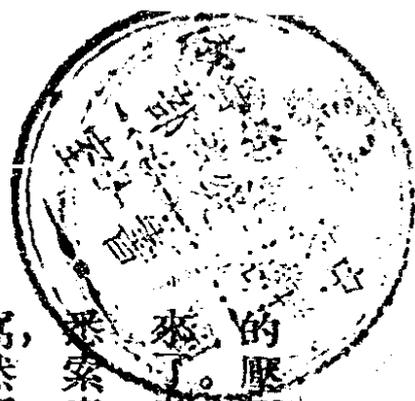
而舊的條桌和兩條不整齊的長凳。一兩個扎着圍腰布的紅線眼皮的女人就在那兒應酬着她們的顧客。聽見斜谷轉彎的那邊有着拐子碌在石上清脆的聲音，她們委縮地圍在柴火旁邊就知道她們又有顧客來了。這些顧客就是揩茶包的腳夫。那茶包一塊有八尺長，用篾篋裝成，好像一條挺長的扁圓枕頭，一條大約有十五斤。那些粗壯膊胛的漢子，一氣是可以揩十五六條之多的。他們把那茶包一條疊一條地扎好揹在背上，就像揹一個頂大的方桌面子似的，從腰起離頭有三四尺高，那寬度在他揹着的兩旁還可以遮着兩個人。然而走十來步却就要休息半天。十幾個人結着伴，一串串地在半崖的羊腸小路上掃着上面垂下來的樹葉一步一步的走着。他們休息，全憑一根拐子，這東西，恰有屁股那麼高，是圓滾滾的一根木棒，接進屁股的一頭有一個五寸來長的橫木。大家在樹葉下沙沙地走了一會兒，便把拐子在石邊一立，讓拐子下端的尖鐵塊插穩在石和石的中間，屁股就原地不動的，靠到橫木上。然後用竹圈子括着臉上的汗珠，噓出一口哨音，那哨音使對崖樹梢的麻雀們也吃

驚地亂飛起來，他們於是休息了。這茶包是專銷給康藏土人的。他們拿這茶葉去熬酥油充饑，是他們食品中的重要部份。這些腳夫們就這麼一年到頭無休無歇地從古舊城裏的商家措出來，爬過山去，運到打箭爐，他們在脚店裏把茶包一擱，茶商的夥計們跑來點收清楚，在輕蔑的眼光下接着夠回家的腳錢，他們就又啃着玉蜀黍的大糰，跑回那個古舊的城市，在老板那兒又細扎十幾包起來，又到這懸崖的半腰一步挨一步的流汗前進。望着那一重又一重走不完的高山，望着那沉重雲頭的死灰色的天際，那天際呵，真遙遠得很呢。太陽從崖這邊爬到崖那邊，灰黃色的光線在牠們的瘦臉上僅僅是一會兒很快就掠過去了，不見了。他們張着那呆滯的網滿紅絲的眼睛，呆板地嘆息地想着：『啊，又是一天了！』當他們站在路上休息的時候，那永遠伴着他們的那根拐子，拄在那石級上發出的清脆聲音，就好像安慰他們一下似的。他們這裏面，有很多自然是鄉裏種田的，然而有些却是無田可種擠到這山裏斜谷來住家的漢子。他們把自己的紅眼眶的女人留在家裏賣點小菜之類，他們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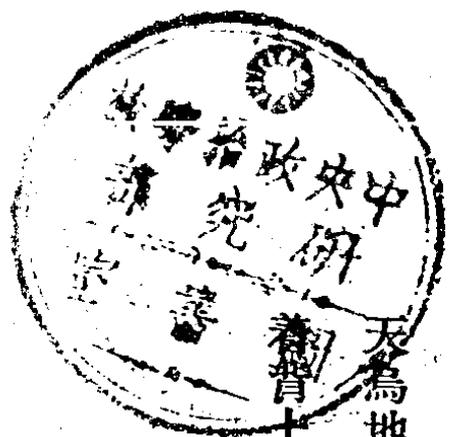
這麼一回一回往返地揩茶包。有時剩得兩個錢，就回來住幾天，使老婆生一些孩子。他們所希望的是當他們硬蹣跚地閉着眼睛躺在墳墓裏的時候，也好有人來給他們在亂草前點三根香，燒幾張紙，磕幾個頭。當他們那凸着肚的老婆生下一個孩子來，如果是男的，他們那成年沉默而且常常嘆氣的乾枯嘴唇，就在那毛絨絨的鬍子下露着焦黃的牙齒嘻開來了。如果同伴們拍着他們的肩膀給他們說着「恭喜呵恭喜，」他們就簡直快活得眼淚都要流出來。三朝的一天，他們便要在紅紙寫的神位面前點着火光閃閃的燭，和白煙繚繞的香，「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他們覺得是很對得起先人了。磕了頭起來，便把一根拐子拿到孩子嫩嫩的屁股跟前來，用橫木在那屁股的下面攔一攔，口中就唸唸有詞地說道：「不願你長大做官做府，只願你將來搯得起二百五，二百五差不多是二十包茶的樣子。能夠把一疊八尺見方的茶包直直的搯在背上，在他們認爲又可以討老婆，生孩子，傳宗接代了。孩子到了十來歲紅噴噴的一張臉的時候，便帶着同去在老板的面前學着看臉色，開始揩茶

包。起頭自然是兩包三包，慢慢就加多起來。人越高，背上的東西也越高，而臉子也就漸漸地變成臘黃，瘦削下去了。這時候，老一輩的鬍子白起來，背脊駝下去，身上那粗得像一層麻布般的皮子包着突出的乾枯骨頭，背上的茶包也就減少下去，不到一半了，然而走起路來還有點打偏偏，在亂石的懸崖半腰，一步一步的摸着走去。狹谷旁邊的那些鷄毛店的女人，見他們這些顧客走來，照例就站在門口，一面張着被柴火烟子薰得快瞎了的眼睛，一面張着那沒有血色的蒼白嘴唇喊「喂，客人，息店了！」他們這些揹茶包的在半山裏從天朦朧亮就起來走到現在，自己算算究竟是走了二十來里路了，快黃昏了，可以休息了。走進店子，在那成年潮濕的土牆邊把茶包子一放，自己就在柴火旁邊躺下去。如果還有點雅片，就在那地下的草蒲團似的草墊子上把烟燈點起來，枯黑的烟灰拌和着一點點熟煙就在那烟燈上烏焦疤弓的燒，來醫治那幾十年來壓傷了的遍體的疼痛。老板娘如果在旁邊問着他們這回揹了多少的話，他們就在那一跳跳的燈火前搖動着他們下巴下尖尖的雜白鬍鬚，

嘆息地說道：『我們不中用了！老了！該我們的孩子了！』那瘦臉在黃色的燈前就更顯得臘一般黃，額角和兩頰的橫橫直直的無數皺紋深深地像刀子雕刻過似的，無神的眼珠子就像嵌上的兩個白果，他們已經像木偶般的人了。當他們年青力壯的時候，在這些雞毛店子經過，把茶包子一放，把自己帶在身邊的糖從貼胸汗臭的衣兜裏面取出來吃過後就抱着手沒有事，如果店老板娘是熟人，有時還去和她們說幾句笑話開開心，或者約幾個同伴圍着來打打紙牌，來銷磨他們這無聊的時刻。可是到了鬍子蓬鬆，說話的精神已經沒有，如果不燒烟，倒下頭便睡了。這山裏是他們最熟悉的，然而最熟悉的也只是這山裏。像這樣措東西走路，頂好是晴天，晚上他們坐在柴火旁邊，聽着山頭的風從草房的壁縫吹下來，把烟子吹出門，吹下山去，他們就高興的說，『明天天又晴了。』頂怕的是雪天。然而這山到十月就開始落雪了，一直要落到二三月間。雪銀漾漾的堆滿山頭，甚至一切閑落，路上也堆滿了兩尺深，粉似的，齊斬斬地可以吞完小腿。連松杉也是白的，樹葉上都堆着一寸厚的雪花，低低



的壓下來掃着崖邊，反映着灰黃的陽光，更加撩得人眼花繚亂，眼睛就會這麼痛起來了。茶包子在那懸崖邊走過掃着那壓低下來的樹葉，那雪花就像麵粉團似的，悉索索地溜下來，落進頸項上發臭的衣領裏，頓時就覺着一股冷氣從皮膚透進心窩，然而總得皺着臉上很深的皺紋，咬着牙慎重地再踏進一步去。在這雪天裏走路，真不是玩的，霧子從崖旁邊的黑洞洞的深谷下面像剛揭開大飯桶時的白氣直衝上來，往上升，連續不斷地往上升，那濃濃的霧罩好像可以拈得着的輕紗似的。牠劈頭蓋面的升上來，繚繞在腳間，繚繞在茶包子間，繚繞在堆滿雪的松杉間，繚繞在峯頂和峯頂間，升不完，出不盡，好像那深谷下面誰在那兒成天燒着火煮着飯呢。霧是那麼紗一樣模糊的，在那些腳跡並不怎樣明顯的雪路上，真是可以迷失方向，不當心，一腳踏在冰塊上，就會連人帶茶包一起滑下深谷去，永遠葬在迷霧中。這到並不是稀奇事。所以他們每天起來，一拉開鷄毛店子的門，就要在霧罩中看看雪路上有沒有豹子的腳跡，如果有，就放心的揣着茶包走去。打山神廟前經過，心頭惶恐地希



望着神的保佑，口中便要說着『回來時再給你老人家燒紙。』然而那廟子站在那濕崖傍邊，其實已經破了。最難走的，恐怕是最後的一個山頂了。空手人從城裏來，兩天就可以翻過山去，然而在他們却要六七天才能爬上山頂。山頂的雪就是五六月都不會化完的。何況是落雪天氣。山頂上不但雪更深，霧更大，並且風也更厲害。在山裏走幾天，還有一些人家可以看見，雖是也有風，然而那聲音是低泣，是哭訴，如走在沙漠上，如經過萬人的墳堆，如聽見少女的悲痛。可是這一望無涯白漾漾的山頂，你瞧，雪花亂七八糟地漫天飛舞着，忽然一陣不知是那裏來的一股力量，一下子把雪花在空中旋捲着狂飛起來，捲了幾個回旋才落在雪地上。一些在崖邊的枯樹突然嘖嘖一聲斷了下來，咿哩嘩啦地就奔下崖去，就是已經着地的雪花都滾了起來。這時間，就只聽得『虎——虎——虎』的一種尖厲的怒吼，一種慘叫，在空中動蕩着，天為地白。第一個措茶包子上來的人不當心，馬上就看見他把拐子拋在空中，仰翻着背上的茶包翻了一個又一個的筋斗就滾下深不見底的深谷迷霧底下去。老頭

子走到這上面，如果遭受不着，縱不致飛下崖，但馬上你可以看見他眼珠子一怔，鬍子下面的嘴唇就立刻烏白，一縮一縮地露着齒，像是笑嘻嘻，直直地就躺到雪地上。暴風平靜後，就有烏鴉們來啄去他的眼珠，豹子們來啃去他的心臟。然而，人們並不因此就停下去。後來的向着死屍怔着傷感慣了的眼睛，呆板地搖搖頭，驚惕着自己，便又呆板地拄着拐子一聲聲清脆地向着那無窮盡的生活遠極前進。他們依然照樣地預祝着自己初生下來三天的小孩，希望他們來承繼着他們的命運。不過，這究竟已經是多年以前的黃金時代了。就縱然一月措一次，究竟還有措的，可以啃一啃玉蜀黍的硬糝。可是自從藏番拿着英國運來的槍進佔金沙江沿岸以後，英國製造的印度茶可以直接用噴着濃煙的火車運銷康藏，而內地那些古舊城市中的茶商便多半倒閉的倒閉，關門的關門了。於是有些人想再冒着風霜雨雪在崖邊上去拼命都不可能，而只好躲在家餓得暴躁地烤着柴火了。現在如果再經過這些地方，你可以看見較低的一些斜谷裏還有着一些零零落落的人家，在招待着很少的措

茶包的顧客和一些別的客人，在這裏，你可以隨時聽見男的粗暴的聲音，用瘦筋筋的拳頭捶着桌子；女人呢，則端一條凳子坐在門邊，眼淚鼻涕地數說着狂號。至於較高的一些斜谷，有許多地方的草房都空空洞洞，歪斜的歪斜，倒塌的倒塌，只剩一些崩壞的土灶在那歪柱旁邊，紅紙寫的神位都不見了。至於有些簡直等於從來就沒有過房子似的，那些被雪花壓黑的稻草已躺在鱗鱗的大石旁邊腐爛，橫躺在杉樹而前的柱頭也被雪水剝蝕成柴塊，生上許多蘚苔了。

一九三四，九月。

附

錄

被刪改了的山坡上

這篇是被「文學編者」傅東華先生刪改了後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登在「文學」五卷六期上的原文。爲顯示被刪改了的地方，使能一目了然起見，我現在，就把被改了的句子旁邊加點，被刪了的則按字加×，被刪得太多的如幾千，幾百則用○註明。

一

圓圓的火球似的太陽滾到那邊西山尖上了。敵軍的一條散兵線也逼進了這邊東山的斜坡下。在那一條白帶子似的小溪流邊，就很清楚地蠕動着那幾十個灰色點子，一個離開一個地沿着那條小溪拉連了好長。黃色的陽光洒在他們身上，可

以看得見他們那些戴着圓頂軍帽的頭在動，也看得見扳槍的手在動。幾十支黑色槍桿的口子翹了起來，冒出一股股的白烟，噼吧噼吧地，直向着這東山坡上的石板橋頭射來，從耳朵邊和頭頂上掠過去：嗤~~~~嗤~~~~嗤~~~~××××××××××

××蹲着的王大勝用肩頭抵住胸前的掩蔽物（這是臨時在這橋頭用許多大石頭堆成的一條長長的矮牆）向着坡下溝邊的灰色點子開着槍。有一次他剛剛從槍身上抬起臉來，忽然一顆子彈向×臉前的矮牆石尖上飛來，拍的一聲，幾塊破石片和一陣石砂都爆炸起來。他趕快一縮頸子，把自己的三角臉向石堆後面躲下去，鼻尖在槍托上碰了一下。然後他抬起發青的臉，趕快舉起右掌來，從額角直到下巴摸了一把，一看掌心和五指只是些石砂點子，並沒有血跡，這才對着掌心吐了一口寬慰的氣，同時怕人家知道似的連忙向兩旁蹲着放槍的弟兄們掃了一眼。只見這條掩蔽物後面的幾十個弟兄們，一個一個的都依然相隔三尺模樣靠牆蹲着，都把軍帽的黑遮陽高高翹起在額頭上，緊繃着黑紅的臉皮，挺出充血的眼珠子，右手不

停地板動槍機，噼吧噼吧地把子彈向坡下射去。他把眼光收回來的時候，就看見左肩旁隔三尺遠蹲着的劉排長，正用他的左肩抵住胸前的掩蔽物，撐出黑桿子的步槍，用沒有閉住的一隻右眼，湊在××瞄準器後面，他那有着一條金線箍的圓頂軍帽就好像嵌在槍身上似的在閃光。

『快放！』劉排長忽然把那戴着金線帽的頭抬了起來，兩眼噴着火似的向兩旁很快的一掃。

王大勝趕快避開劉排長的眼光，不使他看見自己這還在發青的臉，便右手抓着槍機一扭，一推，卡的一聲又把一顆子彈推上槍槽。在這很快的一個動作間，他從眼角梢似乎覺得劉排長的兩眼又盯住他這很靈活的右手在閃光。

斜坡下的左旁，那一帶抹着斜陽的黃綠色大樹林邊，一幅黃綢大旗忽然一閃地從那裏撐了出來。隨着一陣尖銳的衝鋒號聲，跳出了幾十個灰色人兒，手上都擎着閃亮着刺刀的長槍，一路射擊着向坡上衝來。登時那一片只是陽光的黃土坡上

便零亂地動着許多恐怖的黑影。跑在最前面的就是那一面呼呼翻飛着的黃旗。黃旗後面戴着圓頂軍帽的一羣裏面，也隨即吼出蠻號子來了：

「吓——吓——吓——」聲音非常尖銳而宏大，把橋頭的這一條掩蔽物都好像震得索索搖動。

「打那旗子！」劉排長又伸起圓臉來，白着嘴唇，兩眼向兩旁一掃。

王大勝的嘴唇也發白，但左眼角梢依然好像被牽引着，老是覺得劉排長的兩眼在看他。他××立刻摒着呼吸，很靈活地把臉一伸，將右眼湊在瞄準器後面，指着那黃旗瞄得清切，「啊！你看！」他心裏這麼喊一聲，便把右手×屈着的食指扣緊扳機一扳——叮！只有槍機上的撞針單調的響聲。

「嘿，媽的！」他把發燒的臉一抬，粗聲地噴着唾沫星子說；接着他就又用一種解釋的口氣××道：「嘿，恰恰是這一槍瞎了火媽的！」他彷彿覺得劉排長正對他噙鼻子，冷笑而且似乎看見他一逕盯在自己身上。他於是又凶狠狠的抓着機柄，走

出那顆子彈，推上另外一顆，××推勢太猛，把槍身都朝前衝了一下。

「你媽的！」他口裏咒着，手指扣着扳機，向那飄來的黃旗一扳——吧！他立刻從瞄準器上抬起他的興奮的黑紅三角臉，只見那飄到半坡的黃旗一偏，隨着一件灰色的東西就倒下去了。那飛跑的一羣突的都怔了一下。隨即聽見橋頭弟兄×的槍聲一陣×加速的快放，使得閃動的斜陽光中充滿了白色的濃烟和火藥的氣味。

「喏；排長這回一定要說了：『這回還是我的那一批出色，你看，王大勝那傢伙，一槍就打倒敵軍的旗子，這回一定要請鎮守使升他班長』……」王大勝腦子裏忽然電一般地閃過這個念頭，他的眼角梢就特別覺得被左邊的金線帽所牽引；他想望過去，看看劉排長怎樣對他閃着驚異的眼光。他掉過臉去一看，左肩旁的劉排長却正俯着臉，從胸前十字交叉的子彈帶裏摸出一夾銀色尖頭的子彈，嘴一歪，×把它安進彈腔，隨即×全神貫注地閉住左眼，用右眼湊在瞄準器上，×向掩蔽物下面瞄準。王大勝張開嘴，把眉頭繃了一下，想：「嘿，他並沒有看着我！」

等到他把臉掉向前面的時候，就見那面黃旗又被另一個灰色的人拿起，又搶在那一羣人的前面跑來了。幾十個圓頂軍帽緊跟在呼呼翻飛的黃旗後面，閃亮着幾十支槍刺的白光。在一陣密集的槍聲中，蠻號子又震天動地的重復吼起：

「吓——吓——吓——鳴——」

王大勝又把臉伸到槍身上，右眼湊上瞄準器，但在這當兒，忽然覺得眼角梢甚麼東西一閃。他立刻抬起臉來，向右一望，不由得就泥菩薩似的呆住了，登時一張三角臉變得死白，嘴唇變成烏紫；原來就在眼前離橋不過五六丈遠的右前方，在那玉米桿林子當中，他忽然發見了敵人的另一支抄隊。那玉米桿林子遮住了敵人的臉面和身體，只露出十幾個圓頂的灰色軍帽。最前面的一頂軍帽是箍着一道金線的，黃澄澄的一條特別覺得觸目。立刻，玉米桿林子一搖動，便閃出十幾支刺刀明晃晃的長槍，黑洞洞的槍口直對住這橋頭放出一股股的火光和白烟，雨似地飛來噼噼噼的槍彈。王大勝扣着扳機的食指也發抖了，只覺得口裏發麻，全身的熱血都一下

見那半坡上跑來的敵軍已跟右前方的那支抄隊混在一起，逼近石橋來了。他××趕快把臉掉過來向背後那個黃綠樹林閃了一眼，準備跑到那邊去逃避，但一轉眼之間，那一面黃綢大旗已在橋頭出現了。幾十支槍頭刺刀都閃着雪亮的寒光，漸逼漸攏。掩蔽物後面的幾十個弟兄們，立刻亂成了一堆，像一羣吃驚的鴉雀，各自飛奔逃命。登時地上散滿着零亂的黑影，一陣黃塵漫天漫地的騰了起來。王大勝蒼白着他的三角臉，慌忙離開橋邊的黃土大路，沿着樹林邊的草地撒腿就跑，忽然一堆亂草絆住他的一支腳脛，他便在自己的黑影裏一仆跌了下去，隨即聽見許多腳板打自己頭邊跑過去的聲音，屁股上還被誰重重的踏了一腳。背後是一片震天動地的喊殺聲。他趕快一手緊抓住槍，一面掙扎爬起，一面連連掉頭向後看。在那一片閃光的黃塵飛舞中，他模糊地瞥見一個跑落後的弟兄，×一條雪亮的槍頭刺刀追上了從背後猛的一刺，那人啊唷一聲便倒下去了。他於是用牙齒咬住了下唇，竭力不讓自己的膝蓋發抖，從草堆上掙扎起來，正要拔步，只聽見一聲「殺」！隨見一條雪亮

的槍頭刺刀已正對自己的肚子刺來。王大勝向後一個騰步，還不會站穩了脚，×看見前面那個頭戴黑遮陽軍帽的黑麻臉漢子第二下又刺來了。他急忙雙手掄起槍桿，使勁將對方的刺刀往橫裏一撇，就聽見咚的一聲，白光一閃，黑麻臉漢子手裏的槍桿蹣出許多路外去了。那漢子的麻臉立刻點點發青，舉起空空的兩手向王大勝胸前猛撲，王大勝吃不得來勢兇猛，雙脚一飄，一個翻身就被他壓了下去，後腦勺在草地碰得砰的一聲響。黑麻臉爬在他身上，右手掄起拳頭就要向他胸口打下來；王大勝急忙伸出兩手打橫裏一格，隨即又開兩隻手爪，挺上前去扼住黑麻臉的咽喉，使勁搖了兩搖，同時將兩膝蓋挺起來往上一頂，黑麻臉便從王大勝身上滾下地來，軍帽也就離他的腦壳跳了開去。王大勝從草地上翻身爬了起來，分開兩脚騎在黑麻臉身上，左手的五指緊扼住黑麻臉的頸梗，將他扼牢在草地上動彈不得，右手掄起鐵錘般的拳頭，向他額角上狠狠的一拳，立刻見他兩眼一翻，臉色頓時翻了白；隨即又舉起拳頭，對他額上臉上接連的播了一陣，直播得他口角冒出白沫，鼻孔流

出鮮血，一霎時就一絲兒不動了。王大勝這才住手爬起來，剛一轉身，忽然聽見自己肚子上跨的一聲響，感到了一陣麻木，低頭一看，原來斜刺裏一條明晃晃的槍頭刺刀已經一半納入自己的肚腹。王大勝頭裏一暈，向後一縮，將肚子拔開了刀尖，隨即一股股紅的鮮血像救火龍頭一般噴出來。他急忙雙手按住創口，沿樹林邊踉蹌着跑上十幾個步子，便覺心頭一陣慌亂；口裏一陣發麻，兩腿一軟，仰面翻身的倒了下去；登時失了知覺。××××××××××××××××

二

月亮從那黑越越的×山頂露出她圓圓的白臉，爬上蔚藍的天邊，×××把她那清涼的淡綠光輝向着樹林邊洒下來，撫摸着這草地上躺着的黑麻臉。黑麻臉受着一陣清涼，漸漸回復了他的意識，勉強睜開眼，覺得火辣辣漲痛非凡。（被刪六十

了。自己仍然躺在戰場上，「不知道我們邊防軍是勝還是敗？」他忽然想到這上頭。「不一定是×勝的。一定的。我們第三連也許已經進城了媽的，他們爲什麼竟把我丟在這裏？」他憤憤地把頭從草地上向上一抬，立刻覺得頸骨刀割一般痛，××××××××××只得又重新躺下去。（被刪六十四字）周圍是淒清的蟲聲，×前面是悠悠的月色，黑越越的遠山×近山，在眼前劃着彎彎的幾重弧線，怪獸似的蹲在那裏。身邊的一叢樹×也顯得非常黑越越。忽然他×××××吃了一驚，因爲他彷彿看見有許多黑色的東西在樹林裏邊躲躲閃閃的跳動。他×××××定睛看去，原來是樹林裏從××葉縫篩下的月光×隨着微風在蕩動。一會兒，月亮被一朵黑雲遮沒了，於是眼前就變成一片墨黑。登時，身邊的樹木都像伸出猙獰的爪牙，草蟲也嚇得停止了鳴叫。××××××××××只見一星綠熒熒的光，從那頭的黑暗中出現，漸漸移×近來，但倏的一幌又不見了；隨即又是一星，兩星，三星，×十幾星，都綠熒熒地，閃閃爍爍上下的飛舞。「是螢火蟲。」他心裏這樣斷定，却又

暗暗疑心是鬼火。那十幾星綠熒熒的光愈來愈亮，他的身子也愈縮愈緊，×××覺得×黑越越的周圍都×隱藏着甚麼可怕的東西，××××××××隨時都會跳到。他。面。前。來。似。的。一。股。涼。風。沙。沙。地。掠。過，他。全。身。的。汗。毛。都。就。根。根。倒。豎。起。來。後。來。月。光。終。於。從。那。朶。黑。雲。中。掙。扎。出。來。了，這。才。立。刻。又。把。黑。暗。驅。散，洒。下。她。的。清。光。來。

「我得走！」他一面這麼堅決地想，一面就兩手按着草地，將身子往上一撐；頸骨×又刀割似的痛了一下，頭就像重鉛似的直往下墜，他於是只得又重新躺了下去。「我走哪去？」他問了自己一句，又立刻自己回答：「當然回連上去！」但一想到連上，他心裏就是一緊，全身也××××跟着緊了起來；××××××××他彷彿已經站在一圈弟兄們的包圍中，眼前一個個全是嘲笑的嘴臉：「你們看，李占魁這傢伙，簡直是死卵一條！××××××××給敵人幾拳就打昏過去了！哈哈！」想到這裏，他又衝上一股怒氣來，挺了一挺眼珠子，恨恨地瞪着記憶中那張三角臉，××××又在草地上捶了一拳：「哼，我李占魁臊你奶奶！」罵着他，連牙齒也咬得格格格的響。×

××××××××××××××

忽然一條黃狗跑到身邊來了，舌條拖在嘴外邊抖了幾下，就嗅着鼻孔觸到他肚皮上來。他一驚，忍着頸梗的疼痛，急忙翹起頭來。黃狗嚇得急忙縮回他的鼻子，×××××往後退了一步。李占魁掄起拳頭就是一拳，那狗鳴的一聲掉轉屁股拖着尾巴跑開了。他趁勢全身用力翻仆過來，爬着，閃着兩眼追着那狗跑的方向看過去，登時他的黑麻臉上起着痙攣。原來就在前面四五丈遠的地方，石板橋頭掩蔽物的後面，橫橫地躺着三條尸體，再近一點又××直直地躺着兩條，××都臉朝上，兩手直挺挺攤在身邊。旁邊正有十來條白的黃的黑的各種顏色的野狗，零零亂亂地在那裏發掘他們的肚子。一條白狗正從一個尸體的肚皮裏拉出一細閃光的腸子來，長長地拖着，跟着有很多黑液一點點滴在地上。那狗的嘴動了一動，就吸進了五寸光景，再動幾動，就××只剩兩寸來長的一段尾巴在××外邊。那狗於是長長地伸出舌條來一掃，立刻便通通掃進嘴去了。剛剛跑過去的那條黃狗，也向那個尸體的肚

腔去發掘殘餘的寶藏，登時銜出一塊黑色的東西，也帶着點點滴滴的黑液。白狗尙無所得，嗚嗚地咆哮起來，兩眼閃着兇光，×××一口咬住黃狗的耳朵，黃狗痛得四脚亂蹣，一個猛撲就向白狗反攻，於是兩狗之間起了一場猛烈的爭奪戰。這一來，擾亂了其餘那十幾條狗的盛大晚餐，大家都動了肝火，一齊加入戰團，地上那五條橫橫直直的尸體就做了他們的障礙物。

李占魁觀戰完時，倒抽一口冷氣，全身都痙攣起來，兩頰害瘡疾似的起着寒熱。「如果我不早醒轉來，恐怕肚皮也成了他們的食庫了！」他心裏起了一種悽慘而又欣幸的感想，忽聽見不遠的樹林邊傳來「噫噫……」的××呻吟聲，他立刻興奮了，××××××「原來不只我一個！還有別人，還有人哩！」他這麼從心底裏閃出希望的光，隨即扭轉疼痛的頸項向背後望過去，就在後面十步光景，他看見一個人在爬，看他那翹起的頭，分明放着一張三角臉，一張很熱悉的三角臉。「嘿！原來是你喇！」他的麻臉立刻點點泛起了火光，同時一股烈燄從兩眼中直衝而出，意識裏

登時凝起一個堅決的決定：「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於是咬緊牙關，兩手按着草地，一個翻身便起來了。

那時，三角臉的王大勝也已認清了黑麻臉，見他忽然爬起，向前撲來，心裏像閃電般掠過一個念頭：「糟！我這下是完了！」於是急忙把兩手拿開創口，按着草地，忍着疼痛，一滾身爬了起來。但不等他雙腳站穩，李占魁已××××向他身上猛撲過來，王大勝吃當不住，仍舊翻身仰了下去。××××××××××××××××（注意：這以下被刪改約二千字）李占魁登即跨在他身上，高高擎起拳頭，預備打下去。王大勝還是挺起兩個膝蓋，想要把他撐住。在這當口，忽然起了一種輕微的怪聲——李占魁覺得聲音是從他跨下起來的，不由得低下頭去一看，嘿！原來是高高一堆花花綠綠的腸子，映着慘淡的月光，顛巍巍的正要從王大勝的肚皮上隨那湧出的粘液倒墜下去。同時聽見王大勝慘叫了一聲，昏過去了。李占魁登時渾身都起了雞皮疙瘩，連忙從王大勝身上跳下來，跨前一步，到他頭邊一看，只見他那三角臉在月

光底下，呈着死灰色，兩眼向上翻着，樣子非常可怕。

不知由於害怕呢，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李占魁一點動作都沒有了，拳頭既打不下去，却又不捨得走開，只是木楞楞的在那裏等着，也不知是等什麼。許久許久，才聽見王大勝喊了出來：

「哎喲……我的媽呀……哎喲……」

李占魁連忙蹲身下去，將面孔貼近他的面孔，却仍不開口。王大勝認出是他，早已忘了是朋友是仇敵，只對他叫道：

「喂，我受不了！我受不了！請你趕快弄死我吧！給我一槍——哎喲……」他一面慘叫着，一將面兩手扼住自己的喉嚨，似乎要把自己立刻扼殺。

李占魁心裏××覺得一陣難過，連忙將王大勝的兩手拔開，顫聲說道：

「弟兄，你別這樣，你別——」（這以下被刪一百一十五字）

王大勝忽然感覺着從李占魁的兩手流進來一股溫暖，一股從來沒有感覺

的溫暖。於是，他好像立刻忘了痛苦，×××緊緊捏住了李占魁的兩手，睜大一對發熱的紅眼睛，望着他的黑麻臉，大聲的喊了一聲：「唉，弟兄……」隨即，眼淚像噴泉一般湧了出來，映着月光閃出顆顆的光亮。××××××××××

李占魁也立刻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溫熱，沿着自己的兩臂衝上心頭，再從心頭衝泛起兩眶眼淚，但當他從模糊的淚光中再去細看那張三角臉時，只見那上面癢癢了兩下，便隨着一聲低微的「弟兄……」一切都寂靜了。（這裏被刪改約七十字）

於是，李占魁翻過自己的熱手，去抓住兩隻冷手，同時熱辣辣的淚水也奪眶而出，去歸宿到王大勝的冷面頰上。

這時，月亮也好像不忍再看，突的向一烏朶雲後面躲了進去。於是，留在李占魁眼前的就只有一片淒慘的黑暗。

我怎樣寫山坡上的

(載「文學」一九三六年一月號六卷一期的末尾不列欄)

爲刪改問題給「文學」編者的一封信

編輯先生：

貴刊五卷六期「文學論壇」欄，一篇「一個小小的實驗」裏，談到關於我的作品的問題——水先生說：「我們就他最近的出產看來，發見他有一個重要的缺憾，就是寫人物的動作過分繁瑣。其實寫人物的動作是最吃力而難見好的，他最近流露出這個傾向，不知是否存心要往難處走，但成績並不怎樣好。即如現在這篇，他把全力用來描寫王大勝和李占魁兩個人物的動作，以致整個戰場的可怕氛圍反被忽略，同時也就不會把篇中的主題充分發揮。但是仔細分析起來，也許還是題材

的關係罷？因為倘使題材十分充裕的話，作者就可大刀闊斧的斲取，不致像捨不得似的，牢牢抓住一個無甚關係主題的斷片來細磨細琢了。」這對於我自然是極重要的。我對於無論任何批評，都極願誠懇地聽取，虛心地加以自省和檢查。到我翻開我那篇山坡上來一看，却發現了我的原作不知怎麼被攔腰砍去一大段了，並且因這一砍，我的作品中的兩個人物都完全失掉了生命，失掉了靈魂，那剩下的最後一小段，就簡直變成了硬扎上去的一條惡俗的尾巴，因此整個地看來，這篇東西簡直變成了莫名其妙的奇怪俗物。（改這篇文章的先生是在企圖講故事似的使她講快一點吧？但是，太性急了！）這不能算是我的作品。我不能不表白一下。

1. 關於我的創作態度。（一）自從現實主義在中國被提出以來，雖還不過兩三年光景，但很顯然地這問題已經一天天地更加具體，明確，深化起來了。許多人都已經注意到，藝術作品決不是「故事的編排」「政治的雜音」而應該是以現實的人爲主體，於是描寫人物，創造典型，這些問題特別被強調了起來。從現實裏去抽出

典型，並從那內的聯結的複雜關係上去把握他的變化和發展。這變化和發展，不能是作者腦子裏憑空空想的產物，而應該是作品中人物在和各種必要的環境相互作用時的心理的發展。對於這問題，在兩三年來，我從寫恨起，就一直是不斷地在研究在探討着。(二)隨着這問題的研究而來的，在創作過程中的寫作方法，也必然要引起大大的改變。要寫出客觀的真實，應該是由人物在事件發展中自然的流露，那末在寫法上採用敘述，或作者隨時從作品人物行動間伸出頭來插說幾句的辦法，究竟不妥當了。因為敘述的，常常會多出許多作者主觀的議論，而不是現實自然的流露。這樣看來，要做到完全是寫實的，必然地應該是素描的，因而也才是形象化的。描寫人物的心理怎麼辦？當然不能是拖沓的敘述，抽象的說明，最好是從人物間的關係上動作上去反映。最近還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在藝術作品裏最忌「然而」「但是」這些詞；因為這些詞是只有「做論文」「講故事」裏面用得着。自然讀慣「然而」「但是」這些順口句子的人，要來看那似乎並不鏗鏗鏘鏘的似乎各

個孤立着的句子的素描，自然是有些不順眼的。但其實，凡是理解一切發展的事物，都要經過先難後易這一階段，只要看得多了當然也會慢慢地順眼起來，反過來說，用素描的方法，在目前當然是「最吃力而難見好」，但是爲了向更高的藝術衝進，雖難，也只得拿出毅力來用全生命去試驗。這就是我從今年一二月寫一天幾頓寫熱天時起所決定的改變作法的根據。

2. 我爲甚麼要寫這篇「山坡上」的？當我十七歲的那年，在一個部隊裏當一個小「軍佐」的時候，第一次看見的一場戰爭是在家鄉的一個「山坡上」。我是站在坡下的，看見我們的部隊衝上山，把敵人衝敗的時候，我跟着騎馬上坡去，只見坡上的石板橋頭橫呀順的躺着十幾個尸體，有的雖還沒有死，但衣服已被剝去，全身和全臉都凍得慘白而帶土色，而且發抖，恐怖的兩眼一翻一翻地看着我們這些勝利者的敵人跨過他們的身邊。我那剛才開始上坡時的那種勝利的快活心情立刻消失了，換來的是恐怖和淒慘。當時我會激動而痛苦的想道：他們也是人呵！以後

我的軍營生活繼續過了四年，後來還在一個「訓練所」受過半年的軍事訓練，體驗了一下類似士兵的生活。中間經過三次戰爭，我雖沒有親自拿過槍去參戰，但都親眼看見的，可是印象的較爲最深還是山坡上那一次，因爲那一次我的一個弟弟是參戰的，我還曾在一篇弟弟中提到過。今年二月我寫那篇士兵題材熱天的時候，山坡上的那些尸體又浮到我的眼前來了，從敵人中認出了都是人的那種激動，到回想起來，還使我全身發冷。於是這篇山坡上的那後一段，兩個敵人活轉來再打，打出腸子來，後來遇着狗，又從打狗變成互相防護，而且變成朋友，這一個活生生的影像居然在我腦子里出現了，我於是決心寫她。漸漸地一個較強的王大勝和一個較弱的李占魁也在我的腦子里活動起來了。我要寫出這兩個人物性格的發展，要寫出他們相互關係中從敵人認出互相都是人這一個主題上，所以一開頭我就抓着許多兵士中之一的王大勝來寫，爲了免得浪費，我把戰場的情景完全通過王大勝的眼睛來看，一方面是寫戰場的變化，同時也就利用這變化來反映王大勝的性

格心理，因為把他的性格一介紹，就應該急轉直下，到兩個肉搏，一直到兩個性格的發展變化。所以我一開頭寫的並不是戰爭的才開始，而是戰爭快逼緊了的一剎那。這一剎那，通過王大勝的眼睛看來，一切都是緊張的，只有刻刻變化的環境和心理，沒有和身邊弟兄們發生甚麼來往的工夫，所以寫他周圍的弟兄們，只是在他看他們的時候寫幾筆，不必再大刀闊斧地堆積一些東西。當我計畫這題材的時候，的確煞費了一點苦心的。敵人是兩個不相識者，要寫來拉到一塊來，最容易寫成「湊巧」或者「傳奇化」，同時人物也就會變成不真實，沒有血肉的影子似的了。我在二月的時候，曾經和兩三個在文藝圈裏活動的朋友們談過。隨時想，隨時計劃，到七月才開始動手，但換稿四五回都失敗了。人物不是模糊了，就是發展得太不自然。我於是只得擱下。到十月用了一個月的工夫，才寫成功，才把兩個活人畫了出來。我承認這篇東西是磨琢出來的，但並不是因為題材缺乏，這是可以想見的了。

3. 現在我這篇山坡被砍壞了的是甚麼地方？我寫這篇東西的第二段，李占

魁在晚上甦醒轉來，發現了曾經打昏死了他的的敵人王大勝，爬起來又和他相打。以後的那一大段，簡直是非常重要的，是整篇變動發展的重要關頭，是非常必要的過程，沒有這過程，他們兩個決不會從仇敵變成自己人，而且這篇作品也就會不知所云了。我那原文的大意是這樣的，較弱的李占魁看見許多狗吃死人的時候，是非常難過的，在潛意識中感到這世界的悲慘和自己的孤獨，忽然發現了人的呻吟聲，他忽然高興了，以為眼前的這世界還有同類，但一看，却是打死他的敵人，他於是又憤怒了，和他打起來。王大勝究竟強些，居然翻起來把李占魁壓在地下，後來王大勝又被摔下地來了，肚破腸流，因為痛得太厲害，也就抓着李占魁的手咬。李占魁當然不讓，還想踢他，但王大勝終於昏過去了。李占魁開始是感到勝利，但不久也就覺得可怕，淒涼。有一條狗跑來要吃王大勝的肚腸，他忽然下意識地要保護他了，把狗打開。王大勝醒來的時候，看見面前的敵人，他非常痛恨，傷口很痛，但他不願娘兒們似的在敵人面前哼聲音，他痛苦地想，假使能夠一槍打死就好了，但他又不願說。

忽然又有幾條狗來了，像要吃他的腸子，他立刻更恐怖，以爲就這樣在敵人的眼前給狗完了，誰知那敵人倒拿起石頭來打狗，他才覺得這敵人並不可怕，自己才痛快地哼出來了，一看李占魁的臉才感覺到彼此間有一種互相共同的甚麼，於是他就想叫他拿槍打死他，但他究竟是要強的，爲了習慣的招呼上應該要喊一句平常喊濼了的「弟兄」兩字，但他剛剛要喊却又不好意思地吞了回去，只是硬生生地叫他拿槍打死他。他喊過的時候，自己很痛，就拿手來自己扼自己的喉管，想扼死。李占魁這才來扳開他的手，叫他「弟兄，你別這樣。」王大勝這才感動，傷心地喊出來了。這樣，從兩個不同性格的發展變動才是自然的。但這一大段給砍掉了！砍掉了！變成了王大勝一醒來馬上就哭叫，這就失掉了人物的真，而且接着還改爲他「早已忘了是朋友是仇敵」？便叫李占魁弄死他。王大勝這樣強的人，這一下簡直被改得變成娘兒們似的軟弱，向着敵人「哀求」的不要臉的人物了！憑我的經驗，兵士的性格決不是這樣的。這成了沒有靈魂的兵士，畫成一個沒有骨格的鬼臉了！而且

李占魁雖較弱，如果不經過兩次的打狗所引起來的他的心理的變化，那末他不會馬上就變成同情而且想幫助王大勝的。因而也就不會互相從敵人中看出同自己一樣的人。我要加重的說一句：這是最重要的過程，沒有這過程，就決不是現實的東西，而且連主題也就沒有了。除了這一大段以外，在第一段裏還被改了一些字，以致弄得有些不合戰爭的情勢，但我不想再舉牠了。現在重要的是請先生設法補救，請把那些被修改被刪掉的原文，連着這信在貴刊六卷一期上刊登出來。盼切順祝
編安！

周文一九三五，十二月，三日。

有版權

平裝

精裝實價五角五分

多產集

周文作

發行所
 人文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印刷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二集

共六十冊

秋花	靳以	長篇	生底煩擾	歐陽山	短篇
江上	蕭軍	短篇	海星	陸蠡	散文
土餅	沙汀	短篇	寫之歌	麗尼	散文
谷	蘆焚	短篇	商市街	惺吟	散文
憂鬱的歌	荒煤	短篇	畫夢錄	何其芳	散文
多產集	周文	短篇	憶	巴金	散文
崖邊	柏山	短篇	母親的夢	李健吾	劇本
鎊砂	蔣牧良	短篇	掘金記	畢奐午	詩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初版

九月再版

82

Me 27

8



0

34